

乙六、依止善知识之引导 分三：一、首先建立依止善知识与善友之思想；二、由此趣入真实的依止之道；三、总结教诫由三种信心门努力善为依止

丙一、首先建立依止善知识与善友之思想

依止善知识之引导

一切显经、密续、论典当中，都未曾说过不依上师而成佛的史传，现实中也无有一例是仅凭自我臆造及魄力生起地道功德的。道理是这样的：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对于颠倒的邪道，心识擅长为性；而对于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正道，却如无识盲人迷惑于旷野一样，因此，绝不依商主而能从宝洲取到摩尼宝的例子。因此，由于善知识与善友是解脱及一切种智的真实向导，需要恭敬依止。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看到，没发现一个例子是依靠自己来成佛，依靠自己的臆造和魄力来生起大乘地道功德的。

这要回溯过去印、藏、汉三地为主的整个世间界里，有没有这样的自修成佛的事情？过去的释迦佛说到的显教经典、金刚持所说的密教续部、各大菩萨所造的论典，从来没有说过有自己成佛的事情。普贤王如来是从未迷失，他是一切佛王；其他迷失了的众生，都需要由先觉者来带领后觉，才能走上觉悟之途。

再者，在现实我们眼见耳闻的所有成道情形当中，也没

有发现有一个人是凭着自己有创新精神或者敢作敢为，而实现大乘地道功德的。下至凭自己发起真正的菩提心，也是没见有一个例子；菩提心尚且没发起，何况依菩提心而完成一切地道功德实现成佛呢？

为什么在这个成道大事上，没有不依师就觉悟成就的呢？它的道理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在内的所有众生，对于颠倒的邪道已经串习成性，成了心识极为擅长、娴熟的习性；正面对于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正道，就像没有眼识的盲人飘泊在旷野里，处在彻底迷惑的状态，不知道往哪儿走，怎么能走出。那么以此就能够断定，这就像众商人不依商主绝对没有办法到达海洲，并且从中取到摩尼宝那样，这个能实现的几率是零。

这里要从行负面邪道的几率是百分之百，行正面解脱成佛之道的几率是零，这样来发生定解。所谓负面邪道，就是背离解脱和成佛正道的路，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颠倒之道：一、以我执无明为根源，由此身语意的造作都是流入轮回的有漏业；二、以业果愚无明为根本，以此不是依善恶因果的正道来行事，而是凭着自我意志任意而为，这样将趣入恶趣苦海。只要对于根源的业果愚无明和我执无明，没有认识它的颠倒并且发生正见的话，绝对不可能趣往解脱和种智之道。

行邪道几率百分百

为什么我们众生不依师，走这样邪道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呢？这要由时间极长、次数极多、程度极深、极熟、极重来产生定解。

自从最初一念落入能所的虚妄分别当中，之后辗转地从因到果牵连不断，就像毒种变毒果，毒果又生毒种又生毒果那样，一环一环，这样子从细的变易生死落入粗的分段生死，这样沉沦到轮回里面。如经教所说，看这个轮回受生的状况，是见不到前边际的。这样已经轮回了无量世了，时间达到了无量，受生的次数达到了无量，习惯于以我执用事，以自由意志用事，那是串习得极为娴熟，拈来就是。

从根本上来说，凡夫凭这样一种串习到极熟的习性，而且视以为真、视以为对，没有人点破的话，就是以自我为主，念念的出发点就是执著自己、保护自己、维护自己、创造自己、实现自己。就像这样，一直以我执为行动中心，很习惯，以它就发展出各种心理的习惯状态，这种心态、那种心态，这些全部都串习成性。再发展到身口意上面，就会采取身体这种姿势、这种表态、这种行为，语言说这样的话，心里按照这个模式来转、来揣测、来设计，来使用各种计谋、各种的伎俩，就像这样，对于颠倒的邪道或者各种颠倒的造作，已经娴熟成性了，是非常地擅长的。

这里说的“擅长”，不一定说技艺高超，而是说这种拈

来就是，随口就出，举心就起。好比老鼠偷盗，不必人教，它就知道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行动，然后窜梁、钻洞，都是非常有点本事的。或者雪猪子挖洞，猛兽追击、擒拿等等，这些它都是会知道的，这些是属于技艺高超。不仅如此，它们这种行动太习惯了，不必要想，任运就起的。就像杀盗淫妄等各种的恶业，就是任意而为，而且他非常熟悉的就是一种自我意志或者意气冲动，承认这个方式、熟悉这个方式，只要一起，这个方式就出来了。就像这样，要明白这些地方已经串习到无量次的无量次方了，像这样，在数学的几率上会断定完全是百分之百的。

正反相克

其次，要看到正反相克。如同往左走就不是往右走，向下看就不是往上看那样，邪道与正道的见解和行持是完全相反的，行邪就障碍正，这一点可以按《法轨》的讲解那样来发生认识。

总的来说，如果处在我执的见解和行为体系当中，以这样一个有我的见解、我是中心，从而出现自他的对立，要维护自方、排斥他方、发生贪嗔，种种都是按照这样的行为体系来运行的。一旦陷在这种状态的时候，绝对不会发现这里无我：既然没有自，也就没有他，没有自他对立；没有必要维护自己而起贪著、排斥他方而起嗔恚，或者产生各种骄慢、

竞争、嫉妒、狐疑等等的心态；也没有必要为着实现自我去做各种的业。这些完全障蔽不见，根本连见都起不来，何况修行呢？

再下一个层次，就有顺从因果律断恶行善的正道体系，和无视因果顺从自我意志任意而为的行动体系。在顺从自我意志的时候，认为我是最大的，我说了就算，我就是权力、就是主宰。那么，这样自我意志占了第一位，想怎么干就要怎么干，这样就是业果愚的造作体系。当处在这个体系之中的时候，根本就不记得还有什么因果律，有什么天理，是它在支配一切现相的运行，是它来决定苦乐果报。当顺从自我意志的时候，就不是顺从因果律，当任性而为的时候，就不是战战兢兢顺着天理来取舍自己的心念和行为，所以完全是相背的。前者要求自我要有自由，后者要求把任性而为克制住，所以这两个方向完全相反。

诸如此类，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心念和行为不可能正反同时存在，就如同明暗不能并存、寒热不能并存那样。再者，当处在邪道运行状态的时候，一定克制或者障碍正道的运行。就像黑暗障蔽了光明，阴冷障蔽了温暖，封闭障蔽了开放，私欲障碍了大公那样。

走正道几率为零

通达了正反相克的原理以后，再回过来看正面，解脱和

一切种智道上的情况。由于时间极短、次数极少、程度极轻、极生，可以知道，这个上面，自己能够走一步的几率也是零。时间极短，是指如果没有得到明眼善知识的指点，时间是零；次数极少，是指次数是零；程度极生极轻，意思是根本就没发生过。假使宿世有一个很远的结缘，那也可以知道，这三个在量上只有一个极薄的量。

这就像前面引导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指点的时候，众生一直陷在这个生死流当中，太习惯了。由前因生后果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是一种有我的观念，念念都是想：“有个我，有个他，我们都处在世界上，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严，要创造自我，只有自我实现了才有意义的，自我被贬低了，等于是最大的羞辱……”。就像这样，这是一直串习的，与生俱来一想就是有我，由这个我作为根源，我执系统极其地庞大炽盛，而且极度地在繁衍。在没有得到善知识以善巧来指点这里没有我的时候，世上没有一个人会突然感觉到这里没有我，因为这个见跟那个见是完全相反的。

其他诸如法无我，本来没有生灭迁变，本来没有苦，本来是佛，诸如此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自己知道的。再者，说到大悲是周遍的，需要普度真心当中同体的一切众生，也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一切众生累世都曾做过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所有的世间界都是由因果律在支配，

丝毫的错乱也没有，这样的天律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整个的生死轮回，下至一刹那都是苦，没有一点真乐，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只限一个刹那，之后彻底没有了，都是这样由因缘力在随生即灭当中，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像这样得不到一点实义，这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像这样举例之后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依靠善知识，在解脱与成佛的道路上，就根本的正见来说，发生的时间、次数和程度上都是零。

所以，这方面就像一个没有眼识的盲人落在极大的旷野当中，他要从中走出来，有这种可能性吗？他往哪儿走呢？往东走、往西走，然后又怎么去一直进行到了那个地方，就可以走出来呢？这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歧途、险道、坑井等等，只要稍微一判断就知道，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无眼识的盲人处在空旷的旷野里，他非常地迷惑，根本就见不到道路。

由刚才正反两方面就决定，反面走生死路、走恶趣路极为娴熟，已经成了性了，根本就不必要想，直接就会出来；而对于解脱和成佛的路，完全是瞎子，能够行走的几率是零，这样反面是百分之百，正面是零。所以，这个情况就像商人们不依靠商主，船行驶在茫茫大海里面，竟然能够行到宝洲上而且取到宝，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原因是：这些商人从来没有入过大海取过宝，处在一个完全无知的状态，那么怎么

可能凭运气、凭胆量、凭敢作敢为，竟然船能够到达千里之外的那个宝洲上？根本不可能。

这样以道理就证明了，绝对没有不依师而成道的情况，因此也就明白，为什么一切经续论典从没说过这样的史传，现实中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例，这是完全断定的。

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有三个决定：一、人决定，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轮回的众生；二、见行决定，如果不依师，见解和行为全数都是往轮回和恶趣的方向走；三、缘起决定，自己虽然有求解脱的心，如果不依师凭着自己来走的话，凭着盲目行动的缘起，成功的几率是零。

以这个道理，由于佛法代代相传，有先觉者，他们成为导师的随行者，因此，成了行解脱道和成佛道的真正的向导。也就是具有这方面见和行的功德，能够带领我们走。对于他们，盲目者的我们一定要恭敬地依止，就像商人们一定要恭敬地依止商主那样。一切听从他的安排，自己不为主，导师为主；自己不为重，导师为重；自己处下位，导师处上位，就像这样恭敬地依止善知识和善友。

思考题

1. 什么是邪道？什么是正道？

2. 为什么众生不依止善知识，行邪道的几率是百分百？走正道的几率是零？

丙二、由此趣入真实的依止之道 分三：一、由教理、比喻、窍诀诸门具体开示其道；二、由特别强调要点门总结开示其道；三、由传记门开示其道

丁一、由教理、比喻、窍诀诸门具体开示其道 分三：一、最初学习观察上师之道；二、中间学习依止上师之道；三、最后学习随学上师心行之道

戊一、最初学习观察上师之道 分二：一、由辨别善知识之邪正差别而作无误取舍；二、由认识依止邪正二种知识的过患和利益而作无误进止

己一、由辨别善知识之邪正差别而作无误取舍 分二：一、认识应依上师之德相；二、认识应舍上师之体相

庚一、认识应依上师之德相 分二：一、认识依止具德上师之必要性；二、认识所依上师应具之德相

辛一、认识依止具德上师之必要性

依师之道，有最初观察上师、中间依止上师和最后随学上师之心行三大部分。

最初观察上师之道，总体来说，由于凡夫之心容易由友伴等暂时境缘而转变，因此，一切时处都需要依止善知识与善友。譬如一节普通木材，落到了玛拉雅山檀香林内，经历多年，就会熏染上檀香木的妙香，结果致使此普通木材也出现芬馥的妙香了。同样的，如果依止具德的圣贤们而

住，则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香，之后一切威仪都将变成跟他一样。颂云：“犹如玛拉雅林中，流落普通一节木，枝叶受润如檀香，依止贤德成同品。”

一、简要由缘起理显示

（一）总说

这里从人、境缘、状况、结论四个方面，认识需要一切时处依止善知识和善友。

人，指求解脱道的初学者，是凡夫身份不是圣者，准确地说还没有达到不退转地，遇缘容易退堕。这个时候可塑性很强，遇善缘生善心，遇恶缘生恶心。

这里的境缘，指朋友以及通常的人、事、所处的环境，这些就是暂时的境缘。

状况，就是初学凡夫的习性叫做“不定聚”，他并非大恶大善的状况。后者坚固成性不可转移，但是一般的人具有善恶两方面的习性，而且处于可塑的状况，遇到缘就容易变掉的。如果恶缘感染性大、牵制力强，很快就会变坏；如果善缘的牵制力强、增上力大，他也会逐渐地变好。

以这个原因，要有一个慎重的取舍。就今天末法时期的状况来说，更加要明确，一切时处都要依止善知识和善友，不能离开。

（二）特说当今时代的状况

现在已经进入了末法时期极染污的时代，强盛有力的染污缘的突出表现，就是已经进入到网络时代。这个时期，人类的根性非常微薄、染污习性强，作为修道者更加需要长期不离善知识和善友，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一旦入了染污圈，十个就有九个败堕。

今天进入网络区域，有人和环境双重的染污因素。如果身心陷入其中，缺乏道力的凡夫难以把持，快速地就会退掉道心、功德，增上诸多贪、嗔、痴、慢等的五毒烦恼，又迅速增强散乱、掉举、失念、不正知、放逸等随烦恼，出现各种诽谤、绮语等恶行。从心受牵制的状态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分钟心缘后世来修道，就连现世人生正常的责任和义务都会背离，这样将丧失做人基本的心智和道德操守。所以，从今天这种极不正常的网络境缘的情况来说，更需极其谨慎，不入染缸。这是由于才刚刚开始学道，处于婴儿水平，不能够轻易地落到坑井里去，这个时候不能离开父母和兄长，那么就今天的情形来看，更加需要一切时处依止善知识和善友，这是成败的关键。

总的来说，由于网络这种因缘非常容易转变掉心，而且随着各种信息的熏染，会熏习成一种网络时代的烦恼习性，比如躁动、轻浮、自由意志、心意迷乱、昏沉等等，所以一旦落入网络病症中，连修道身依的条件都不具足，因为不处

在一种暇满的状态。也因此，处在网络时代的人，更需要一切时处依止善知识和善友，要落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做人的环境里，心连着善知识和善友，在道上前进。

二、从比喻产生定解

（一）正面

这里的偈颂，出自晋美朗巴大师所造的《功德藏》，后文很多教证都出自这部论。那么，所说的玛拉雅山千万棵旃檀妙香树，指很好的受妙香熏染的大环境。普通木材，指品质平庸不具妙香的木头。放置其中经历多年，比如一年三百六十天，十年三千六百天，这个期间要发现，一切时候、一切阶段都处在浓郁妙香的环境当中不断地受着熏染。这个要很细地看到它的周遍持续性，唯一的方向是只熏妙香，这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十年后发现，这根普通木材变得跟珍贵的旃檀香木一模一样了。

这里要用智慧去观察普通木材如何变成高贵檀香木的转变历程。包括这些因素：第一、一切时处依止不离，完全沉浸在妙香熏染的环境当中，在十年当中分分秒秒都不离受熏；第二、要看到这节木头所有的枝叶都在受熏；第三、看到了从量变到质变，这样分分秒秒小的转移变化，一个月一个月积累，一年一年积累，最后达成了十年后的大转变，也就是已经转成了跟微妙的旃檀香木一样地具有妙香品质了。

这表示一个熏陶成材的方法和过程。

（二）反面

反面伊兰林受熏的例子。将一节香木放在恶臭的大伊兰林里，这里一棵一棵伊兰树都发出恶臭，闻到这股臭气会使人迷狂。像这样，这节香木久久地沉浸其中，多年以后就变成跟伊兰树一样恶臭了。

反面的比喻也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一切时处依止不离，成了都受恶臭熏染；第二、一切枝叶都受恶臭熏染；第三、从量变到质变，分分秒秒小地往恶劣处转移，逐渐积累，到了十年后就变成了一种大恶臭的状况。这表示熏染堕落的缘起和过程。

三、从意义产生定解

（一）回顾以往

比喻里说到的恶臭林发出的气息，实际指五浊恶世时代的风气。由于这个时代的词语含糊不清不明朗，随意地颠倒是非善恶，就会遮住我们本来的慧眼，我们久久沉浸其中，根本不知其臭。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处处都在散发一种五浊恶世的气息，处在一种颠倒风气当中，这样长期受熏，却又没有智慧看到它的真实面目，导致毫无知觉，甚至以时尚、时髦为荣。

举例来说，广告牌上的香车美人，实际是贪欲风气的表

现；冷面杀手，实际是冷酷暴力的气息；种种诱惑人的表演，实际是自我表现的气息；靓丽的表面，实际是极端肤浅执假象为实义的风气；种种竞赛，实际是竞争的气息等等。那么处在这个环境里，处处受熏，无时不被感染。就像一块白布放在大染缸里一二十年，绝对熏染成了杂色，所以，一个时代就造就一种人类。现在二十年就会有一个大变，就有所谓的古人类、旧人类、新人类、新新人类。

这要意识到，我们处在现代环境里，经过几十年的熏染，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长期受影视的感染，各种心理状况、行为状况，在模仿中已经变成那种个性了。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背离解脱正道、背离纯正善道、背离以往古圣先贤的法规。网络里大量充斥的就是现实主义、贪欲文化、随心所欲、自由意志，大肆发表各种由我执烦恼出现的言论，就像这样，更是一个具有染污性、密集性、高强度的大染缸。

这样就要知道，这样一个五浊恶世，这样一种现世主义、我执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根本的业力圈，时时散发的气息，包装着一种常乐我净的假相，所谓的美好、先进、时尚、高级、精细等等，实际这些的内幕，最多最多就只是一种庸俗的表面主义、享乐主义、现世主义、我执主义，就连共下士正道的一点点成分也没有。

（二）认识正邪相克的原理

处在二十一世纪染污的环境里，到处都有邪师邪论，这个时候要明白，一旦认同就已经同化，而正邪是相克的。比如，一旦认同这种现世主义，所谓的时尚，那就完全与后世以上的道相违，连一刹那也不会出现；一旦认同这个世间有意义，那就是在走轮回的道，完全与解脱道背离；一旦认同自我为主、自我中心、自我尊贵，那就完全与降伏我执的出世道相违、以众生为主的大乘道相违。这两个就是一正一反、一暗一明，是没法并存的。像这样要认识到，如果我们偏离引导解脱和成佛之道的善知识和善友，那就一定会落入到邪师邪友的包围圈中，落在网络各种魔咒般的诱惑中，逐渐就被同化，还要比过去更加退堕，更加受染污。

（三）对一切时时都需依止具德师友的极端必要性发生定解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的要害，十年如一日地依止具德善知识恒时不离，非常小心，根本不进入世俗网络城市等染污圈中，就像婴儿始终在母胎里稳定地受孕育，种子在肥沃的土壤里受滋润，直到生了根稳固为止。像这样，依止具足各种功德的圣贤们安住的话，那就像普通木头放在玛拉雅千棵万棵的旃檀林那样。“千棵万棵”代表时时受熏，不一定指所依的师长人数多。这样的话，不断地受熏染的原因，处在佛法纯正的见解和行为的熏陶中，处在戒定慧德香的熏染

中，或者信心、悲心的熏陶中。由于长年百千日不断地潜移默化，逐渐在转变心，在往好的地方生出来，在逐渐地滋长，在成熟，在坚固，就像这样，最后就变成了一切的威仪行为和圣贤一模一样了。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会变掉，变成了佛法。

像这样从刚才的旃檀林上去对应：一、时间上就是一切时处不离开，处在受佛法德香熏染的状况里；二、全身心受熏陶，包括在一个观念、一个语言、一个行为上，都在效仿，都在往那个方向转；三、由量变到质变，先是渐变，再发生突变，就是一点一点地在变。经过十年三千六百日这样逐渐地转移以后，那就熏习成性，将变得跟圣贤师友们一样了，最低也是变成同分品质。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轻易远离，那就唯一地落入到邪师、邪友、邪环境的熏染当中。末法时代，邪方的力量极强，引诱力、感染力、欺诳性极大，弱小的凡夫不具有大的道力，所以很快就受感染，甚至一句话就认同，一个观念、一个做法就认同。各种各样都是由于邪专家、邪明星的诱惑力太强，他们时时在散发一种气息，自己不由自主就会去效仿、去纳受，最后就变成那个样子了，这个上面非常难辨认。举个例子，比如所谓的时尚观念，大批的人落入追随者的行列，其实最多只是一点现世表面五欲的夸张。从中可见，初学者处

在婴儿水平，一旦离开师友，就跟胎儿离开了母胎，婴儿离开了母亲和兄长，弱鸟离开了枝头，决定地会堕下去，会被引诱骗走那样。所以，一切时处不能够入邪师、邪友、邪环境的魔圈。

像这样，从正反面缘起上就看到，这个方向唯一是往正方向走，那个方向唯一是往负方向走，正负是相克的，一旦往负方向走，正方向就退堕。要像这样，以精密的理智看到缘起的要害，从中要认识到，一切时处不离佛道师友的极端必要性。因此说，一切道的根本就在此处，一切教授的首要就是不离善知识，它的极端重要性就是需要知道，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依止不离。比喻就像胎儿一切时处不能离开母胎，婴儿一切时处不能离开母亲的养育、照顾和保护。

认识的误区

如果对于“一切时处依止不离”没有断定，对于它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断定的话，一般人虽然都会说：“佛道的根本是依止善知识，这是需要长年不离的”，但实际往往成了口头空谈，心里没有定解。

不然的话，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跑到染污圈里，非常随意地进入网络，熏习各种现代人的思想，认同现代文化，或者采取现代式的心理和行为，其实这些都是背离来世以上的正道的。根本处就是对于上面正反面的比喻、缘起道理，没有

发生断定，结果就成了一半天需要依止，半天可以入到其他的范围里去。那这样的话，多年下来，根本上连一个基本的道心也无法养成。

再者，极端重要性也没有体会到，以为我自己就可以自学成才，不是说要受熏陶才能成才。那么，我们本来就是一根普通木头，却没有长期处在玛拉雅山浓郁的旃檀林的气息熏染当中。这节普通木头很快就拿出去了，又受伊兰林的恶臭之熏，像这样根本就不会成功，这里务必要从正反面得到定解。

辛二、认识所依上师应具之德相 分二：一、总体显密联合佛道上师之德相；二、特别密法窍诀上师之德相

壬一、总体显密联合佛道上师之德相

由于现在已成五浊恶世，因此，诸续部宝所说德相圆满具足的上师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所依上师一定要具足如下功德。即是：与外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密密乘戒三律仪的开遮之处不成违犯故，相续清净；经、续、论诸教典方面，发生殊胜闻慧不愚昧的德水，无边众生方面，出现如母怜愍独子般悲心的德水，依此闻与悲的德水滋润相续之地；精通外显三藏、内密四续部之仪轨，依修持其义，相续中已证得断证二品诸殊胜功德；依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此四摄之道，摄受诸善缘弟子。偈颂云：“圆具一切殊胜德相

者，由浊世力所致虽难得，三戒开遮清净之大地，多闻悲心滋润心相续。精通如海三藏密续仪，无垢断证智慧果丰富，四摄之花灿然开放故，摄受善缘弟子蜜蜂群。”

总的来说，根据各乘的具体状况，在所依的善知识上面有相应的德相，这里是指龙钦宁体成佛法道从前行到正行、显密联合全分法道的引导善知识。

首先说到的是显密联合佛道的善知识的德相。现在已经到了五浊炽盛的时代，由于众生烦恼和业力日益深重，不容易感得密续所说德相全分具足的善知识，但这些基本的德相是需要具足的。大体有四方面：

一、相续清净之大地

这是指外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密三昧耶戒，三戒的开遮之处没有违犯而相续清净。

二、多闻和悲心之水滋润相续

这是从智和悲两方面，在清净戒的大地上，自身上有一个大的培养。也就是，智慧上，对于显经、密续、论典范畴的各种法义，有如量的听闻，种种的都不愚昧，能无误地了解认识。像这样以闻作一个代表，实际也是包括闻思修总体的问题，这样长年地多闻，智慧的水滋润了相续。再者，具有大悲种性，以悲心对无量众生有一种如母怜愍独子般的悲愍，这也润泽了相续。

总之，先是清净戒像大地一样，这是一种依处或者基础；对于这个大地需要润泽，也就是以多闻和悲心的水滋润，实际就是智和悲两方面的滋润；经过滋润之后，才能从这里结果和开花。如果没有多闻的慧的滋润和悲的滋润，那就是枯干的坚硬的地面，没有办法开出智慧的花果。

三、善巧显密仪轨、断证功德之果

这个显密联合的大道，外层就是显教经、律、论三藏，内层是密教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密续的所有仪轨，对此都善巧通达。依靠修持这些法义，在自身上已经发生了断和证两方面的殊胜功德。通达仪轨和断证功德这两分，就是丰富的智慧果。

到这里，由前面的多闻悲心滋润以后，出现了通达显密的慧眼加上如量的实证功德，这二者就是开出的智慧妙果，这是自利成就。

四、由四摄之花摄受弟子蜂群

这是悲心开出来的妙花。所谓四摄，是一切诸佛菩萨摄受众生妙道扼要的总摄。也就是以布施令所化欢喜，成为法器；以爱语演说显密成佛大道的妙法，开启所化的眼目，让他能明明晰晰地见到这个解脱道和成佛道；利行，就是把弟子安置在实修的路上；同事，由自己作楷模，带动他修持而不退堕。

就像这样，自身已经实证了妙道作为根本，所谓自成熟才能成熟他；其次，有一个悲心滋润相续；到了自身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以悲心推动，运用四摄法来摄受弟子。这个四摄花开得非常灿烂，它的芳香和精华时时摄持着善缘弟子的蜜蜂群。

像这样会发现，长期不离善知识，就这个即身成佛龙钦宁体的大道来说，如果所依大道的上师需要具足这样的德相，那么我们去依止的时候，就像慈母养育婴儿那样，不断地受到滋养。也就是，他自己已经具有成就自他二利的德相和能力，像刚才说的，在清净戒的大地上，如理如量地以多闻和悲心滋润了心地，从中发生了通达显密、实修其道并且出现了断证功德的智慧妙果；他的悲心自然地发出来会摄受有缘者，将有缘者也引入到显密双联的成佛大道上。这样去依止，由于上师的功德和加被力，就能够成为佛法的人才，也就是得到成就。

相反，如果没有在这样的清净大地上受过滋润，更没有这样地结智慧果、开四摄花，那自身没有能力，其他人即使去依止，也不具有养育他者身心的能力，就像自身没成熟不可能成熟别人那样。

思考题

1. 依缘起理思惟：为什么一切时处都要依止善知识和善友？
2. 结合普通木头在檀香林长久受熏变成香木的譬喻，谈谈熏陶成才的方法和过程是什么。远离邪师、依止具德善知识有什么必要？
3. 总的具德善知识需要具足哪些德相？以喻义结合的方式阐述。

壬二、特别密法窍诀上师之德相

特别方面，开示密咒金刚乘窍诀的甚深要点，上师需要具足续部宝所说如下德相：能成熟灌顶之江河无有间断之故，成熟相续；灌顶时所承诺的誓言及其他律仪处无有相违；烦恼、分别微少故，相续寂静调柔；密咒金刚乘因果一切续部义悉皆通达；见本尊面等近修之相已得圆满；现前实相而亲证故，解脱自相续；相续充满悲心故，唯一希求利他；已断除今生世间法之耽著故，俗事微少；摄取来世义利故，殷重思惟正法；由见轮回唯苦故，心具大厌离；且劝导他人行持此道，由随类调伏门摄受弟子诸方便上已得善巧；依照上师言教修行故，具足传承加持力，需依止具足如是德相之师。颂云：“特别开示窍诀师，得灌住誓极寂静，通达因果续义，近修之相得圆满，亲证解脱自相续，无量悲唯求利他，俗事少殷重思法，具大厌离劝他行，于诸方便得善巧，具足传承加持力，依如是师速成就。”

特别来说，传授金刚乘密法窍诀的上师，需要具足密续中所说的德相：

一、得灌成熟相续

密续中所说的能成熟灌顶之江河没有间断，一直传至上师处，因此相续获得成熟。

二、誓戒清净

灌顶时承诺的誓言与律仪无有违犯，具清净戒功德。

三、寂静调柔

相续中的烦恼和分别很少，所以相续寂静调柔。比如，内在贪欲、嗔恚、嫉妒、骄慢、散乱等等烦恼很少，在自他人我方面、享受方面、各种计较方面，很少有诸如此类的妄念分别。

四、通达密续教义

对于密咒金刚乘因、道、果三类诸种密续教义，都通达无碍。

五、修相圆满

出现了亲见本尊等圆满的近修兆相。

六、相续解脱

由于自身亲证实相，致使相续获得解脱。

以上在密法上有成熟相续、寂静调柔、教证圆满、获得解脱等的殊胜功德。

七、悲心唯求利他

由于悲心充满相续，所以远离私欲私愿，唯一希求利他。

八、俗事微少

断除了此生世间名利享受的耽著，所以世间俗事很少。也就是说，心不希求世间名誉、地位、恭敬、享受等等，因此，心不会缠绕在世间世俗中，俗缘少、俗事少。

九、殷重思惟正法

由于看破了世间，放舍了今生各种俗事，内心唯一摄取来世以上的义利。这样的话，心放下了俗事，一心思惟正法，也就是心心念念全在道上，不在俗上。

十、具大厌离

对于轮回中的一切盛事，上至天王的富乐享受，都见到唯一是苦性。轮回是个大苦海，有大厌离心，而且劝导激励别人修解脱道了生脱死。

十一、通达方便

由随类教化的途径，在摄受弟子的方便上具有善巧。也就是，随着弟子各种根性、意乐、因缘状况、修行阶段，能够因材施教、量根施法，善巧地运用方便作随类教化。

十二、具足传承加持力

依照上师教示而实际成办，因此具足传承的加持力。

如果能遇到具足以上这些德相的密法窍诀上师，如法地依止，就会快速得到密法成就。

现在对于龙钦宁体的整体法道，也有单独分出前行部分来传授，这时，所依止的法师，最低只需要具足传授前行法门的德相。

庚二、认识应舍上师之体相 分二：一、通说四类；二、特说一类

辛一、通说四类 分四：一、婆罗门式上师之相；二、木磨上师之相；三、井蛙上师之相；四、疯狂向导上师之相

壬一、婆罗门式上师之相

相反，应当舍弃的上师的法相：虽然自相续中无有少许闻思修的功德，却自认为我是某某上师的公子或者侄子等等，超胜他人，现在我的继承者也是这样的。这种就是婆罗门式依门第守护的上师。

这是一种世袭上师，就像婆罗门家族以门第守护，父传子、子传孙，都是做那种教师的身份。如果相续中没有少许闻思修的功德，只是说：“我是某某上师的公子或者侄子或者其他亲属，非常殊胜，超过别人，我的继承人也是这样的，他也比别人优胜。”就像这样，仅仅凭一种门第来护住他的身份，像这种情况不应当依止。

因为只有一种虚假的身份或形式，对于这样的解脱和成佛的法道，没有发生听闻了知的功德，没有发生思惟通达的功德，没有发生实修实证的功德。那像这样，自己连道是怎么走都不清楚，光是凭着有一个“身份资格证”，怎么可能引导我们走解脱和成佛的路呢？因此要看内在的实德，不要重外在的噱头。

壬二、木磨上师之相

再者，虽然有少许闻思修功德，但不是以希求来世义利

之清净等起而修行，而是顾虑自己退失舒适的上师地位，由此为了现世利益而做，这些上师就叫做“木磨上师”，意思是他不能调伏弟子的相续。

这种上师有一些闻思修的功德，比如多年学习各类显密教法，有听闻、思惟、辩论，获得了某种佛教的学位、地位，但是没有出现真正的道心。也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做法，都不是以希求来世的利益来修道的。就像仲敦巴尊者当年的开示那样，实际上这很不容易，真正舍弃今生才能入道。

那么，这种上师为什么会作闻思修呢？他是害怕自己失掉舒适优越的上师地位。由于人的烦恼、邪心，在佛教中也搞出了一套世间法，也有这佛教里的名声、地位，也有竞争。倘若不作一些闻思修，自己讲不出佛教里的门门道道，没有学位，没有雄厚的资本，到时候就当不成上师了，或者攀不上高位，当也当不稳等等。这样子，为了能够得到或者保住现世的名利、地位、恭敬，就需要作一些闻思修。佛教里面非常突出光耀的是这个上师的地位，为了追求这个，作一些闻思修。就像这样，叫做“木磨一样的上师”，他没法调伏弟子的相续。

所谓的“木磨”，就是木头做成的磨。它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人去推的时候，木磨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而它重量轻、摩擦力小，所以根本没法把青稞磨成糌粑粉等，没

有磨粉的作用，这是第二个特点。

同样，这种上师很会自我吹嘘，说得特别大。比如会说：“虽然我很想去闭关实修，但寺院里没有我来住持、为大家灌顶传法的话，寺院就没办法运转，僧俗大众的利益都成办不了了！”这就像木磨发出的声音特别大一样。要知道，他是因为耽著现世，害怕失去舒适的上师地位，才这么说的。由于是为了现世利益才作了一点闻思修，可见连修道最初一步的退现世心都没有；既然连最初步的调伏自相续都没做到，毫无修证功德，那就根本没办法调伏弟子的心相续。这种上师没有能力带领弟子走成佛的大道，就像木磨没办法把粮食磨成粉，起不到石磨的作用一样。总之，这类上师自我吹嘘得特别大，听起来好像真能调伏弟子的心，实际丝毫没有调伏弟子心相续的能力，所以是“木磨般的上师”。

壬三、井蛙上师之相

又有相续中无有少许高出一般凡夫的功德，但是其他愚人却生起信心，由此没有观察就将他置于高高地位，他得到恭敬利养忘乎所以以后，相续中充满了骄傲，而见不到贤德者的功德，这叫做“井蛙般的上师”。

井蛙的情形是这样的：

从前有只老蛙，长期居住在井中。一天，有只青蛙从大海前来，到了它跟前。

井蛙问：“你从哪里来？”

它答：“我从大海来。”

“大海有多大呢？”

“大海非常大。”

“有我这井的四分之一大吗？”

“不止。”

“那么有没有一半大呢？”

“也不止。”

“有这口井这么大吗？”

“还不止。”

井蛙说：“不可能有那么大！需要看过才信。”

两只蛙就一同去了大海。见到大海时，井中老蛙惊吓而昏倒，头裂而死。

这里要分清实德和虚位。不具实德，指这种上师内在没有一点点高出凡夫的功德；徒有虚位，指被捧到了上师高位，也就是一些愚人看不到真与假，非常生信心，没有观察就把他捧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样在得到了很多的利养、恭敬，在各种的光耀、吹捧、冠冕堂皇之下，导致忘乎所以，看不到自己的状况，反而相续中不断地滋生骄傲，不断地膨胀，导致最后充满了慢心。这时慢心障蔽，不见其他具德者的功德。

这种慢心过度膨胀，会发生倒取所缘的作用。怎么倒取

所缘呢？就是颠倒地取自己为最伟大、天下第一，沉浸在虚幻的崇高感当中。对于具德者就会看得很低：“他肯定没有我这么大，那个没有什么的！”就像这样一种颠倒心成性，没有了自知之明，不见圣贤们的功德，也就不会去谦虚请教、求学而有所上进。这种就可以看到他的真容量和假容量，假容量就是吹出一个大大的气球，出现一个大大的空架子；真容量就是里面没有什么功德。

“井底老蛙”，要明白，它一直只是处在一个井口范围大的境界里，而它的内心状态却以为“我是世界第一”。当海边青蛙来的时候，它不知道海量如何，一出口就说：“只有这个井的四分之一大吧？”这个高姿态非常明显。然后再降一下：“只有二分之一大吧？”之后说：“最多跟我一样大吧？”这样就可以看到，它认为“没有比我大的！”等见到了大海的时候，居然如此的辽阔、广大，它没法接受，一下子昏厥在地，脑袋都爆炸了。

像依止这样的虚假的空架子、大气球，里头极小的含量，也不可能带领我们真正地行解脱道和成佛道，没有必要依止。

壬四、疯狂向导上师之相

再者，由于并未依止善巧的上师而精勤学习经续诸教典故，听闻寡少；由于相续中烦恼粗重，无有正念正知故，违

犯律仪与誓戒；虽然相续的程度比凡夫还低下，却按照大成就者的作为那样行持故，空中狂行；嗔恚及讥讽重故，断掉慈悲心之吊索，如是之师称为“疯狂向导恶知识”，即是引人入邪道之师。

这类恶知识有四相：一、少闻；二、犯戒；三、疯狂行；四、断慈悲。

少闻，指他并没有依止过智者上师，精勤地学习显经密续广大教海，也就是没有学教的功德，孤陋寡闻。

犯戒，是指相续粗重，没有念和正知的缘故，致使坏律仪、违誓言。

疯狂行，指相续的量比一般人还低，却做大成就者的行为，所谓在虚空中行。比如模仿大成就者的自在行为，杀盗淫妄、饮酒吸烟等一切都不在乎等等。

断慈悲，指内在嗔心重、外在讥讽重，断掉了慈悲众生的吊索。所谓的“慈悲吊索”，就是心一直系在众生上，哀愍众生，慈心予乐、悲心拔苦，始终不离开这种心系众生的情怀。

所谓“疯狂向导”，就是指只会把人引到颠倒的邪途中，不会引到真实的正道上。

辛二、特说一类

特别而言，若无有少分较自己增上的功德，远离慈悲菩

提心，此种上师不知如何开启弟子的取舍之眼，就是所谓的“盲目向导”。

特别而言，如果没有少分高出自己的功德，又远离慈悲菩提心，这种上师称为“盲目向导”，也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来给弟子开启取舍之眼。

在依止的缘起上，如果依止功德比自己高的师长，会有所进步；依止跟自己相等者，难以进步；依止比自己下劣者，只会退步。像这样，如果所依的师长没有增上功德，又远离慈悲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没有能力来给弟子开取舍之眼。只有在弟子不懂得的地方，他能够开示、指点，才能开弟子的取舍之眼；如果自身尚且是盲目的，他怎么会带领弟子走这一段路呢？所以就称为“盲目向导型的上师”。

偈颂云：“犹如婆罗门依门第护，顾虑退失舒适之地位。安住闻思非为来世果，犹如木磨无益之导师。虽然不违异生凡夫性，愚者起信置于崇高位，供养利养恭敬成骄慢，犹如井中老蛙邪知识。听闻寡少违背律仪戒，相续量低行为高空行，折断慈心悲心之吊索，若依疯狂向导增罪业。特别无有较己增上德，离菩提心依名声依止，如依盲目商主大失误，欺诈相伴将漂黑暗处。”

总的来说，如果只是凭着名声大，是某某上师的公子，下面有多少弟子，又有如何的形相、如何的地位等等，光是

凭外在的虚名就去依止的话，这样是一种大错误。因为自己是个盲人，只依了一个盲人向导，心里寄望着可以跟着他走解脱和成佛的路，进入到光明之路，但是盲人依盲人，结果只有唯一地漂流在黑暗的地方。诸如此类，不具德相的、只具虚假上师相的人，都不必去依止。

思考题

1. 传密法窍诀的上师需要具足哪些德相？
2. 我们应舍弃哪五类邪知识？具体说明其体相，并思惟：为什么不能依止这类人？

己二、由认识依止邪正二种知识的过患和利益而作无谬进止 分二：一、认识依止邪知识之过患；二、认识依止善知识之利益

庚一、认识依止邪知识之过患

以此原因，莲师也说：“不察上师如饮毒，不察弟子如跳渊。”这意思是说，由于上师是生生世世的托付处、取舍之处的指导者，因此，如果不善观察而遇到邪知识的话，将使信士一生的善资粮全都落空，这次所得的暇满人身成了空过。此情形如同大树底下盘踞着毒蛇，认为那是树荫而来树下，由此会被毒蛇咬住，毒发而死。偈颂云：“是故若未极观察正士，则令信士善资徒空弃，获得闲暇时期如错认，毒蛇计为树荫而受欺。”

由于依止盲目者的歧途导师，会出现以盲引盲入黑暗处的问题，因此莲师说到：“不察上师如饮毒，不察弟子如跳渊。”为什么说不观察而随意依止上师，就像饮毒一样可怕呢？因为上师是生生世世心的寄托处，是取舍之处的指示者，依止后要跟着他走，按照他的指示和吩咐来做。假使没有善加观察，依止的是邪知识，由他引导邪路的话，那所作的一切都不得利益，反而遭受损害。像这样，一生当中修积的各种善根都会空耗，这次得到的暇满人身也由于取不到实义而成了空过。

就像大树上盘踞一条毒蛇，没有好好观察，以为那是树荫，去到那里能得清凉，这样就想依止那个树荫。结果依在它跟前，不但没有实现获得清凉的所愿，反而被蛇咬伤，毒发身亡而死去，这就成了完全受欺诳了。

要这样来认识这个譬喻：毒蛇和树荫非常像，都是一片阴影。没有善加观察，将损害之源的毒蛇当成了清凉之源的树荫，这比喻没有运用智慧善加观察，不能明辨邪正知识的差别，致使将外相很像贤者、像高士、像成就者的邪师，当成了真正的善知识。由于他心中并没有佛法的见行、教证等功德，而是充满了各种错误的见解、行为等等，依止他就出现了邪气入身、见行颠倒的过患，这样就取不到真实的利益，反而出现负面的过患。最后发现事与愿违。初衷是想依师来行解脱道、成佛道，因为自己是个盲人，结果依了一个盲人，没有出现任何解脱和成佛大道上的利益，反而发现一生白白空过，闻思修等的功德没有出现，所以说，这是真的上当了、受骗了。

像这样，认识了依止邪知识的过患后，应当谨慎而为，如果是不正的邪知识，就不应该去依止。

庚二、认识依止善知识之利益 分三：一、由建立真佛之想作为根本；二、由比喻门广大认识具德上师之德相与作用；三、由此认识与具德上师建立法缘之殊胜利益

辛一、由建立真佛之想作为根本 分二：一、由法身色身不二门认识上师真佛体性而生起真佛之想；二、由权实分辨门消除凡庸之想而生起真佛之想

壬一、由法身色身不二门认识上师真佛体性而生起真佛之想

以此缘故，经由善加观察、无误伺察，从而获得了具足上述此等功德的上师，随后就要做到不离真佛之想。即是：圆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唯是十方一切如来的悲心与智慧本身，为了所化众生而以补特伽罗人之身相降临。偈颂云：“圆具一切功德上师尊，乃一切佛悲心智慧界，依人身相降临所化境，悉地之本更无出其上。”

经过善加观察、无有错谬地详审细察后，获得了圆具上述功德的上师善知识后，就要不离真佛之想。这个的途径，首先要由二大要门产生真佛观念，再由数数熏习使得真佛观念得到稳固，由此就建立起了依师大道的根本，也成为能获取最大利益的源泉。

首先，由法身色身不二门来认识：圆满具足上述见行等功德的上师，实际上是十方一切如来悲心、智慧的体性，为了利益所化众生，以补特伽罗人的身相降临世间。正如《功德藏》偈颂所说：圆具一切功德的上师，是一切诸佛的悲心智慧界，以人的身相来到所化之地，在一切成就的根本上下

有较此更甚者。

这里要分清法身和色身，并认识法身与色身不二。首先从法身看，这是如来悲心、智慧的起用；从色身说，是为了利益所化而现成了同类人身。下面对后者详加说明。

以我们为例，我们是娑婆世界六道中的人，而且是处在五浊炽盛时期的人。为了利益我们，佛的智慧和悲心与我们的善缘会合，就会在我们心识前显现一个同类的人的身相，成为我们所依止之处。同类，就是说他也是个人，有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寿命不过百年，显现人的同类的模式、状况、语言、心理。比如，有入胎、住胎、出胎而降生^{g u g u}；有呱呱坠地，逐渐地学习语言、生活起居；然后发展到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有一系列的过程。学同样的文字，说同样的话，受用同样的饮食，有同样的威仪、生活方式，世出正间的正法都要依师学习，进而深造成就的过程。如果示现在家身，还有家庭、职业、生活、工作等等。像这样，以人的形态来到世间，这是显示色身，因为他可以最切近地给众生做依止处。

以我们的导师释迦佛来说，他的悲心是要摄取娑婆世界重五浊恶世的众生，所以以他的愿力，他一世一世都要来，而且都是示现同类身。为什么要在秽土成佛呢？就是为了最接近、最方便地来摄受这些苦难众生，可以去说相应的法来

作调伏，逐渐地引导。就如同要摄受幼儿，就一定要入幼儿园，做幼儿的老师那样。

为什么要示现同类身呢？要知道，就连稍有不合适、不恰当处，也和所化的心难以接近契合，而难做到利益。示现高了不合适，示现低了也不恰当，示现异类也不行，就像跟A国人说B国话那样。或者人在地上走，他在天上行；或者没有什么学习过程，随意地完全通达，这样也难适合众生的情况，引导不了他们，因为现出色身的目的是引导众生，不是自己要学习，不是自己要如何。就像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但是他要引导狗群，还要示现为狗，连示现为人都不行。因此，这是现同类身，说同类语，与众生十分地契合、相应，完全顺应他的心、顺应他的情况来表现一切的。以上就是示现同类色身的情况。

其次，我们要认识法身，也就是这个同类身的幕后是什么，根源之处如何，他其实是真佛的智慧的起用。就像木偶戏，在台前有一种表现，是要顺合观众的心理使他欢喜，幕后还有一个操纵者。那么，这个如来的智慧怎么来理解呢？专就救度我们来说，愿意现这样的同类身，俯下身来救济我们的苦难，这是佛的悲心在起用；非常明白这个同类身上运用怎样的方便，来引导这些众生逐步地脱离苦海，这是佛的智慧在起用。除了真佛的智慧起用，加持所化的心，没有其

他任何东西，所以说法身与色身不二。

经由以上的指导，我们要从这个要门来认识上师的真佛体性，发生真佛之想。

壬二、由权实分辨门消除凡庸之想而生起真佛之想

如是的圣德上师尊，乃是为欲以方便引导化机，暂时的行为等似乎显现与一切凡人同品，真实义中心住于佛境界故，运行机制与一切凡人相反。由于任何作为唯一是顺应化机相续的具圣心意的作为，因此，较一切人殊胜；于断除疑虑上具大善巧，能忍弟子的邪行及疲厌，故如独子之母。偈颂云：“权巧之义品类同一切，真实之义机制异一切，具圣心故超胜于一切，巧断疑惑能忍邪行疲。”

这里关键在于分辨权实二门，要了解两分：一、权义上与一切人同类；二、实义上较一切人超胜。

圣德上师们为了以方便引导我们这些所化，暂时的行为相等，似乎跟一切真正的凡人是同样的，这是权义同类。真实义上，他的心唯一住在佛境界里，所以他内在的用心、安排，或者设想，或者意境，是跟一切凡人都相反的。原因：他的所作所为唯一是顺应众生的心，有秘密心意或者深有趣的一种作为，所以这是比一切凡人都超胜的，这是实义超胜的意思。

“运行机制”指正觉的机制、佛的搞法。包括最初的发

心，中间的善巧示现，缘起上引向何处，各阶段的安排，这些就是佛智慧的运行机制，或者佛事业的轨道，跟一切人完全相反。比如，发心上唯一利他，从本愿出发；中间的做法上，都是安住在智慧佛境界中的巧方便，各阶段的安排唯一顺应所化的情况，有各种任运的显现；从结果上，就是要将众生引到解脱和一切种智的轨道上。不是像凡人那样，为了自己起那样的心，要说那样的法。为了达成自利，要这么修、这么做，整个一套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搞的，是处在我执无明的状况之中发生的各种运转。二者截然不同。

“顺应化机相续”就是应机的意思，所谓应以何身调伏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化是什么程度、什么意乐、什么因缘，就恰如其分按照那种状况来示现行为。不管是威仪、态度、语言、法门的类别或层次，都不是自己要讲这种话、修这种法、现这种仪表态度，而是众生需要，是按照众生的机缘现这种行为，如同幼师教化幼儿那样。

“权义上与一切人同类”，这在前一科里做了详细解释，现在显示“实义上较一切人超胜”的涵义。举例来说，比如文殊菩萨要度一个外道，那就要顺应外道的心、外道的方式来作行为的安排。这样出现在外道前，做外道的导师，说外道的语言，出现外道的观念、作风、姿态，看起来就跟一切外道一模一样。其实，文殊菩萨的秘密用心，他做这一切都

是深有意趣的，都是要顺应所化的心怎么来转化而做的。比如先要适合他的心，引他欢喜、引他崇拜；之后又要在第二阶段破掉外道的邪谬，引他入正途；引入正途之后，进一步又如何接引，像这样都是有密意心境的，这是超过一切外道的。

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真佛上师们，他们会示现得很低，甚至有错误、有烦恼等等，那么他是有用心的。比如为什么先示现水平低呢？因为所化水平低，所以不能太高。或者，后来他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到这个时候需要另有方式。或者，有的时候用寂静调柔门，有的时候用忿怒呵责门，用种种方式来做。或者有的时候示现愚痴，有的时候示现有贪欲等等。诸如此类，他是深有用心的，不是真正的凡人。

再就智和悲两分来说，他会很近地示现跟凡夫同类的相，更近一点来说，就是跟那个所化弟子相应、能接引他的一种状况。那么在这个上面，有智和悲两种德相在起用：智慧上，他针对相应水平的弟子，要断除他的疑惑，非常地善巧；同时，他的悲能够安忍弟子的一切邪行和度化所化期间的所有的疲劳，他心里根本不会在乎这些的。那么，他是有一种如慈母爱独子般的悲愍之心，是以这个智和悲推动，才示现这样儿童般的众生的行为。

他的意境、用心跟一切人完全相反。所谓的凡人，就是

我执用事、法执用事；他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所谓的凡夫，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为主；他不是自我为主，而是利他为主。所谓的凡夫，就是一个无明冲动，虚妄分别起来，有种种的思想、语言和作为；他是智悲的起用。像这样，从这个大的角度会知道，内在的意境或者用心跟一切凡人相反，这是能决定的。凡夫都是以无明的冲动，往生死和恶趣里走的；他是完全解脱的，就只是本性智悲在起用，这样就是完全相反。

这样由权实分辨门会明白，在什么上是同类的，在什么上是超胜的。现同类身，说同类语，似乎跟凡人表现一样，这是同类的。但不能以此就认为是凡庸，因为他的内在跟一切凡人是不同的，他是智悲的佛的行境，只是俯下身来，在各个阶段为了接引所化，他暂时要出现各种的行为方便，这叫做“权巧义”，这叫做“权宜之计”，叫“方便门”，这就是“权”义。“实”义，就是只有佛的智悲在起用，这就是超胜处。像这样认识，就不会有凡庸想而是起真佛之想。

思考题

1. 依止邪知识有怎样的过患？原因是什么？
2. 值遇善知识后，如何做到不离真佛想？从色身法身不二门和权实分辨门具体思惟。

辛二、由比喻门广大认识具德上师之德相与作用

一、由诸多比喻发生广大认识的必要性

这里善巧地运用比喻数数观察，就是所谓的“面面观”，这是殊胜的生信心的途径，是善巧的转心的途径。十二种比喻就是面面观，认识得全面了，生信心的机会就多、就大，而且会结成很好的综合效果。所谓有丰富的认识就有丰富的滋润，有丰富的滋润就会开启繁茂的信心之花。既然是万德圆满的上师，当然就有这么多的比喻来赞叹他、描述他，来引导我们的心认识，而且也应当生起这么广大丰富的认识才好。不然，我们怎么会认识具德上师是一切菩提道的根本呢？怎么会在一生中贯彻依止上师的大道呢？怎么会发生生生世世不离师的大愿呢？怎么会视其身为佛身，视其语为佛语，视其心为佛心，而无比恭敬地顶戴依止呢？如果缺少根本的认识的话，这一切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那样，难以出来。所以，要由很多的比喻发起广大的认识，这是极端重要的。

二、十二大比喻的涵义

这里按照比喻的指点，从极为殊胜的德相上体认，上师是最胜之人、最极贤妙之士。由此认识了极具功德、作用后，就会生起大的信心，知道依止这样的具德之师有不可思议的利益。

（一）上师是慈航

圆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尊者，犹如度众越过轮回大海的慈航；

这里从能度、所度两方面来认识上师伟大慈航的德相。

所度脱处，指无边无尽的轮回苦海。这不是度出今生的忧苦，也不是只度出恶趣的忧苦，不是表面缓解忧苦；而是彻底度出轮回苦海，出离三苦之流，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任何苦的风浪。像这样，达到彻底地度脱。所度脱之人，是指无量沉溺在生死苦海里的众生。

能度脱，指上师心相续中的智慧力功德，他的本愿与事业就是常作苦海度人舟。下至仅仅一面之缘，也一定会被上师的慈悲之钩钩住，被上师的愿力救度，而终究达到大乐彼岸，何况身心如法依止上师，决定能被上师慈航托住，平安顺利地到达彼岸，所以，这是极其殊胜无与伦比的伟大慈航。

（二）上师是商主

犹如无误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正道的商主；

这里从能指示和所指示两方面体认上师伟大商主的德相。

所指示的不是外在的道路，不是世间的道路，不仅仅是指示此生来生得世间人天安乐的正路，也不只是指示得小乘寂灭解脱的道路；而是指示成就解脱和一切种智的道路，这

是极大的所指示处。

能指示，是上师具有解脱道的道眼和一切种智的道眼，能无有错谬地引导弟子行持这样的大道，开示方便，顺利行进，呵责过失，避免歧途等等。就像这样，能够一路带领，终究进入一切种智的大乘，所以这是无上的商主，带着无量父母有情平安顺利地行往且完成解脱和成佛的妙道。

这样就要体会，首先是具有菩提心，要将法界中所有的母亲，全数都安置在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果位上，所以是一个大商主的发心。接着，就是具有大商主的妙眼。由于上师已经实证了解脱和一切种智，具足方便波罗蜜多，完全能够无误地指示怎么来走这条路，带着无数的父母有情踏上这样的安乐之途。而且，中间能够一路地护送、加持，消除违缘障碍等等。像这样，要认识伟大商主的德相。

（三）上师是甘露雨

犹如息灭业惑炽燃火聚的甘露雨；

这里要从雨和甘露两方面的作用，认识上师是无上的甘露雨。

就像雨能够熄灭炽燃的大火，由上师的智慧和慈悲普降正法妙雨，开示实相，能息灭我们内心的愚蒙，以及以此发生的各种业和烦恼的炽猛大火，获得内心的清凉。比如，消除各种我执发生的贪欲、嗔恚、嫉妒、傲慢等等的猛火，熄

灭各种身语意恶行的猛火，这样就得到了清凉。

再者，甘露是不死药、恢复生机药，以上师的加持，能够消除业惑，解除生死大病，恢复法身慧命，所以是甘露雨。

（四）上师是日月轮

犹如遣除浓厚无明痴暗而作正法光明的日月二轮；

就像日轮和月轮能消除白昼和夜晚的黑暗，给世间界带来光明那样，上师能消除众生心中浓厚的无明黑暗。当见到实相后，就不再执著假相，不再向外追逐客尘，回到本来之地。再者，上师作正法大光明，使我们照见万法的真相。

这里要由内外对比，来认识上师是无上日月轮。日月有破暗显明的作用，但它只能消除外界黑暗，照明外界色法；上师日月轮，能消除我们内心浓厚的无明痴暗。也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处在长夜的无明黑暗之中，不明业果，不明空性，不明自心本来是佛等等。由于上师的智慧力和加持力，使得我们破除这些痴暗，见到诸法的实相，这就像破除内心痴暗重现大法光明那样，所以对我们来说，上师是无上日月轮。

像这样要体会，就像乘上了大愿慈航，依止了伟大商主，得到了大甘露雨滋润，得到了大日月轮照明那样，依止了具德的上师，所得到的利益会有多大，也就是会出现怎样的不可思议利益！这些比喻非常善巧，从中很容易了解。

（五）上师是大地

安忍邪行与疲厌，见地行持广大，犹如大地；

如同大地能够安忍人、马、车乘等的踩踏碾磨，能包容种种粪秽不净物，承载一切好坏之物，没有疲厌，具有这样的安忍之德；而且大地极其宽广，成了地上一切生物生长的所依，一切事业开展的所依。就像这样，上师能够安忍一切、承载一切，以大悲愿力，为了救度无量无边的苦难有情，能安忍众生种种邪行和利他的各种艰辛劳苦，无怨无尤；上师的见地极其广大，安住此见地的行持也就随之而极其广大，所以上师是大地。

这里要从大乘佛道利他大行的坚忍和普遍载荷，以及极其广大的见行，来认识上师无上大地的德相。大地是很好的比喻，能启发我们的认识。这里从坚忍如大地、广大如大地来开发认识，坚忍就是能安忍一切邪行和劳苦；广大就是见地遍一切处、行持遍一切处，所以，上师就是这样心量极其宽广的大地。

（六）上师是如意树

此生利益、来世安乐一切功德之生源，如如意树；

就像天界的如意树，无论想要什么，都能如意出生。想要妙食，出现妙食；想要妙衣，出现妙衣；想要乐器，出现乐器，种种安乐资具都能随欲出生。就像这样，依着上师如

意树，今生得利益、来世得安乐的所有功德或者所有美好，都从上师这个根源如意实现，因此是大如意树。

再从比较上认识殊胜，了解这个“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所有此生、来世种种利益安乐的随欲出生总根源，所以无数倍超过了天界如意树。从普遍能生和如意能生两点来认识，依止了具德上师，就好像依止了大如意树王一样，这会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利益。

（七）上师是贤瓶

成为诸乘诸宗难思难量门类凡百所欲的大库藏，犹如贤瓶；

就像贤瓶中应有尽有，想要什么都能从中倒出。在上师智慧库藏里，有无量无数的法乘和宗派的门类，需要什么都能从中流现。也就是说，三乘、五乘、九乘乃至无量乘的法类，内教四种宗派或者显教、密教等等，所化有哪种需要、希求，这个贤瓶里应有尽有，随意可传授。像这样认识这个不可思议的贤瓶，它是无尽的大法库藏。

就像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无尽藏那样，无论哪宗哪派哪乘的法都具有。从这个库藏的全面性、门类无数、应有尽有这些方面，认识上师确实是殊胜的大法库藏，是极殊胜的贤瓶。

（八）上师是如意摩尼珠

住于所欲四种事业大海之发生根源，如如意摩尼珠；

“摩尼珠”，指转轮王所具有的能够作照明、清凉等妙用的宝贝。“四种事业”就是息、增、怀、诛，比如息除病障是息业，增长财富是增业，怀摄现有是怀业，诛灭魔障是诛业。住于四种事业大海之发生根源，就是安住在一个发生息、增、怀、诛四种如海事业的大根源的状况中，所以如如意珠王。

这里要从事业海的伟大根源处，认识无上摩尼珠的德相；从所希求的大事业海上，认识上师的事业妙用广大；从总根源，认识这是大总持性，具有一种万德万能、极其全面的功德总根源的体性。比如，能够消除众生的身心病苦，是大医王；能增长一切财富，是大财神；能消除一切魔障，是大威猛力；能怀摄器情，是莲花王。这样是一种功德无量、功用无限的大摩尼珠王，所以出现了如海的四种事业，无论要成办什么，都能从这如意珠王无碍地流现，什么样的事业都能做，什么样的作用都能起。要像这样知道，我依止到这样如意珠王的具德上师，将会出现多么不可思议的利益！

（九）上师是父母

普于无边一切众生，无有亲疏爱憎平等慈愍，犹如父母；父母对孩子有一种无私的慈悲心，上师还要更进一层。我们要从平等、普遍、至深至切这些德相上体会上师慈悲心

的德相，像这样视一切众生为孩子，没有亲疏爱憎的差别，所以是无量无边众生的父母。

所谓“平等”就是没有偏心，不会对一个亲和爱，对一个疏和憎。尽虚空界的有情，都成了发心要作最大的拔苦予乐的对象，所以是“普遍”。再者，“至深至切”，就像自己身上有苦当下拔除，自己想要乐当下给予那样。要像这样了解上师无上父母的德相。

（十）上师是江河

普缘尽虚空界众生悲心广大，于诸苦难无依有情悲心尤为迅速，犹如江河；

就像大江大河一眼见不到边际，非常广阔；再者，它迅猛地奔流，从无延缓。像这样要体会，上师的悲心一直在照看尽法界虚空界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遗漏，所以悲心极其广大；再者，这些沉沦在轮回里无依无怙的苦难众生非常可怜，上师悲心不忍，会非常迅速地作救度，当众生祈求时不会有丝毫延误，像发生切身之痛那样拔济他的苦难。像这样，从广大而迅速的悲心德相上，认识上师是拔济尽虚空界苦难众生的大江大河。

（十一）上师是山王

欢喜不由嫉妒而变迁，且不为执著之心所动，犹如山王；比喻说到的“山王”指须弥山，千万年不会有丝毫迁变，

绝对不会出现被风吹动而动摇的状况。上师的欢喜是这样稳固，所谓昼欢喜，夜欢喜，一切时处皆欢喜。从来不会因嫉妒等转变掉欢喜而落入忧愁不乐，也不会出现执著之风，心里动摇而失掉欢喜。像这样，欢喜之心境永远不会迁变，所以欢喜如山王。

这里要从上师亲证实相、没有违品的我执法执，所以恒时快乐无忧，住在大解脱的境地来认识到，的确欢喜如山王。这个“欢喜”要从悟道的角度来体认，真正开悟见了实相就知道本来没事，没有什么要执著的，人和法都是假相，自己本来是佛，没有什么要求的，就像这样快乐无忧，是这样的欢喜如山王。

（十二）上师是雨云

平等舍心无有贪嗔扰乱，犹如雨云。

就像大雨云普遍覆盖大地，平等地降澍滋润大地上的一切万物，不会有一处执为自方贪著，一处执为他方嗔恚，或者一处吸收、一处排斥，永远是平等的心境，没有什么自方他方的偏重。就像这样，上师雨云永远也没有因贪嗔而扰动的现相。这里要认识上师慈云普覆、慈雨普润的平等的德相。

三、从自身上体会

偈颂云：“如大慈航度人出有海，如真商主胜道无错乱，甘霖寂灭业惑大火聚，等如日月消除无阴暗，极大乘载故是

广大地，利乐出生之源如意树，圆具妙法故如贤妙瓶，普生之源超胜如意珠，平等慈愍一切为父母，广大速疾悲心等江河，无迁无变欢喜如山王，不扰不动等持如雨云。”

这里的各种比喻，加上第一人称“我”来思惟、来忆念，就成了切身的修法。比如，上师是度我出轮回大苦海的大慈航，是给我无误指示解脱和一切种智正道的大商主，是寂灭我内心业和烦恼炽燃猛火的甘露雨霖，是消除我内心长夜无明黑暗、显现正法光明的日月轮。诸如此类，这样念恩思德，体会上师的德相、作用，发生信心。

而且从中了解到，我依止了这样的大慈航、大商主、甘露雨、日月轮、大如意树、摩尼珠王等等，这将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利益！只要细心体察，一定很容易就能发生定解。数数地从各个方面去思惟，一定会集成一个坚固的信心和恭敬心，这将成为我们依师之道最重要的根本。

辛三、由此认识与具德上师建立法缘之殊胜利益

如是上师，从悲心与加持力方面等同一切诸佛，连接好则即生成佛，连接差也将转成轮回有边，故偈颂云：“如是上师等同一切佛，为害亦将相连安乐道，于诸无伪信心依止士，增上定胜功德如雨临。”

由以上两门认识，建立了真佛想，以及由十二种比喻，开展广大德相的认识，这样当然就明白，具德上师从悲心和

加持力的方面与一切诸佛相等，连接得好就可以即生成佛，连接得差也会成为轮回有边。

也就是，前面说到了，我们行解脱道和成佛道，单凭盲目的自己，没有一点可能性，如果依止了像这样具足德相的真佛上师，成为大道的大导师，这样子依止而行会得到怎样的利益呢？假使有贤善的意乐和加行，来亲近这样的大如意宝王，连接得好，上品是能一生成佛的；如果自身的德行差、因缘差，这样连接得差，也将成轮回变得有尽头了，也就是将来一定会解脱的。

《功德藏》的偈颂中说：即使做了损害，由于上师的悲心不舍、金刚的誓愿力，结上了这个缘，也终究会被上师的悲愿钩住，而引到安乐之道上，如同世尊度歌利王那样，真佛上师的本愿终究不会空过的。再者，如果有信心，没有虚伪，真诚地依止，连接上这样的大如意宝王，那么增上生和决定胜的功德，就会像大雨大量密集降下那样，在自相续中出现无量万德。像这样，依止具德上师，会使此生极具利益。

这里如果和依止邪师的无益唯损作对比观，就更加能够启发定解。

思考题

1. 以喻义结合的方式思惟具德上师的德相。注意观察：每种比喻的特点与上师的作用如何对应？
2. 与具德上师建立法缘有何殊胜利益？

首先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

发展出世间的道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修习四部退心法退掉世间之心，包括现世心和来世心。这个方面要看到它的过患，发展极度的消极之心。也就是对于世间，无论是今生的名利还是来世的人天福报，都毫无兴趣，觉得只是做无意义的事，只是不断地旋转苦轮而已。

这样世间之心完全退掉了，另一方面如何提起呢？就要修习解脱的利益。所谓“解脱”，就是从轮回无边的苦海中脱离，无论获得声闻、缘觉、佛三菩提中的哪一种都是解脱。思惟解脱的利益分为思惟因利益和果利益两部分。思惟因利益，按本部法来说，就是大圆满的外前行、内前行、正行所有道分的相应的利益。思惟果利益有两部分：一、共；二、别。“共”就是指能从轮回中解脱，一了百了，一得永得，得到真正的寂静清凉，永息诸苦，对此要发生一个大的欢欣喜庆之心。无始以来堕入轮回里受尽了苦，竟然有这样一种果位可得，因此对此发生希求，这是思惟修的目标。“别”是特别就无上菩提来说，觉得这是一个无上的果位，终极的目标，对此发起一个大的求证之心，这就是无上道心。以此摄持自己发愿：这一次有幸遇到无上大乘，我一定要为了成佛普度众生，而如理如量地修持十善业道、出离心、六度、

止观等的所有道分。

思惟解脱因之利益方面，具体在各部分的引导最后，谈到了这样修心在我们心上会发展出怎样的功德。对于所有解脱因果的利益方面作如理思惟，引发定解，就是要发起大的欣求之心，这是要出现一个最大的积极。如果出现了在世间法上最大的消极和出世间解脱上最大的积极，那心就决定只走这个解脱成佛之路，这就叫具有出世间的道心。

一切都在于愿，在于志气，一旦有了这个以后，它就指引着我们的行为方向，从此心力专门投注在修持此生解脱成佛的道上。有这样的动机摄持，才使得以下所修的所有内容都成为解脱和成佛的正因；否则，即使修到最高的法，随着等起只是现世心，也只能成办现世的名利，等起是来世心，也只成办来世的人天福报，所以发展出世间的道心是道的前驱。

完成这个修持之后，就正式趣入成佛之道，而道的最大的助缘就是善知识。所谓一切佛道的功德，下至离一分过、证一分德，上至成就无上菩提，从整个道分来说，所有菩萨戒定慧的功德、止观的功德、六度四摄的功德、陀罗尼三摩地的功德、三种忍的功德，总而言之，一切的功德都是由善知识而生，由善知识而养，由善知识而圆成，所以一切道的首要就是不离善知识，所以以下要进入依止善知识的引导。

依止善知识的引导，首先要由历史、现实、比喻、道理来证明，若不依止善知识不可能觉悟到解脱成佛的道理。历史证明，从古至今的佛教史中，无论经论续哪种教典里，都从未记载有不依善知识而成佛的史传。现实证明，现实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我造就和胆魄生起五道十地的功德，下至大乘资粮道的发菩提心，也是不依善知识则很难觉悟自身而发起。比喻证明，就像不依商主的商人们，由于从不知道如何航海到宝洲的路线，以及路途中如何集聚顺缘、避免违缘等等，因此绝对没有一个商人单凭自己到达如意宝洲取到摩尼宝的例子。以理证明，自从一念出现能所，从此执著虚假的幻影，越堕越深，从而发生无数的错乱知解，对于如何解脱成佛就像盲人一样，根本不知道一切错乱的根源以及对治它的正道，所以从几率上来说，绝对不可能自身突然之间就找到大方便，出现证悟，从而直接趣入正道，从概率上观察绝对是零。

其次看到，诸佛为了救度世间在过去的无数劫中示现种种身相引导众生，已经出现了发生觉悟、走上正道、修证成就的无数例子，所以在这个世间有善知识和善道友，他们是真正见道修道而获得成就，是解脱和成佛之道真正的向导，作为无明深重如盲人般的我们，应当恭敬依止。

真正依止善知识的规矩有三步：一、最初观察上师；二、

中间依止上师；三、最终修学上师的心行。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一切时处都要依止善知识和善友。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将会是怎样的走法和结局，都是一个缘起现象。这要从因、缘、果三方面来观察。因指我们内在的善恶性，其中善是指从前种过怎样的善根，有怎样的德相，恶指以往有怎样的恶习。缘就是所接触的人，包括善友和恶友。作为凡夫，在还没有得到不退转位之前，很容易随着周围的环境而变化，也就是依止什么样的人，就会受他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比喻就像一节木头落在檀香林中，经过数年就会熏上妙香。我们依止具德的善知识和善友长期不离，自然会熏染上他们功德的芳香，自己的见解行为变得跟他相类似。如果依止邪师恶友，也自然受其影响，如果他的力量强，我们跟着他就会熏成那种见解和行为，结果就出现很多罪恶的污秽，之后的命运当然很清楚。像这样，如果依止善友将会增上功德，出现世间出世间的正道，实现暂时究竟的无量利益和安乐；如果依止恶友，那当然就出现很多颠倒的愚痴邪见和罪业，从而丧失世间出世间的各种圆满而趣入邪道，落入恶趣受无量的苦，依缘起决定的法则，所以一切时处需要依止善知识和善道友。因此我们也应当发愿，一切生中不离开真正的上师，而且受用无量法的甘露，圆满成就五道十地的功德来现前金刚持的果位。

那么，如何选择善知识而依止呢？根据显经密续所说的各层次善知识的标准，比如本引导文中所说的那些教证功德、智悲功德、自利利他功德等，选择具有此等德相的真实上师。由于这是行者一生成佛愿望的依处，如果选择好了，就能够速疾成办解脱和成佛；如果选择错了，就像依止了毒蛇等那样，将会毁坏自己一生的善业资粮，浪费人身乃至堕落恶趣等，更无法实现自己佛道的愿望。所以，最初就按照经续所说的德相标准作慎重地观察非常重要！

如果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具德上师，应当不离真佛之想。对于上师的认识应该分成权实或本迹两分。本或实是指他的本来境界是具有诸佛智悲的状况，或者唯一就是一个佛心。从迹或权巧示现的角度，他会示现与普通人一样的状况，比如也有生老病死，有行住坐卧，有人类的语言，甚至示现跟凡夫一样的贪嗔等形态。这时要了解，就像文殊菩萨本来就是佛，就因缘来讲，他会示现大菩萨；就各类众生来说，他会示现同类身、同类语，比如在猪里现猪身、在牛里现牛身、在天中现天身、在人间现人身，因此这是一种权巧的示现，如同真月应着江河的因缘现出来的月影，这是属于它的权巧的示现。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要认识到，这是以真佛的境界随顺众生，为了最切近地来利益他所现出来的现象，而他就本门就真实层面来看，所有这一切都要作清净观，都要

认识到是佛的慈悲力的表现。从这个根本出发，再作各个方面的功德、恩德的忆念，由此生起信心和恭敬心作为根本，有这样的前提，就可以进入到正式依止上师。

戊二、中间学习依止上师之道 分二：一、由譬喻门总体认识依师之道；二、由贤善心行门努力修学依师之道

己一、由譬喻门总体认识依师之道

中间依止上师之法，如《华严经》云：“善男子！汝当于自身起病人想。”如是等类，由诸多喻义门详为演说，即是犹如患病苦恼而依止善巧医师，犹如旅客行于恐怖之路依止护送勇士，犹如遭遇盗贼猛兽恐怖损害依止堪能救护诸援助者，犹如商队往诣海洲依止商主，犹如乘客往诣大河彼岸依止船师，需要如此依止能从生死与烦恼之怖畏中堪作救护的上师善知识。偈颂云：“病依医师旅依护送者，怖依援助商人依商主，渡依船师如是于生死，烦恼诸敌恐怖当依师。”

首先慎重观察善知识之后，中间依止上师的方式要按照《华严经》所说的弟子于自身应当起病人想等，由诸多比喻和意义对应的方式来认识依师之道。总的说到五个比喻：一、治病依良医喻；二、客路依护送者喻；三、过险难依援助者喻；四、取宝依商主喻；五、渡河依船师喻。像这样，对于能从生死和烦恼的诸多怖畏中救护的善知识，需要如法依止。善知识就是这里的良医、护送者、援助者、商主和船师，

弟子就是这里的病人、客人、过险路者、商人和渡河者。

这些比喻非常贴切地显示了，在依止上师的这个事件当中，双方的身份以及一方依另一方的方式。其中能依，如病人、如旅客、如商人等等；所依，如医生、如护送者、如商主等等；依止的方式，如病人说谨遵医嘱、依教奉行等等。我们沉沦在生死苦海中，自身无有救护的能力，又盲无慧眼，不知道如何脱出，上师善知识是真佛化现，他具有救脱我们出苦海的能力，所以要像上面这些比喻所说的那样来作依止。

下面以病人依止医生的比喻为例，说明如何依止善知识的道理。

一、于己作病人想

要认识到自身上有一种无量劫以来潜伏着的极其严重难以治愈、能发生猛利大苦的烦恼病。

这里要如实地认识病因、病症、病情、病果四个方面。病因就是我执。病症是贪欲等十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乃至无数烦恼病态。病情是从无始以来直到今天无量劫的时间中患有这些烦恼病，而且非常难以治愈，成为大痼疾。病果，正是由于相续中潜伏着无数的烦恼病，它们时时现行制造恶业，导致我们无量劫总的陷在轮回中，特别堕入三恶趣，感受无量无数猛利难忍的诸苦。透过这四个方面就知道，作病

人想是如实的观念，不是“非病人想成病人”的颠倒想法。

以这个想会使得我们的依止善知识切中要点，也就是它会转成一种如同病人依止医生、听从医嘱来治疗自身烦恼痼疾的路线。

认识到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之后，接着要作其他三方面的想。

二、于师作医生想

就像我们得了重病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高明的医生，如果找到了一位名医，他能够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心里一定会非常欢喜，而且随着他的吩咐说什么就听什么，比如应当吃什么药、每天服多少量、有什么禁忌、要注意什么，都会按照他所说的完全照办，而且对他会恭敬承事。像这样，对于能引导我们解脱的上师，也要这样去寻求，知道这位上师具有德相，能够解决我们的烦恼病、生死病，那就要像病人依止医生那样，不要觉得是负担，应当持为庄严，凡是他的教授，都如教奉行、恭敬承事。

三、于法起药品想

就像病人对于医生所配的药品会起很大的爱惜之心一样，对于上师所说的教授、教诫，所传的窍诀等，见到这些是能够治疗我们烦恼病的妙药，非常重要，因此应该反复多次地努力去受取此法，不要由自己的妄念等有所失坏。也就

是，对于上师每次所传的法，心里要持住它的文义，然后通过思惟发生定解，这样在心里牢牢地持住它。

四、于殷重修起疗病想

就像病人见到如果不服用医生所配的药，病就不会好，于是他会按照医生的嘱咐当即就去煮药，按时按量喝药，不会打一点折扣。同样，对于上师所传的教授，自己见到如果不修行，那绝对不可能消除烦恼而解脱生死，所以就会非常认真地去实修这个法，不会只是爱积累各类法门、窍诀、法本而不去实修。而且要知道，这就像身患严重的麻风病手脚都会掉的，如果只是吃一两次药，根本无济于事。同样，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染上了烦恼重病，非常难治，如果只是按照所传的法门简单表面地修一修，或者只是修一两次，没什么感觉就拉倒了，这样根本不行。所以要对于所传的这个法门，严格按照它的要求，非常努力相续不断地去修习。

以上四想当中，最关键的是自己作病人想，有了这个想，其他的对于上师起医生想、对所传的法起药品想、对殷重修起疗病想就都会起来。也就是如果对自己作病人想，深切地认识到“我就是一个极严重的病人，是特大生死病人、烦恼病人，已经到了极其难以治疗的地步，如果不依靠医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之后就会对于能让自己获得解脱的上师作医王想，对于他所传的法看成是救命的药，对于殷重修看成

是吃药治病，这些自然就可以生起来，会趣入到实际修持的路线当中，不会只喜欢多闻。就像病人求了医生为他看病开药，然而病人却不去吃药，只是喜欢积累这些药品和一大堆的药方，那终究是治不了病的。

其他譬喻也依此类推，要知道这些都是在指示依师的规则。比如，商人依靠商主去宝洲取宝，这个很清楚，我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商人，却怀着想到海洲取到无上宝贝的大愿望，那不依靠商主绝对无法实现，因为我是瞎子，根本不知道取宝的路线，没有取宝的经验，而商主是过来人，他知道怎么取宝，那当然我要依止他。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能依、他是所依，凡是他的吩咐我都应该照办，完全听他的，所谓路线的选择权、行为的指点权、各种的安排都随从于他。像这样就是能够分得清楚身份和依止的方式，最终达到成功取宝的结果。

又好比我是漂泊他乡的一位旅客，当地有黑社会等，非常恐怖，我一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要想顺利通过，就要依靠一位当地英勇的护送者。如何依止呢？很简单，我是要靠他的，依靠他才能帮我化解危难，所以我属于依止方，他属于所依方，我是次，他是主，我应该听从他，我是下位，他是上位，我要恭敬承事他，像这样很容易就知道依止的方式。

像这样，要好好地去做思惟各种譬喻，认识自身的角色是什么，上师的角色是什么，在这个伦理关系上，应当采取怎样的心态、怎样的行为，怎么来与所依止处相应，从而达到出离怖畏、到达安乐彼岸、获得无上利益等等。

思考题

1. 此处讲到要以哪五种比喻来认识依师之道？一一作具体思惟。

体会依师之道

首先应当明确认识弟子和上师两方面的身份和伦理关系，这样就会知道，应当怎么如法地来行这个依师之道。

前面通过十二种譬喻已经思惟了上师的德相和作用，商主和船师的比喻就像那里所说来理解，其他良医、护送者、救助者都依此类推。

能依止的弟子方面，应该怎样体会依师之道呢？先要对自身的身份、处境有明确的认识。就像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凡夫都是盲人，处境是漂泊在生死旷野中，对于行颠倒邪道串习成性，对于解脱和成佛正道茫然不知。推广开来，我们具有无量的烦恼病，是生死病人，长期被我执和烦恼所逼迫，无法解脱，所以是病人；处境是如果不依止医生，单凭自己没有能力治病，只有死而已。再者，我们是长期漂泊在异地他乡的客人，一向都流落在生死的客城里，没办法返回老家，走的是充满恐怖的道路，有风雪、有坎坷、有悬崖、有劫杀、有种种险堕处，是这样流落的一个客人；处境是如果不依止一位护送者，时时都可能会遭遇不测，时时可能迷路，没办法走出这条怖畏之路。再者，我们又是一个在险道上行走的人，这里有各种盗贼和猛兽的袭击，如果不依靠援助，单凭自己赤手空拳，绝对没有能力过关，一定会被吃掉或劫夺。再者，我们又像想去宝洲取宝却毫无经验，不知道怎样航行

才能到达宝洲，怎样在宝洲中才能取到诸多妙宝的商人；处境是如果不依商主引领，只是空有幻想，终究无法实现。再者，我们是想渡河到彼岸的过河人，但如果不依靠船师乘船渡我们，是没有办法到达彼岸的，就像这样，在生死的这一头，想渡过烦恼河去到涅槃彼岸，光凭自己是没有办法过去的，需要靠船师。

由此就会认识到，我们有了求解脱心后，在是凭一己之力独立行动还是依止善知识这个问题上，会发现决定要依止善知识。而依师之道如何呢？由比喻就会知道，要按这样的方式来走。这在缘起上、法的伦理之道上、天理上，决定要如此行才能成办，否则决不能成办。

举例来说，自身患了不治之症，那边有个善巧的医生有能力治这个病，当然就要依止他来治病。但是，这是自他双方的事，如果自方没有符合依止之道，也治不了病。也就是，自不为主医为主，我是要靠他的，没有他我一定会死，只有他能救我，这样的话，当然是要有信心、恭敬心；而且应当谨遵医嘱，他说怎么吃药就怎么吃药，他说什么不能吃就不去吃。像这样，这个缘起的道非常明白，这是由两方——病人方和医生方合起来，来达成一个治好病的效果，那么，在因缘上两方是有位次的，谁为主、谁为上、谁听谁的？那当然是医为主、医为上，恭敬医生、谨遵医嘱、如实照办，这

就是所谓的方式。相反，如果医生不为主我为主，医生在下我在上，凭自己的意志来办，那是没有办法治好病的，仍然只有死而已，医生也只有叹息而去了。

又如自己是个漂泊在外的客人，要走陌生的恐怖路，遇到危险不知道如何处理，有难关没办法度过，那么这时就要依靠一个勇士护送者，他有经验、有能力、知道方法，那这时谁为主呢？这里要由缘起上的自他双方来达成走过恐怖路的结果，那当然自己要恭敬依止护送者，他为主、他为上，我听他的、跟着他走；不是我为主，他听我的，否则就完全颠倒了，没办法出现应有的护送效果。

又如要过险难，在这条路上有虎狼、有毒蛇，中途还会遇到强盗，我自身的力量很小，单凭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跟虎狼搏斗，也没办法避过毒蛇或者抗击强盗，那当然就需要一个援助者。那么这个就是双方的问题，不能说我不靠你，而是我请了你，我要尊重你，我的心完全随顺你，不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就非常可笑了。

商主的比喻前面已说。也就是，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取宝，就是要靠商主，全靠他带着走，那当然要尊敬他，而且他说什么都要照办。自己很明白身份，他是我们的怙主、是我们的领袖，我是要跟着他走的，不是说我要站在上面、以我为主，这极其可笑。因为就是要以他为主，跟着他就能

到宝洲，就能取到无数的珍宝，让我一下子成为一个大富翁，这全部要靠他施恩。所以伦理上的位置就是，他是首、是主、是中心、是上位，我是下、是次、是听从者，这个是非常明白的事情，这样两方配合就能到达宝洲，不但他自身是大富翁，还能把我们带到宝洲成为大富翁。

渡河也是此理。

诸如此类就知道，原来我是一个苦难者、弱小者，单凭自己无法解脱，而上师善知识是医王、是商主、是船师、是护送者等，他是施恩者，我的离苦得乐全要靠他。像这样，由这些比喻大体就会知道依师之道该怎么做了。

己二、由贤善心行门努力修学依师之道 分二：一、由善心门而如法依师；二、由善行门而如法依师

庚一、由善心门而如法依师 分三：一、唯以极大虔信即得解脱之弟子德相；二、具大恭敬调伏相之弟子德相；三、由恭敬八喻实行依止之道的法则

辛一、唯以极大虔信即得解脱之弟子德相

如是具足观念：纵遇命难亦不相违上师善知识之心，心力铠甲大；不会由于暂时因缘而转变观念故，择慧极其坚固；不顾身命而完成承事上师；所说教敕悉皆听从，不守卫自己，此修士将唯一由对上师的信敬而得解脱。偈颂云：“誓甲殊胜择慧极坚固，不顾身命以承事上师，所说教敕铭心不

顾己，此人唯由诚敬得解脱。”

一、四种德相

所谓“仅仅以极大的信心就得到解脱”，一切经续中说到许多方面的弟子德相，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德相：

（一）大铠甲德相

纵遇命难亦不相违上师善知识之心，心力铠甲大

这是指有一个大志气的铠甲，哪怕失掉生命也不违背上师之心。这样的誓愿铠甲披在身上，能在一切实处使得自心与上师心相应。

又有解释说，大铠甲指坚固信心，也就是对于上师和法，下至一个刹那的疑心也不生起，有一个信心的大铠甲，他就有直接现见真谛的缘分，就像龙菩提。

（二）坚固慧德相

不会由于暂时因缘而转变观念故，择慧极其坚固

这是指不论暂时出现怎样的缘，也不会改变观念，简择慧极其坚固。

（三）大承事德相

不顾身命而完成承事上师

为了上师和大法，无论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上出现怎样的损害，也全然不顾而实行承事之道，就像吉祥智。

（四）大遵命德相

所说教敕悉皆听从，不守卫自己

无论上师说要成办哪种佛法和世间的事务，心系在这样的教命上，无论出现怎样的疼痛、疲劳、亏损，或者别人的不良看法和说法等，都全然不顾惜自己，就像至尊米拉日巴。

二、开示诚敬为开悟的根本

此修士将唯一由对上师的信敬而得解脱。

具有上面这种德相的人，无论他是种姓很低，还是闻思的知识面不广，或者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善加行，只要有着天性真纯的诚敬，就可以达到身心解脱，生起如实了达法性义的智慧。就像佛在经中开示的那样：“舍利子，胜义谛是信心所证。”

相反，如果缺少这个诚敬的根本因素，虽然自己有坚忍的毅力长期修习，最多也只达成世间定，跳不出这个圈子；即使智慧非常明了，也只能停留于伺察心的范畴；即使精进很大，也只是固执在善加行上。这些都和甚深实相难以相契，也就是缺少与得道上师、与大法之间的一个真正感通的因缘，也就是大诚敬心。

辛二、具大恭敬调伏相之弟子德相

又得见上师为真佛，信德大；能知上师精通方便诸行为之妙意根源，能受持上师所说正法，慧德闻德大；悲悯苦难者、无依怙者，悲德大；敬重上师所授律仪及誓戒；身语意

三门寂静调柔；内心普能包容上师道友任何作为，量德宽广；随己所有悉能舍与上师，慷慨德大；少有不净观念、观过心故，具足净观；常具善念：若做罪恶之业，愧对圣贤，具足愧德，应须由如是门依止上师。偈颂云：“大信大慧大闻及大悲，敬重律仪誓戒三门调，宽广慷慨净观愧耻德。”

一、今古因缘差别观

古代因缘好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圣者上师和大成就者应现在世间，弟子也有那种纯粹具有特胜大根器相者，他们是非常好的材料，非常纯朴天然。所以在那些时代，上师有悲心和证量，弟子有信心和诚敬，这样唯一由上师和弟子心心相合的因缘，上师将会以满瓶倾注的方式，直接将证量传到弟子的心上。

然而现今时代，很难出现这样的因缘和合状况。也就是，由于众生的业的情况越来越染污，很难感得上师以高证量的状况应现在世间，弟子也很难是一种极淳朴的根器，具有大信心、大诚敬的状况。

看清楚了万法因缘生，而今天时代的劣因缘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有了这种现实的观照后，就应该了解，在大众共同的层面上，在普行的法则上，不可缺少以下十种德相逐渐培养、提升的过程。

二、十种德相不可或缺的原因

第一、信心德相不可缺，因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出生任何白法，信心是道源功德母，所以必须具足信心。

第二、智慧德相不可缺，如果没有简择智慧，就不会了达各个法的要领，所以必须简择慧明了。

第三、多闻德相不可缺，如果没有借助听闻佛法的灯光照耀内心，就不会了知法和非法的差别，所以听闻要求广大。

第四、悲心德相不可缺，如果没有悲心，虽然法是大乘的内涵，但人会走入唯小乘的歧途，所以必须悲心大。

第五、护戒德相不可缺，仅仅有上述德相还不够，一定要对于一切的律仪和三昧耶的门类普遍生起敬重之心，珍爱护持。如果失坏了学处律仪，那进入佛门就像吃药反而成了毒素一样，会增长很多罪过。

第六、调柔德相不可缺，一定要有身语意三门寂静调伏的德相，不然罪堕会像雨点一样普降。

第七、量大德相不可缺，如果心量不宽广，那就不能够容纳道友以及上师身边眷属们的各种状况，难以和睦相处。

第八、慷慨德相不可缺，如果没有慷慨能舍的大心，那就无法积集广大的福德资粮，没有福德资粮的滋润就难以成道。

第九、净观德相不可缺，如果没有清净观，当各种显现呈现出来的时候，就会这里也有意见，那里也有是非，种种

显现都成了敌人，到处都是荆棘，难以通过。

第十、惭愧德相不可缺，如果没有知惭有愧的德相，那就没办法学习圣者的法道。一定要具有惭愧之德才会检查自己，在学习圣贤之道的时候，会知道不能做非法行，一定要如法而行。

像这样，一定要具足上述德相。

三、反省与努力

这十种德相就像明镜一样，要以这些为标准，常常反省自己是否具足，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而是看自己身心的状况。如果不具足，那应该努力修积；如果具足，就应当随喜，而且广发大愿。要像这样推着自己的心，往具足这些德相的方面努力和提升。

就当今时代弟子们的普遍状况来说，这十种德相属于要求很高了，所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通过长期闻思修，逐渐地提升自己的品德。

比如，对于上师视为真佛的大信心，一方面需要通过教理得到一个上师是真佛的定解，一方面平时要唯一思惟上师的功德，像这样将信心发展出来。再者，有关因果、缘起、空性、三宝等方方面面的信心都要去开发它，这样的话，就能够逐渐地圆具信心方面的德相。

又如，要发展简择智慧，这就要有一种抉择力，在对于

上师的了解方面，应该知道上师的方便善巧以及各种行为的心意所在，有一个明了认识的智慧。再者，从总体所传授的法的角度来说，有一种清晰的简择智慧，知道法应该怎么行、要点在哪里，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的，这样才能够相应上师，领受法教。这种简择智慧也是要逐步开发的，经由教理途径发生定解，从方方面面推进的时候，它会发展得越来越明晰，抉择力越来越强。依师之道上，也是这么一个智慧力在决定行为的方向。

又如多闻的德相，要多在师长处领受法教，同时开展出一个非常大的听闻的觉慧。它就像一盏灯一样，能够把法和非法的差别照得清清楚楚，这样才知道该如何行持。这里的关键处，就是要认识清楚“正法是无比珍贵的”这一点。

其他各种德相也都要这样来理解，一方面要常常反省自身，一方面看到欠缺处后，要通过很好的因缘来培养、发展、增上，这样来努力具足这些弟子的德相。按当今的情况来看，由于时代的染污，人们普遍熏习了很重的现代思想，反方面的障碍都很多，比如自由、平等、自我中心、无惭无愧等等，这些或多或少都有各种程度的熏染。所以，长期地闻思和修心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才能够提升弟子方面的德相。

思考题

1. 虔信四德指哪些？由此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2. 依师的十种德相是什么？结合自身一一作具体思惟。

辛三、由恭敬八喻实行依止之道的法则

如是一切时一切阶段，所有行事都须顺应上师之心来修办，在不出现违背师心的业行方面，须做善巧守护。再者要具如是品德：即使上师猛利呵责而惩治，也无有嗔怒怀恨，犹如良马；为完成上师吩咐等事，随去何处都无疲厌，犹如舟船；师所吩咐之事，无论好坏无不承担，犹如桥梁；一切寒热和困难都能忍耐，犹如打铁之铁砧；一切吩咐悉能听从，犹如奴仆；舍弃骄慢持卑下位，犹如扫帚；远离傲慢，普敬一切，犹如断角良牛，须由如是善心依止上师。《华严》等经宣说了上述法义，偈颂云：

“极为守护师心故贤良，虽作呵责无忿如良马，
 随行何处不厌如舟船，好坏悉能承受如桥梁，
 寒热无不忍耐如铁砧，如教顺心听从如奴仆，
 舍弃骄慢谦卑如扫帚，远离骄傲犹如断角牛，
 诸三藏说如是依止师。”

一、发生依止的孝道观念

首先，要很好地认识依止上师的法则，之后心上断掉一切不合依师伦理的心和行为，心唯一在承顺师心的方面勤奋努力。

“伦理”指天然的秩序，这里特指佛门依止师长的天理法则。犹如天和地的位置不能颠倒那样，依止上师是为了求

得正法，成办解脱和成佛，而法要由师心来传，因此，必须要守住自身处在下位承顺方的行为法则。不然的话，如果不守这承、顺、下的法则，而是倒行逆施，做的是不承、不顺、高慢的心和行为，那就会出现颠倒的结果。也就是，如果顺着依师伦理的法则起善心善行的话，能疾速地消除业障、积累资粮，获得极大的利益；相反，如果背叛伦理法则，那会出现大罪过，失去大利益，最终心相续中充满了堕落的因素。

所谓“承顺师心”，就是佛法的大孝道法则。自己处在下位，就要孝顺师心，奉持师意，所有的依止修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心唯一在承顺师心的方便上多加努力。

二、奉行依止的孝道法则

（一）孝子法则

如是一切时一切阶段，所有行事都须顺应上师之心来修办，在不出现违背师心的业行方面，须做善巧守护。

对于极为护持此道的做法达到精通熟练，由此具足孝顺贤惠之德，就像善巧的孝子那样。

这里的孝子之道，一切做法都看是否符合师心，不符合的不做，符合的就做，就像孝子看父亲的脸色行事那样。

（二）良马法则

即使上师猛利呵责而惩治，也无有嗔怒怀恨，犹如良马上师在调伏弟子的过程中，常常要使用威猛法，因为弟

子是一个相续尚未得调伏的凡夫人，心上有很多烦恼习气的毛病，必须用折伏法，因此，师长在有必要的时候，会作严厉的呵责。作为弟子，要守护的法则是，虽然上师非常猛利地多次呵责，但这种状况下，心里也不起丝毫愤怒之心，犹如良马。

（三）行船法则

为完成上师吩咐等事，随去何处都无疲厌，犹如舟船

已经与师长结成伦理关系之后，就有很多师长的吩咐，他需要办这样的事、那样的事。不管是到远近哪里，需要做怎样的来去往返，心里都不起疲厌。因为自己处在弟子方，师长有事要服其劳，如果心里起一种厌倦之心，那就失去了弟子恭敬承顺的本分了。

（四）桥梁法则

师所吩咐之事，无论好坏无不承担，犹如桥梁

在依止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苦乐毁誉等等的好坏事情，心里都能承受，而不会由此就变得承受不了，心没法再继续。这是由于依止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的事情，在这个轮回的业感圈里，就会出现赞誉、毁谤、快乐、苦难等等，不会因为受到了很大的辛苦、呵毁而变心，也不会由于很快乐、得到赞誉而变心，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能承受。

（五）铁砧法则

一切寒热和困难都能忍耐，犹如打铁之铁砧

在依止的过程中，有气候、身体、劳作等各种的困难和劳累，然而守住诚持的原则，有一个很持重的心能够安忍。这是由于要完成依止大道，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磨练，只有坚忍不拔才能最终完成；并非凭想象就任意可以发生功德，而是这个心要经过磨练，要持之以恒才能得法，才能相应，才能出现修学的功德。

(六) 奴仆法则

一切吩咐悉能听从，犹如奴仆

师长的一切教命就像圣旨一样，自己是弟子，所以，仅仅连一句话也不违背，完全按照那样顺从遵命，就像奴仆遵从主人的教命那样。

(七) 扫帚法则

舍弃骄慢持卑下位，犹如扫帚

自身要断除高慢之心，处在下位，对于金刚上师和金刚道友要修恭敬之行，这样才符合弟子之道。

(八) 断角牛法则

远离傲慢，普敬一切，犹如断角良牛

经常思惟自己的过失，断掉骄慢，之后不是以功德而自矜，就像断角牛一样，在牛群当中它不会显露，这就是守谦下之行，由此就能源源不断地增长德行。

三、大教出处

一定要由这样的门径来依止师长，这是诸佛菩萨共行之道，出自本师在菩萨法藏里的教导。如《华严经》所说：“善男子！汝承事一切善知识，应发如大地心，荷负重任无疲倦故；应发如金刚心，志愿坚固不可坏故；应发如给侍心，所有教令皆随顺故；应发如弟子心，所有训诲无违逆故；应发如僮仆心，不厌一切诸作务故。”诸如此类，诸多经典里都有这样的重要开示。

庚二、由善行门而如法依师 分三：一、由三种侍奉修行依止之道；二、依清净观门修学；三、由寂静威仪依止之礼法

辛一、由三种侍奉修行依止之道

由三种承事门修令师心欢喜，上品是所谓的修行供养，上师所开示的妙法，都由苦行坚毅门作实修；中品为身语承事，说的是委派自己身语意三门为上师作仆使，充当侍者；下品奉献财物，即是由食物、财物、受用等慷慨布施门，而做到令师心欢喜。偈颂云：“若有财物供养第四宝，委派身语恭敬承事业，一切所作永不成空耗，三种令师欢喜修为胜。”

这又有三分：一、奉献财物之道；二、身语承事之道；三、如教修行之道。

一、供献财物之道

（一）大因行供

首先要想到：“弟子我有广大财富，为了用不坚实虚幻的资财，来换取坚实义的缘故，需要把这样的资财投放在资粮田中，积累福德。”寻找资粮田的时候，发现最胜的资粮田是佛法僧三宝，因此应当供养三宝。

特别来说，由于具德上师本人就是一切三宝总集的体性，因此说上师是第四宝。如《佛陀平等和合续》里所说：“佛宝法宝与僧宝，上师乃为第四宝。”上师也是一切曼荼罗的总体。阿闍黎说：“上师佛陀上师法，如是上师亦僧伽，一切普作更无上，大吉祥师嘛鲁嘎。”以这个原因，上师本人没有这些方面的需求和欲望，但是弟子为了圆满资粮，应当以极其珍爱悦意的资财供献上师大资粮田。如同教典所说：“王位与身体，妻儿精妙财，极珍爱悦意，圣财献至尊。”

（二）得福之量

这样向上师供养财物，能得无量不可思议的福德，因为能指示诸佛法身本来义的唯一是现前的上师。如《密意集》所说：“要知道阿闍黎是高能的资粮田，什么缘故呢？因为诸劫当中的诸佛都是依阿闍黎而出生的。因此，相比于在一千个劫中对一千尊佛作供养，仅仅对于上师一毛孔涂一滴旃檀油作供养，前者不及后者千分之一。”

这里要明白，由于上师是诸佛总集体性，而且直接出现在自己面前指示诸佛法身的本来义，因缘最切近，发生的作用力最直接、最强大的缘故，所以，供养上师超过供养诸佛，会得到极高量级的福德。

（三）珍重行持

遇到上师这样的无上资粮田后，即使自己没有大的资财，但是只要心清净，哪怕只是以少量的财物作供养，也会依此而圆满资粮的，所以，要按照自己的财力程度，非常珍重地来作供养。

二、身语侍奉之道

（一）大因侍奉

作为弟子，应当侍奉上师、孝敬上师，以这样的原因，身体打扫上师的住所，作各种洗浴、按摩、裁剪，下至铺设坐垫、合掌致敬等；用语为了上师的需要而讲说。

（二）福德体性

所有这些身语承事的福德，唯一成了智波罗蜜多的正因。按照这个大缘起，任何一点决定成为这样的因素，不会白做而落空的，所以要精勤来行持。

总而言之，由身口意三门承事和供献资财，让上师心欢喜，这两种侍奉都要达到清净。也就是，在承事上师上面没有心里的疲厌、厌倦，以信心、欢喜心而侍奉。而且，自身

要处在没有骄慢状态的柔软心态里，凡是有的资财，不会悭吝执著不舍，而是能慷慨奉献。在服侍上师方面没有犹豫，甘当奴仆甘当孝子而作侍奉。语言方面，不说狡诈谄媚语，说的都是直心话。所做的一切不是表面的奉承，嘴巴巧，说一些好听话，而是真正地忠诚。再者，内心有一个简择智慧，不愚蒙，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有一种内心纯洁无垢的增上意乐。这样的八种法含摄了三门侍奉、供献财物的弟子内在的德相，这样向善知识圆满奉献，决定使师长内心欢喜。

这样修作的福德，如同《智慧海》里所说，如果是一位对于上师事务善巧而为的有缘之人，相比于在六十万俱胝劫里礼敬一切三世诸佛，前者的利益更为殊胜，等等。

三、如教修行之道

（一）侍奉上师的归结之处

首先，依靠前面供献财物和身语侍奉两种做法，来孝顺师长的心，这样心和心有一个相应；接下来，就是要以善意乐来求甚深广大的妙法，得到通达；最终以修证的供养让上师心意欢喜，这是最终的归结之处，极为重要。

（二）思惟极其重要的道理

这个原因在于，从佛开始一代一代次第来到这世间的师长们，说法的目的唯一就是为了度脱所化众生，如果不修持，就得不到度脱，也没法满足上师们来这世上的本怀，以这个

原因，三喜当中修行最为殊胜。

我们可以从上师的角度善加体会。上师们以悲心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传佛法，让众生得解脱得成佛。如果弟子只停留在供献财物、身语侍奉这些表层的做法上，而心中没有得到法，没有出现修证的话，那就没有满足这个目的了。最终的目的没实现，当然这些不是最欢喜的。如果有弟子能够受持法以后，在自身上修证出来，那佛法就得以真正住世，众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个是上师最欢喜的事。所以要明白大义，最终就是要持住这个佛法，修到这个佛法，住持这个佛法，这是最关键处，也因此三喜当中修最胜。

（三）如何实行此道

如果很好地想到了这里的道理，也就是唯一证到佛法才是上师最欢喜的，才是最重大的，有这样一种大定解，那么心里就要立志：“我的学法，不只是停留在得到一种闻思的认识上，而是要真正地亲身修持；我的修持，不只是停留在外面的形象上，而必须消归自心，在自心上出现佛法；这样的一种实证，不只是停留在发愿上，而是自己要以大坚毅、大勤奋，彻底地修到它！”如同经教中所说，往昔的诸佛圣人，他们都是使得上师的心欢喜后，去到离一切边的最寂灭之处，也就是由依止师长而自己证得了圣人果位。

思考题

1. 从正反面一一具体思惟八种譬喻、八种善心，并在自身上作反省。

2. (1) 三种承事的内涵为何，品位如何对应？

(2) 三种承事中何者最殊胜，原因是什么？做其他两种承事的目的是什么？了知这一点后，自身应如何做？

辛二、依清净观门修学 分二：一、依公案认识清净观与不清净观的差别而修学；二、修学上师示现忿怒相时的清净观

壬一、依公案认识清净观与不清净观的差别而修学

成就者上师的行迹不定，不管他作怎样的示现，要认识到这唯是大权方便的行为，唯一作清净观。

“行迹不定”就是没有固定的行为表现。到底示现寂静行还是忿怒行，示现烦恼行还是具德行等等，都是应着众生的需要或者当时的因缘来决定的。那么，不管上师显现怎样的行为，都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大权方便，唯一作清净观，观清净相。所有这一切都是智慧的表现，从实相来看是智慧本心、是佛心、是智慧力，从外相的行迹而言，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顺行、有逆行，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佛心的表现。

下面从清净观和不清净观两方面的例子，看到我们的心如果观清净相，则会得利益、得加持、得成就；如果观染污相，就会失功德、得罪过而堕落。

首先是清净观的例子：

从前，大班智达那若巴已是解行双圆的大德，一次本尊告知：“你宿生有缘的上师为圣士帝洛巴，你应前往印度东方。”

他立即启程奔赴东方，但他寻访不到帝洛巴上师的住处，问当地人们都说不了解，他又问：“此地有没有谁叫帝洛巴？”

人们回答：“有个乞丐帝洛巴。”

他心想：“大得道者的行迹不定，很可能就是他。”

于是又问：“乞丐帝洛巴住在哪里？”

人们说：“就在那边正冒着烟的破围墙内。”

他到了那里，帝洛巴正坐着，面前放着一个装了许多活鱼死鱼混杂的木盆，他取出一条鱼，放在火上烤，然后口里吃着弹一响指。那若巴上前礼拜请求摄受。

帝洛巴说：“你说什么？我是个乞丐。”

那若巴由殷重诚心请求，帝洛巴才摄受了他。

这样的行迹表现不是帝洛巴因饥饿为得到食物而杀鱼，而是因为那鱼是不知取舍之处的愚痴恶业众生，他又有超度它的能力，为了和那鱼结缘而吃它，之后将其神识迁至清净刹土。

如是，萨绕哈依弓箭手相、夏瓦热依猎人相等，印度大多数得道自在者示现屠夫等极下劣相而存世。因此，对于上师任何行为都不能颠倒邪见，需要唯一修练清净观。

要看到，当时那若巴是一位解行双圆的大德。也就是，无论在学问上还是修行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他得到

本尊的启示，宿生有缘的上师是帝洛巴，要到印度东方去寻找。当他去印度东方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才能够探访到，问当地的人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大德帝洛巴，可见帝洛巴并不是以大德形相示现于世的。

（有很多的得道者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混俗度生，神鬼莫测。他到底在哪里？示现什么样的方式？他在做什么事业？都超出了凡人所能测知的水平，根本不是外相能观到的。就好比天台国清寺的旁边有文殊普贤化现的寒山和拾得，人们都以为他们两个是疯子。）

那若巴只有试试看，他问当地人：“有没有谁名叫帝洛巴？”大家只知道有个叫花子名叫帝洛巴。但是，那若巴是很有智慧的大德，他知道得道者的行为外相不拘一格，往往示现下贱者的身份，所以感觉很可能就是他。

那若巴去寻找乞丐帝洛巴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住在破围墙里的下贱乞丐。他示现的也非常地逼真，前面放着一个木盆子，死鱼活鱼混杂在一起。当时看到的情景是这样的，他取出一条鱼放在火上烧，然后放进嘴里，同时弹一个响指。那若巴没有感觉这是一个造恶业的凡夫，而认为是大德不可思议的度生的方便。由于他的信心和诚心，帝洛巴摄受了他。以后采取的方式也不是传什么法，而是叫他行持各种各样的难行苦行。他凭着一颗虔诚心，最后得到帝洛巴的加持，传

心给他而悟了道。

这里要认识观清净相和观污染相的差别，从心、行、果三方面认识。

如果观染污相，那就是观帝洛巴的心是贪欲、嗔恚等烦恼，行是以此烦恼引发用火烤活鱼、嘴里吃鱼的杀生恶行，果就是损害众生造恶业。如果观清净相，那就是观帝洛巴的心是佛心，具有度众生的智慧和怜愍愚昧旁生的悲心，又具有超度的能力；行就是使用烧鱼、吃鱼跟鱼结缘的方便，借此将它们超度；果就是将这些旁生都超度到了净土。由观清净相就增上了信心和恭敬，与上师相应；如果观染污相，那就会退失信心和恭敬，造下深重恶业。

同样地，萨绕哈尊者现为弓箭手的形相、夏瓦热尊者现为猎人相等等，按照印度的情况来看，得道者多数都示现下贱相，他们作为猎人、屠夫等等，以此行为来利益众生。多数得道者不会显现自己有多高，或者示现正面的大德形相，而是示现逆行、疯癫行、烦恼行等等。正如佛经所说，淫怒痴皆是戒定慧，这完全超出凡人的行境，所以就我们来说，连一般人的相续都不能测知，何况证道得大自在者呢？所以，对于他们的任何行为都不能生邪见，应当观清净相。

总之，上师的行为不定，所谓“顺行逆行，神鬼莫测”。成就者往往是这样，有时现慈悲利生的寂静相，有时现威猛

相、忿怒相，有时是高贵相，有时是下贱相。但不管上师示现怎样的行为，自己都要由前面的权实分辨门生起智慧作为根本，心里要了解它的真实义：所有这些都是由真佛的智慧慈悲所作的方便妙行，由此唯一作清净观。比如寒山拾得，在天台国清寺做的种种疯癫行为，这些超常的行径是什么用意？什么方便？实际上都是真佛在游戏人间，对于这些都不能作凡庸想。

如云：“师之行仪莫邪观，印度多数自在者，凡庸恶行下贱相，败落之中极败落。”

《功德藏》的这一颂，开示了由观善知识所作皆善妙的门径而作如法依止。第一句开示行为法则，后三句开示行为缘由。

一、行为法则

对于善知识的示现，要认识示现的阶段和示现的差别，之后认定自己的行为法则。

示现的阶段，指大德善知识自利已得成就，如今到了利他的阶段，因此，所有行为的示现不是以自身为出发点，而是以调伏众生为出发点，也因此，根据所化众生的根性以及心识的现相，示现各种的行为相。

示现的差别，指在有必要的时候，示现息、增、怀、诛四种调伏众生的事业相。示现息业相，就是威仪寂静调柔；

示现怀业相，就是以贪爱姿态怀摄妻财子女等等；示现增业相，表现为增广威德权势、各种珠光宝气的装饰品，受用丰裕等等；示现诛业相，就是以种种心现威猛行为相制伏他者。这也是针对众生的根性，或用寂静法、或用威猛法、或用权势法、或用贪爱法而作调伏。

特别而言，大乘菩萨的智慧辩才都是不可思议的，就像《维摩诘经》所说，大海能测到它的底，菩萨的禅定、智慧、总持、辩才的境界没办法测到其量。大乘菩萨具有能够明见缘起、度生方便等的殊胜简择慧，有安住本性的智慧起用，有不可思议陀罗尼境界、慧辩、三摩地等等，因此，他根据众生的需要可以自在地示现。大乘当中特别的金刚密咒道有降伏行、双运行等等，这些行为的体性不可思议。

了解了大德善知识从专门利他的方面，根据众生的需要示现种种行为，而他的境界又不可思议，这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合适的观念，那就是，对于善知识的任何行为，不能认为这是无意义的，这掺杂了世间恶行，而发生颠倒见，因为这些是我们不了解的。既然看不到，怎么能断定呢？再说，自身还处在无明深重见不到得道者行为状况的时候，怎么能凭着自己的颠倒现相去认定善知识的境界呢？

二、行为缘由

其次，以具体的事例开示此中的缘由。

以过去印度的情形为例，那些心得自在的成道者，像萨绕哈尊者等，他们大部分示现所谓的贱、卑、恶三种业相。第一、现贱业相，就是示现贱种旃陀罗的行为相，无净无秽等等；第二、示现卑业相，也就是下层人的行业，比如做奴仆，做下人，做下人中的下人，给别人打工、做奴仆，从事卑微的体力劳动；第三、示现恶业相，比如精通怎么打猎，怎么捕鱼，怎么当刽子手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按照世间凡庸的行为方式，示现一种卑微中极卑微、下劣中极下劣的状况。

要知道，他们是自在的成道者，所谓“自在”是心得自在，一切唯心，心得自在则一切自在，心无迷乱则一切无迷乱。像这样，处在明见本性的大觉悟的状况中，他身口意的各种行为怎么会有颠倒呢？绝不可能！就像一个大自在者，可以演恶人，可以演善人，可以演高层，可以演低层，都是自在游戏。而且，由于心得自在没有贪嗔痴的缘故，怎么会有恶业呢？由于心得自在能像游戏一样地调御众生的心，这怎么是恶行呢？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行境界。

总而言之，所谓“观所作皆善妙”的门径，就是在前面认识的基础上，对于上师示现的一切行为，首先排除掉邪见，也就是用“汇集相违”破掉邪见：既然我是个瞎子看不到，怎么能不错乱呢？既然出现的都是杂染境界，怎么能知

道清净境界呢？就像这样排除掉颠倒见。其次从善妙方面去想，比如想“这样不可思议的行为，一定有对圣教和众生的大利益，不管我懂不懂得观察，都一定是有大利益的！”像这样唯一执持善妙这方面，以此能够产生无量的善心、功德、利益等等，极具大义，所以要在这个方面努力。

思考题

1. 我们应如何看待成就者上师的所有行为？
2. 这样作清净观有什么利益？
3. 如果成就者上师示现低劣相等，自己应如何思惟而作清净观？

下面来看不清净观的例子：

如果不作如是正观，依颠倒见而观其过失，则如云：“长期相处于佛亦见过。”虽然是佛，也会见其过失。

往昔，佛的堂弟善星比丘二十四年中做佛的侍者，他聪慧能背着讲十二部藏，然而他看佛的一切行为都是谄逛行，他想：除了有没有一寻光的差别外，我们二人完全相同。生起这种粗暴邪念后，他说：“二十四年为汝仆，唯除身具一寻光，芝麻许德我未见，知法同等不为仆。”说罢离佛而去。

当时，阿难接任佛的侍者，他问佛：“善星比丘将会转生何处？”

佛答：“善星比丘现在只有七天的寿命，死后将在花园中转生为一个饿鬼。”

阿难到善星比丘面前，转告了世尊的话。

善星比丘心想：他的妄语有时也像有对的，所以这七天中我应谨慎行事，七天过后，要让他羞愧。于是七天中未进饮食。到了第七天的早晨，因口干而喝了一口水，结果水不消化，大限已至，随即在花园中转生为一个饰有九种丑相的难看饿鬼。

善星比丘十分聪慧，能以背诵的方式讲十二部经，然而他只是耽著文句而没有依义实修。佛说，仅仅善巧文句并

不是真善巧，无有谄诳地通达真实义才是精通。佛这么说后，善星比丘生了猛利的邪见，他观了染污相。也就是在他看来，佛的心具有谄诳等的烦恼，佛不要王位而做一个行踪不定的流浪者的行为，就只是一种假装。他这样观染污相以后就离佛而去了。

那么，他的结果如何呢？当时，阿难接替他做佛的侍者，请问佛说：“世尊！善星比丘会生在哪里？”

佛说：“过七天会生为饿鬼。”

当时，阿难尊者到善星比丘面前传达了佛的话。

善星比丘听后也很警惕，但他却这样想：“虽然佛经常说假话，但有时候也有真的，我要在七天之内谨慎而行，七天之后让他感到羞愧。”于是，善星比丘就在七天里不吃东西。到了第七天，觉得十分口干，就喝了一些水，结果水还没消化就大限已到，受生成了花园里的一个具足九种丑相很难看的大饿鬼。

因此，若见到贤德上师的行为有过失，应自感羞愧，并且想：这是由我自己的心眼不清净所致，上师的行为没有丝毫过失，应对上师增上修行信心，观清净相。如云：

“自心亲因尚未得自在，迷乱观察罪过无有量，
善星比丘心通十二藏，恶力所加见佛谄诳行，
善思此理应自改自心。”

由以上的公案可以知道，善星比丘因为相续中有颠倒见，即便对佛也见到有过失，然而佛一切断证功德圆满，不可能有丝毫过失，因此自己在依止上师时，如果见到贤德上师的行为有过失，这时候要知道完全是自己的问题，一定要通过如理思惟来调整心态。首先自己要感到很羞愧，比如心想：“我的心识和眼睛怎么这么不清净，居然见上师还有过失？实际上，过失在我自身，而不在上师，上师的行为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像这样，要明白唯心自现的道理，见到是自己的心有问题，从而要改自己的心。怎么改呢？就是要反转过来，专门思惟上师的功德修习信心、思惟上师的实相增上修清净观，这叫做“改自心”。

后面引用《功德藏》的这一颂中，前四句显示极其颠倒的观念与行为，第五句教诫应当改正自己的过失。其中，极其颠倒的观念与行为又分两个方面：前两句显示缘起规律，后两句显示实例。

一、颠倒观念与行为

（一）显示缘起规律

自心亲因尚未得自在，迷乱观察罪过无有量

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近取或者亲因或者主因就是这颗心，如果修道没有成功，没有依三解脱门得到解脱、现出无边清净相，这时候就仍然处在未得自在的阶段，那就像

吃了迷幻药一样，出现了错乱的显现。

比如吃了达嘟药，眼前会出现五颜六色的乱相，这个乱相不是外面境上有的，而是自己的心自现的。同样，要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未得自在的凡夫，因缘和合时，会在心前现出上师的过失相。这是因缘和合导致的，近取或者主因是自己的心，所缘是上师，由于自己是有问题的心，所以就现出了有过失的相。

这是一种乱相，应当归咎于自己的心，而不是归咎于上师。如果把这个乱相执定为“这是上师本来具有的过失”，然后按乱相来作观察，说“这个是过失、那个是过失”，那就有无量的罪过。比如我们戴上廉价墨镜后，无论看什么，都是墨色的，于是就判定说“这个东西不行、不清净”，实际上，这是自己眼睛的过失，不是湛蓝的虚空有这样的墨色，如果将过失归咎于虚空，那当然是一种罪过。

（二）显示实例

善星比丘心通十二藏，恶力所加见佛谄诳行

典型的例子是佛的侍者善星比丘。他熟悉十二部法藏，不必看书就能背诵，而且证得初禅，但是他没有开悟，没有见到实相，这就是处在心未得自在的地步。接着，他由于某些因缘，有强大的邪见力量加在心上，自现出一个错乱相。在这个因缘和合的事件里，内因是善星比丘内在强大的邪见

力，境是断尽一切过失、圆具一切德的佛世尊的行为，这个时候由于他的心是颠倒的，就见到佛也是颠倒的，见到佛是假装的，不要王位、出家、到处流浪等全部都是谄逛行，其结果就是消尽了自己的福德而堕落成饿鬼。

二、教诫改正自过失

善思此理应自改自心

思惟这里的道理，要善加改正自己的过失。因为这种乱相是自身的过失，这种看法是极其颠倒的，所以观念要转变，用心方式要转变，要在提升观念上努力。

首先观念上要转变。正如前面所说，圣者们在人间化现为善知识，他是内心得到自在的成道者，不但没有这些贪嗔等的过失，而且有不可思议的身语意三密的功德，所以他任运示现，这种境界只有清净者才能知道，我这个障碍者处在无明黑暗当中，当然不见他的实相。这样懂了以后，就要想：“我是不知道真相的人，所以不能以自己没看到、不知道，就说这个是假的、不存在的，或者说这种绝对是有过失的、夹杂了恶行的，我不能以无知为理由就随意作诽谤。”

其次，如何努力呢？如果想要有少分的了解，那就必须对于一些殊胜的教典作到量的闻思。这样发生了正见、提高了智慧，就不会增加诽谤因素，而且能够治疗信心、恢复信心，要这样来改造自己的禀性。

相反，如果一点也生不起信心或者出现观过失的心，那就要迅速忏除，这样来把握自己的心。密续中说，如果在梦中观了上师的过失，那么刚一醒来就要立即忏悔；如果不忏悔，那会成为无间地狱的业因。

壬二、修学上师示现忿怒相时的清净观

“清净观”指观上师的一切所作皆为善妙。

同样，如果贤德上师示现似乎对自己特别嗔怒，此时也不应心起忿恚，而应如此思惟：“这一定是上师看到我的某些过失，见到已到该由呵责门径作调伏的时候了，由此才如此调伏。”应当在上师心情平静时，到上师面前作忏悔等。颂云：

“设若师现嗔怒行，当思师见吾有过，
师当呵责行调伏，既觉知此应忏悔。
贤敏士夫善解意，解意不为魔所转。”

这一段中，前面长行的意思已经包括在后面的偈颂中，因此这里只解释《功德藏》偈颂的涵义。对此要从两分来认识：一、特说嗔怒行清净观；二、总说示现恶行清净观。

一、特说嗔怒行清净观

（一）善知识示现的状况

设若师现嗔怒行

要知道，善知识们内心无有谄诳，心里现什么不会隐

藏在里面，而是会从嘴里直接说出，以这个缘故，他会现起嗔恚相，由猛暴地呵斥、猛暴的姿态等作指责。

（二）如何如理思惟

当思师见吾有过，师当呵责行调伏

当见到师长现这样的忿怒相的时候，要这样如理思惟：“这是上师见到我心里起了恶念，或者见到我有某种恶行的过失，或者出现了某种内在的障碍，然后看到了需要用呵责的手段，使得弟子的心对于这个恶行或过失起厌患心，从而得以调伏，已经到了该用这样的手段作调伏的时候，所以上师示现了这样的猛暴行为。”

（三）应作何种顺应之行

既觉知此应忏悔

心里认识到上师的用意是在这里、方便是这样的，那么就已经提醒我了：“这是很不对的，我有过失，我有某种烦恼障碍、业行障碍、我起了颠倒的分别等等，上师已经对这种恶行示现了这样猛利的呵责，显然是我不对了。”

这样正确认识以后，应当在猛利忏悔和防护上多加努力，不应该观上师的过失，而是在上师平静的时候到上师面前去忏悔，这就是顺应的依止行为。因为自己有过失了，上师才示现这样的猛利呵责，而不是自己有什么功德才需要呵责，那既然有过失，当然应当忏悔。

二、总说示现恶行清净观

(一) 贤敏的德相

贤敏士夫善解意

这里首先举出各种示现的恶行状况，其次，由于了知这是特别的用意和必要，因此不作凡庸观，也就是不把这种心和行为看成是凡庸心、凡庸行。

具体举例来说，比如上师为了观察弟子的禀性，他会有各种示现。对于有悭吝者，会显现欲求特别大；对于那些忍耐心小的人，会显现说不悦耳的粗语；对于资具很少、自以为有少欲德相而骄矜者，会故意示现多欲多求，好像对这个也要，对那个也想，有各种生活方面的要求和想法；又比如，对那些过分耽著善加行的人，会显现似乎特别喜欢散乱、悠闲地休息，诸如此类，他是有很多的用意和必要。

前者是为了观察弟子的禀性，比如说示现欲望非常大，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看看这个弟子愿不愿意给，如果不给的话，证明弟子有悭贪的禀性；或者看看弟子的忍耐大和小，故意说不悦耳的粗语，看看他的表现，这些是为了试探弟子的心。再者，他有对治的必要，比如说弟子过分地用功，非常地紧张、执著，这就偏到一边去了，所以要显示喜欢散乱和休息，要放松，这是为了对治弟子的过分耽著。

像这样，当一个贤敏的弟子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不

会作颠倒想，而是认为上师有这样的用意、那样的必要，根本就不是世间凡庸的心和行为那样。就像这样，上师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弟子心里都善能解意，这就是弟子贤敏的德相。

（二）贤敏的作用

解意不为魔所转

总的来说，作清净观，一直念着功德，出生的是信心、恭敬心，这样就不会落入颠倒想的魔境界，所以不会为魔所转。意思就是，像这样善解心意、正确作观的弟子，由于他处在一个善心状态，就不会被种种的魔障过失所转。

举两个例子：

1. 不被邪见魔所转

比如有天魔等的邪魔，为了离间师徒关系，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心，这时候如果自心没有坚固的清净观，就会落入对于上师和法起颠倒见的魔障当中。如果这个对治没有在心中安住，那就会一直随着这样的内在分别魔所转。

2. 不被平等魔所转

比如平常跟上师太过于熟悉，很习惯了，那就会入到平等同伴魔这种状况里，这样就会出现“满不在乎地看待”等等的状况。就像前面举例的那样，当看到上师为了试探弟子做那种的行为，或者为了对治弟子某一方面的执著和毛病

出现了这样的示现，那么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弟子心中如果没有持清净观，他就会想：“你看嘛，他也是这样散乱不修行的，跟我一样；他还有这么大的欲望，还这么样说粗语，他跟我一样嘛，都是烦恼众生，半斤八两，差不多的！”这样就成了平等观，这就是要入魔障的。

思考题

1. 讲述善星比丘的公案。当自己见到贤德上师有过失时，不应该如何起心？

2. 依《功德藏》中“自心亲因尚未得自在……善思此理应自改自心。”思惟何为颠倒的观念与行为。应如何改正自心？

3. 善知识为何会示现忿怒相？面对这种情况，自己应如何思惟和行持？

4. 贤敏弟子应具足何种德相？举例说明具足此种德相有何作用。

辛三、由寂静威仪依止之礼法

这里的“寂静”，指停止两大邪魔轻举妄动的恶态，“礼法”就是顺天理、存敬畏、谨细行的意思。

日常自己在师尊身边时，应学寂静威仪：当师尊从座位起身时，自己应立即起立，不应坐在座位上；师尊安坐时，应作问安等等，观察时宜，献上适合师尊心意的用品等等。师尊行走时，随侍而行。应当注意，若行于师尊前位，则成了背对师尊，故不应走在前位；行于师尊后位，也成了践踏师尊的脚印，故不应走在后位；若行于师尊右侧，则居首席，凌压师尊，故更不应走在右侧，以此原因，应有诸如居于师尊左方稍后随侍而行的恭敬，如此而行。如果道路有怖畏，请求师尊开许，行在前方也无违背。对于师尊的座位、乘骑等也应尊重，不应踩踏师尊的座位、坐在师尊的乘骑上等等。师尊的房门也不能猛地打开、用力敲门，应当徐缓地开关。在师尊面前，需要断除身体的媚态、喜怒之色等等，断除说虚诞语、不观察的随便行为、戏谑玩耍等嬉笑及无意义的无关绮语。应当心存敬畏，舍除满不在乎的心态等等，学习诸种寂静之威仪。本颂云：“师尊起身勿安坐，坐时问安呈用品，师行勿行前后右，踏垫坐乘等折福，断除猛利敲师门，舍离媚态喜怒色，勿说妄语莫随便，不行嬉笑无关语，三门寂静而依止。”

趣入依师礼法的正道有两部分：一、破除魔障；二、信守正道。

一、破除魔障

首先，要认识两大邪魔的根源、状况及其恶态表现，之后以天理法则将它破为非理。

（一）认识两大邪魔

两大邪魔，就是指由于自我的需要，演变而成的内心的平等魔、自由魔。

1. 邪魔根源

本来一切万法没有自我，唯一随着天理法则、如幻的因缘和合自然现前如是果报。一切都是顺着缘起律而运行的，其中有一条业果的道理，那就是境缘的问题。这上面有尊有卑，有各种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一切时处真实不虚的天理。

其中，德高者为尊，德微者为卑；或者施恩者为尊，受恩者为卑；福大者为尊，福小者为卑。卑者应当恭敬尊者、畏惧尊者，这样才能得到德高者的摄护，由此把卑者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这里的伦理法则是非常分明的，赏罚的量也是极大的，下至随顺天理做出一丝恭敬之行，就会获得广大福德；反过来，违逆天理法则，做出一丝不敬的行为，也会折掉很大的福德。这样就明白，在无我空寂当中，万法总是按

照缘起律丝毫不爽地变现，这里面正反的法则是决定的，差别量是决定的，而因小果大的原则也是决定的。

然而，由于久久落入到生死当中，本来无有自我，而执取一个自我，而且由于把自我尊崇为最大，他就有需要，这时就发展出两大邪魔的状态，以及各种邪僻的做法。自从执著虚假的自我之后，就最不喜欢他尊我卑，要求平等，最不喜欢受各种的约束、规矩，所以要求解放。像这样，由于完全不知无我，不知缘起律，随着一股业果愚的无明冲动，只是想自我解放、人人平等，没有一个明知缘起的智慧，因此各种行为都出现了错乱。

2. 邪魔状况

这样就知道，遵循依止礼法的最大障碍，就是由我执发展出来的平等魔、自由魔，自我要求平等解放，这样不顺天理法则就不知尊卑有序，所以就无敬；不信因果律，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有怎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就无畏。由这样的无敬、无畏，障碍一切依止上师身语意善行的发展，而且反方面还出现了各种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恶行状况。

3. 恶态表现

这样的恶态可以归纳为两类：

（1）平等恶态

平等恶态表现在，行住坐卧、受用、态度、语言等任

何方面都执持平等观念，认为需要平起平坐，比如位置平等、受用平等、恭敬度平等、人权平等，等等。由此当然不可能顺应尊卑有序的礼法规则，而实行三门寂静、恭敬、尊重之道。

（2）自由恶态

自由恶态表现在，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一切都是自由的。身体想做什么，语言想说什么，态度想表现什么，想采取什么样的做法，都是无所约束的。像这样否定因果律，不见善恶苦乐的报应法则。

（二）以理破除非理

接下来要依据天理法则来破除非理，这又有两个方面：

1. 观察无有自我

所谓观察无有自我，就是发现由众因缘所现的五蕴这个法上，根本没有常、一的“我”。整个世界的各种显现，都是由因缘和合无欺现出来的空幻的法，根本没有一个有自性的“我”。

2. 观察唯有天理

再者，这唯一是按照天理法则在运行的，这就是法尔规律，丝毫不会紊乱地运行。这时候就要观察自己的做法，是不是真正地利益了自己。所谓的天理或者伦理，就是所有世出世间圣人指示的真理。无论世间人天的善道，还是出世

间的三乘法道，无一不是在开示这样的缘起法则，都表明要尊师重道，要尊重具德者。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里面有善恶报应的规律。放到依师上来说，如果是圆具德相的上师，他是真佛再来，是一种无上功德和恩德的体性，那么自己对他起一点恭敬的心，将会修积多劫的资粮；起一点不敬的行为，也会损掉无量的福德。

发现了这个极大的报应法则后才知道：原来我心中的平等魔是反伦理的，我心中的自由魔是反业果的，这两大邪魔实际是在极大地加害我！因为造集了这么多违理的行为，不断地在折损我的无量福德，遮止了与师长相应的善道，得不到利益，反而滋长魔心，把我推向恶趣深渊。由此才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魔障，必须消除。

像这样，认识了两大邪魔，以及通过抉择发生了正确的认识，从而清除了内心的障碍，接下来要信守依师礼法的正道。

二、信守正道

（一）礼法之精神

礼法的精神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礼记》里讲的“勿不敬”，用两个字来说就是“敬”和“畏”。怎样有敬有畏呢？就是知尊卑而有敬，明天理而有畏。

首先要认识师尊是无上功德与恩德的体性，对此发生定解，以此作为一切礼法的根本。同时，如何严谨地取舍呢？这就在于有因果正见，总的知道祸福在一念之间，起心动念、动身出语无不是业，无不有很大的利害关系，特别是上师这种大境田，他有能发动起大业力的功能。这样就心存敬畏，三门持守远离恶态的寂静之行，这就是守持礼法。

（二）礼法之细行

1. 身敬畏之细行

首先要发生伦理和因果律的定解，要知道尊和卑在缘起上有它的定向。师尊是无上应尊重的境，假使我在缘起的法则上违了天理，那我就会受大折损，遭大报应，因此就会产生敬畏之心。

比如，师尊起身的时候，如果我还坐着，那就是我处于尊位，这个会严重折损福报的，因此不能坐着，要立即起身。或者，师尊坐着的时候应当问安；上师需要什么日用品的时候，应当观察时宜而作敬献。

又比如在行走的时候，应当清扫道路，洒水清洁等等，自己随侍而行，这样守弟子的恭敬谦下之道，就能得无量福。如果逆伦背理来行的话，那就会折损无量福。比如，如果走在上师前面，那就是处在前位，背向上师，这个非常损福德；如果走在上师的正后面，那脚会踩踏到师尊的脚印，这个也

是大不敬；如果在上师的右边走，由于右边是行列的首位、是尊位，在右边走就等于凌压师尊，这个是大折福德的。像这样，心里相信这样的祸福法则后，行为上就要谨慎取舍。那应该怎么走呢？我是弟子，应该处在左侧后方，这表示低位。这样随侍而行，怀着恭敬的心态，就会得无量的福德。当然，如果路不好走，怕上师有危险等，请求上师开许后，也可以走在上师前面，这样也无有违背。

其余细行状态都可以依此类推。比如，对于师尊的衣服、坐位、乘骑、车辆等等，不能有踩踏、跨过、受用等的行为，不然就要折无量福德。另外，不能在上师身边吐痰、擤鼻涕，不能去测量上师的身高等等；也不能很猛地敲上师的门，用力拉门推门等，要轻轻地缓缓地敲门、开门和关门等。

2. 语敬畏之细行

不能去评价上师身语的状态，不能说上师相貌不庄严，语言不善表达，言辞不文雅等，像这样对于无上的境田，不能够放肆说话。再者，不能说假话；也不能说无关的绮语；也不能随随便便说一些戏谑玩笑的话。

3. 态度敬畏之细行

在上师的身边，不可以现轻薄相、烦恼相。比如，不能以一种妩媚的姿态走到上师跟前；不能有各种轻薄的姿

态、表情、眼神；也不能在上师身边愁眉苦脸的，皱着眉头，随意地显露喜怒姿色，或者脸色阴沉，瞪着眼看，或者显现怒相，随意拍巴掌等。又比如，不观察随随便便做动作，伸手伸脚，手指随便抓来抓去；或者写给上师的字条上，字很难看，歪歪扭扭，乱写一通。诸如此类都是不敬的相，都是大损福德的因素。

以上列举了各种身语意的恶态，在因果律上都成了折损福德的业行。《殊胜功德庄严经》里讲到了四种魔业，第一个就是不敬师长。总的来说，就连在世间的国王、长官面前，都需要小心地承事，何况具德上师，自己需要以他的摄护才能得到解脱和一切种智的道果，那更应当断除心无敬畏、肆意而为的状况，不能像在普通人面前那样无所谓地看待。这样断除邪心邪行后，以语尊重、身谦下、心恭敬这样三门寂静的方式来作依止。

如果有人詈骂嗔恚上师，自己不应与其亲密相交。如若自己有力量，能制止他的邪见、辱骂等，就应如是而行；若不能做到，不应与其安心畅谈。本颂云：“詈骂嗔恚上师者，莫作亲密随力止，畅言入恶力尤大，能令三昧耶有过。”

这里开示了依止上师细行威仪的另一方面，就是需要远离影响信心的因素。

虽然自己方面没有大的过失，但如果有人詈骂诽谤上

师，心嗔恨上师，不管他做哪种给予财物、说悦耳语等的行为，都不应和他欢喜亲密。如果自己有力量，比如对方属于一般情况，自己有方法可以契合对方的心，那就善言规劝，消除他不信的状态、误解的状态；如果对方属于特殊情况，是真正的敌人，而自己又有修成诛法的能力，或者虽然没有诛法能力，但是有强力制止的能力，那不管怎样都要强力制止他，让他断掉过失。假使不能做到，也不应该安心舒畅地交谈。原因是：这是具颠倒心者，这是趣入险地的前一步，这是恶趣的向导，如果无所顾忌地畅谈，会受其影响。数数交往熟悉的话，就会有一种尤其大的影响力，把自己带入随魔而转、随罪而转的境地，这样会导致自己的心变掉，生起很多怀疑和不信，即使自己的心没有变掉，也会使得誓言染上过失。

同样，对于上师的眷属及金刚兄弟姐妹也应学亲好的善行。不管相处多久，心都无厌无烦而好相处，犹如腰带；无论临时有什么事情，都放下架子，平易趣入，如同食盐；对方的恶语口角或给予难以承受的负担，都具大忍耐，犹如柱子，应依如此的善行而亲近。颂云：“和睦相处如腰带，平易趣入如食盐，具大忍耐如柱子，亲师眷属与兄弟。”

威仪细行的第三方面，指与上师摄持的一些人如何相处，这是孝道的再发挥。要知道，上师如父母，上师的眷属

和金刚兄弟姐妹如师眷、如兄弟姐妹，这是一家人，如果与上师的眷属、金刚兄弟姐妹相处不好，那就像一家的兄弟姐妹不和睦那样，这样就不孝顺上师的心。因此，做一切行为都要想到：“这是上师的眷属，这是这一家的兄弟姐妹，我不能做不好的事情，不然的话就相违了上师的心，成了非孝顺之道。”这是大的原则。

从这个原则就说出了几方面的威仪细行：第一、与上师的眷属和金刚兄弟姐妹长时间相处，心都没有厌烦，或者不会起贪心、嗔心，不给大家添麻烦，所以非常好相处，就像腰带。第二、不管有什么暂时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架子，心很平易地就能去做、去趣入，这就像食盐，放到哪里都可以很好地融入。第三、不管遇到什么厌烦的事，或者对方做了什么样的邪行，都有大忍耐心，像柱子那样能够承住。

总之，要有这样很贤善的行为，在与上师的眷属、施主、金刚兄弟姐妹们相处的时候，都能不违背师心。这样由贤善的心和行为来亲近上师的眷属和金刚兄弟姐妹们。

思考题

1. 依师过程中有哪些魔障？根源是什么？有什么表现？结合自身观察自己有无这些状况。应如何破除？
2. 依师过程中最重要的心是什么？有哪些威仪细行？
3. 何种因缘会影响对上师的信心？应如何面对？
4. 应如何与上师的眷属及金刚兄弟相处？

戊三、最后学习随学上师心行之道 分四：一、受用功德味；二、同事行；三、修所依；四、顺应行与悖谬行

依师的目的在于得到上师的成就。所谓的心与行就是意乐和行为，或者智慧的心以及出现的三乘律仪。一切佛法摄归于善心和善行之中，依师学道就是要学到上师心的体系中存在的一切闻思修功德，或者说三乘体系的教法证法功德，这是总的目标，也是最后的归结点。

下面分段解释：

己一、受用功德味

第三、学师心与师行

最后学习师心师行。上述依止上师的一切法则已得定解后，譬如依止胜妙池塘的群鹅，不会浑浊池水而闲缓嬉戏，享受食物；蜜蜂飞入花园时，不会损坏花色花香，而是品尝花精后便离开。像这样要认识到，由无厌无疲唯依师教而行，奉持师意，依信心和勤奋为亲因，则大德上师心相续中存在的一切闻思修功德，就能来自相续里，如同从一具量瓶注入于另一具量瓶那般。本颂云：“犹如群鹅依妙池，蜜蜂品尝花精味，长相伴行具稀奇，无疲无厌奉师意，信为亲因尝德味。”

首先，要对于前面讲到的依止上师的法则通盘得到定解，也就是应舍和应取的方面都发生了断定，之后进入实践。

一、譬喻

如何实践呢？用群鹅和蜜蜂来表示。就像有妙花、绿植等覆盖的妙好池塘，群鹅依止它而生活，它们从来不会使池水混浊，而是以闲缓的姿态在这里嬉戏、享用食物。又譬如，蜜蜂飞到花园里，它有一个很好的行为：不会损坏这些妙花的花色花香，而是只吸取花的精华就飞去了。

二、意义

这样的妙池和花园，比喻拥有教证妙法宝库的善知识；群鹅和蜜蜂，比喻具相的弟子；生活在这样的妙池或花园中，表示常时与善知识为伴，依止善知识学法；闲缓嬉戏不损花色花香，是指弟子具德明知取舍，有柔软寂静的威仪，不会由心态和行为鄙恶、粗犷等而造罪业；唯一地受用精华味，表示依师学法奉持师意，来受取上师相续中具有功德妙味。

总体上要认识到，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心态要无疲无厌，凡事都依教奉行，奉持上师之意。自身有信心和勤奋作为近取因，最终上师心相续中的所有闻思修功德，就像一个具量的瓶完全注入于另一个具量的瓶那样，将会在自相续中来临。

所谓“无疲无厌”，指一切应行都以信心和恭敬心去行。比如由身口意三门诚敬而修恭敬，供献外内密诸供品，一切

该做的事都去做；为上师遮止逆缘成办顺缘；凡是所做的事情都作请示；上师的财物受用不随意用，不作损坏，不作糟蹋；没有得上师开许，不摄受上师的眷属和弟子；假使上师的做法显现上好像在佛法或世间方面不合理，自己要想到这是上师有特别的用意和必要，而不说不对等等。就像这样，在承事上师的方面，下至不起一刹那的厌烦心，不管身体出现怎样的劳累也不顾惜，没有疲厌心。凡是上师说什么都是依教奉行，奉持师意。这样修习依师，心里的动机不是求现世名利、地位，而是唯求成佛，为了自相续能得到上师所拥有的教证功德，出于这种目的来行这一切的依止之事。

那么，如何能学到上师的功德或者德行呢？就要靠自己内在有信心和勤奋作为近取因或者亲因。上师的功德转为自身的功德需要因和缘两方面的配合，因就是自己的信心和勤奋，缘就是上师的智慧力。上师本来是成就的大德，他加持力方面的因缘是圆满的，关键在于自心。

那么，要有怎样的一种信心才能全然没有障碍、加持力无余地进来呢？需要有非常大的信心和虔诚。比如说，听到名字、心中忆念、梦中见到，心就变掉了、身体的病也好了等等；至于一见面就转变心境、一摸顶就汗毛竖起，就更不必说了。就像这样，由于自身的信心非常清静，有深度的虔诚，这样的话，上师的灌顶加持没有任何障碍就能全数地入

到自相续里。以这样的猛利信心和虔诚，就可以去领受上师心的体系里的那些精华，上师证悟功德的妙味可以直接入到自己的心上。

这样做的话，不用怀疑，上等者会以满瓶倾注的方式，像一个具量的瓶完全倒入另一个具量瓶那样。所谓的“具量”，就是上师的功德含量、德行容量，“全数入于另一个具量瓶”就是全部入到具德弟子的身上，也就是他的身上会真正现前。像这种上品者，即生会得解脱。

如果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但已经在这样的信心和虔诚的路上不断地修习进步，那也可以在中阴期间，由于自己的信心为近取因而面见上师，得到上师引路。

所以，依止上师的法则总摄要领唯一是信心。正如《入中论》所说，在凡夫位听到空性的时候，内在数数地出现极度的欢喜，由于极度欢喜，禁不住地眼泪涌出、身上汗毛竖起，这种人的心中有圆满成佛的种子，这就是可以开示真如的法器，对他应当指示胜义谛。就像《宝性论》所说，信心是证入实相的最关键因素，换在依止上师上，就是上师直接加被，能够让弟子现见本面，它的关键就是要有深度的信心。

还有一段藏地的公案。仲敦巴格西曾经请问阿底峡尊者：“藏地有很多修行人，但是却没有获得殊胜功德的人，这是什么原因？”阿底峡尊者回答：“大乘功德生多生少，

都是依赖上师才能发起，你们藏地人对于上师只作凡庸想，怎么能生功德呢？”又有一个人对阿底峡尊者大声说：“阿底峡！求窍诀！”阿底峡尊者说：“哈哈！我是有很好的耳根的，所谓的窍诀就是信心！是信心！是信心！”

三、出处

大持明晋美朗巴尊者在《功德藏》里如是开示：就像依止胜妙池塘的鹅群，由柔和的门径不使池塘污浊而受用植物等的精华妙味那样；又像蜜蜂不损坏妙花的花色花香，唯一领取它的精华妙味那样，跟具有妙法宝藏的善知识长时相处为伴，这样依止的时候，对于应取应舍的各种行为都如法而住，这是具有稀奇性的。

也就是，并不像对世间高官做各种恭敬的行为那样，而是由于上师是大德、有智慧力，因此他作为一个无上的助缘，仅仅对他迎送等，也都成了相好庄严的因，所以他是能够发生无量利益的稀奇者。这样认识以后，身口意在做敬奉上师的时候无疲无厌。它的原则唯一是奉持师意，凡是上师说什么都依教奉行。自身以信心作为近取因，可以领取上师心相续中各种精华证悟功德的妙味，由此就会得到即生成就或者中阴得引导等等。

己二、同事行

如是大德上师行持菩萨大行积集巨大福慧资粮时，在这

当中自己若能下至以仅仅微薄的财物受用或者身口劳作，甚至仅以内心献上随喜而作同事之行，则由大德上师的无上发心力获得多少量的善根资粮，自己也将同分获得。从前，有两个人结伴前往卫藏，一个人只有微少的豆粉做路粮，另一人有很多细白糌粑，前者微量的豆粉混入大量糌粑粉中。数日过后，带糌粑的人说：“现在你的豆粉差不多用完了吧，去看看用完没有？”然后两人去看，现在豆粉还没用完。这样看了许多次，豆粉始终未尽。其结果可知，必然是与一切糌粑一道用尽。正如此比喻，他人做某种善根时，自己由财物或身口途径仅参与少许，也将一道获得其善根。特别是充当上师善知识当时的仆人或使者，下至包括洒扫上师住所在内，都是无误的资粮妙道，故应随力精勤而为。本颂云：“趣入之行决定行，大德师积福慧资，其中若作同事行，差使洒扫劳有果，皆是积胜资粮道。”

学上师就是学上师的意乐和行为，具体指共同解脱道和特别大乘道具殊胜方便和般若内涵的加行、正行、结行三部分。如果这三部分不具足，那就不是真实的道，具足就是真实的道。但是，我们暂时难以出现这样的道行，所以，目前要注重与具真实道内涵的上师作同事和合行。

一、意义

所谓“和合”，就是指主助和合。“主”指大德上师，他

在修持菩萨大行积集福慧资粮，像上供下施、修塔建庙、书写读诵、讲经说法等等，这是积集福德资粮，做这一切的时候，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或者入定于甚深实相等等，这是积集智慧资粮。所谓的“助”，就是指协助，自身以身口意财力方面作协助，下至只是供养一点财物、身口做一点劳作、内心很随喜，这些都成为同事之行。

由于因上主助和合在一起，成了一体，来完成一个菩萨大行或积累一分资粮，因此在缘起上，果上自己会得到总体果报的同分。也就是，由大德上师无上的发心力，上师获得多少善根资粮，自己也能得到相当的同分之量。

二、比喻

比如，两个人一起去卫藏，一个人只有少量的豆粉做路粮，一个人有大量的糌粑，这样把微量的豆粉和大量的糌粑和合在一起。这个“和合”的意思就是，凡是糌粑所在之处就会有豆粉，因为它们都是微细颗粒，所以只要充分地混合，就成了糌粑处有豆粉，豆粉处有糌粑。这样的话，一路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去看，只要有糌粑的时候就有豆粉，当糌粑还没吃完的时候，豆粉必然没有吃完，就像这样，乃至糌粑未尽，豆粉就不尽。结果就是，只有糌粑全部用尽了，豆粉才用尽。

三、结说

共通上，凡是由行善的主助和合，就成了像一体一样的作业，因上是一个和合体，果上就能得到它的总体果报的同分。也就是，别人在行善、积资时，自己如果能充当协助方，给予财物的资助，用自己的身口来参与、来协助，诸如此类都能得到相当的同分善根。特别是指，善知识在完成一项菩萨行、积一项资粮的时候，需要有各种的因缘配合，下至自己充当仆人、使者，洒扫上师的住所，都成了无误的资粮妙道。如密续中所说，由承事上师做到圆满而住在大德前，这就是资粮道。所以，应当发出自己的力量来，精勤地积聚这个殊胜资粮。

四、出处

晋美朗巴大祖师说：大乘善知识由于具自利利他内涵的菩提心宝充满心相续，导致他的一切行业无不成为趣入无上菩提的六度大行的体性，所以，他决定行在如是具有殊胜方便和般若内涵的大道上。在这样的大德上师积聚诸如上供下施、建三宝所依、说法利他等的福德资粮，以离相、无耽著印持这一切的智慧资粮等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行不到这样真实的道，但是，如果能够在当中做身、口、意、财的同事之行，比如提供资财、身口做助伴、内心起随喜心，以同分的意乐趣入或者一道共修等等，这些都是同事之行。由此将圆满善根资粮，所以常时当中要认真去做。

再者，下至临时给上师当仆人、当使者，为上师说法等洒扫道路、清扫住房在内，都不是徒劳无益的，而要知道这是具有解脱大果的资粮道，所以与其他事务相比，成了极为殊胜之事。

己三、修所依 分二：一、正说；二、出处

庚一、正说 分三：一、归依积资的所依；二、生起次第的所依；三、圆满次第的所依

辛一、归依积资的所依

一切归依、积资的无上胜田，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特别是上师灌顶、传法等时，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全体悲心与加持，悉皆入于大德上师心中，之后是安住于与一切诸佛无别中了，故其余时间作百献千献，不如此时献一抔食物的福德大。

由于上师的功德等同一切诸佛，恩德胜过一切诸佛，他本是真佛应着我们的因缘化现而来，因缘又切近，所以，在归依和修七支等积资粮方面，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良田了。以上师为所依，能高效积集大资粮。

依上师积资时又有特殊的时候，那就是在上师作灌顶传法等重大佛事时，这时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悲心和神力全体融入于上师心中，这是由于法界体性无别，完全融通，平时百供千供不及此时供一口饭食的福德。

辛二、生起次第的所依

一切依生起次第而观修本尊也是这样，如果认识仅仅是相现为彼彼本尊，体则唯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别无其他，则得速入加持。

修习生起次第速得加持的要诀，就是要了解上师是真佛。修生起次第的所有寂静和忿怒的本尊，相现为本尊，体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没有别的。或者说，一个根本上师的体，为了调伏众生现成某种寂静或忿怒相，就像同一个人有各种所表演的角色那样。

像这样，了知体无别，仅仅现为某种相，也就是与上师体性无别而现成这样的本尊，以此就能速得加持。

辛三、圆满次第的所依

凡相续中得以生起圆满次第的本智，一切皆是唯由虔信上师与上师的加持二种力和合，自相续中才生起上师心续开悟的智慧。

修圆满次第就是要出现现见实相的智慧。也就是，具大恭敬的弟子和具高证量的上师二者和合起来，上师一加持，弟子就现见本性。说一句决定语，凡是相续中生起圆满次第的本智，唯一是由对上师的诚敬和上师的加持，这两个契合起来在心中发生开悟的。

因此，所有生圆次第等胜道的修持，其所修的本体都归

于上师本身，由此一切经典续部都说上师为真佛。

这样就知道，有关生圆二次第道等的所有的修持，所修的体都归于上师一体，所以，一切显经密续都说到上师为真佛。

大乘经教数数开示对于善知识应生起导师想，一切续部中都说视上师为佛本身。如《金刚手灌顶续》中说：秘密主！弟子如何观阿闍黎？回答：如何观佛，就那么观。《虚空广界续》里说，由观上师而观法身，观千部十万本尊身不及他的福德一分。

所以，凡是作法行、讲闻观修、供养布施等等，上师相应法都成为前行之道，所以上师是三世诸佛的体性。

庚二、出处

颂云：“何故归依积资田，修师瑜伽外内二，生圆所修体归此，故经续说师为佛。”

这里开示了上师相应行的合理性。“何故”即问原因，以上安排如此学上师、供上师、观上师、与上师做同事行等等，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呢？一言以蔽之，一切所需的本体都归于修上师。

具体来说，归依、发心、献七支供等时，所有明观资粮田都观成上师心的游戏来修，这是外上师瑜伽。为了能清净相续，观上师于顶上，上师是一切诸佛的自性，这样按内修

即是内上师瑜伽。再者，有观师于心的秘密修、按极密的生起次第修以及观上师之心法界离戏实相的圆满次第修，所有这些所修的本体都归在修上师上，所以，一切大乘经续都开示应作导师想，师是佛本身。

思考题

1. 依师的目的是什么？
2. (1) 学师心师行时有哪些比喻？对应的意义是什么？
(2) 如何能学到上师的德行？
(3) 解释其出处《功德藏》中一颂。
3. 为什么要注重与上师作同事和合行？这么做有什么殊胜利益？
4. (1) 为什么上师是归依积资的殊胜田？
(2) 修生起次第速得加持的要诀是什么？
(3) 相续中如何能生起圆满次第的本智？

己四、顺应行与悖谬行 分二：一、正说；二、出处

庚一、正说 分二：一、此生上师功德传于自心之道；

二、来世得上师引导之道

辛一、此生上师功德传于自心之道 分二：一、顺应行；

二、悖谬行

壬一、顺应行

以此缘故，大德上师其心住于与一切诸佛无别之中，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净所化，其相变化为补特伽罗人身而真正住世的此时，我们应当依照其所说的言教修行，要在由三种承事而成为心心无别上多加努力。

这一段首先是连接，其次要认识两点：顺应无上因缘和修行与上师相应之道。

一、连接

由上面讲述的道理，明白一切所修的本体都可归于上师，上师是真佛体性，而且，在因缘上相对于我们而现身，所以成为最重要的修行所依。

二、顺应无上因缘

要知道，真佛上师为我而现身。也就是，本心住在与一切诸佛无别的境界中，这是功德等同诸佛，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所化，应着殊胜的善缘，在我们面前现出这样的人身，这是指应化的相，从这一分来说是无上因缘。就我们

来说，这是最大的因缘、最殊胜的因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是真佛特别现身而来的，缘非常深。当上师真身住世的时候，我们是能感方，上师是能应方，感力和应力都非常强，所以要顺应这个无上因缘。

三、修行与上师相应之道

如何顺应而行呢？就是按照前面的依止大道，修行与上师相应的因缘。总的是依教奉行，具体是经由三种承事门，目标要致力于达到心心无别。也就是当自己的信心、诚心达到了程度非常深的时候，那么没有一点障碍，上师的加持就直接入心了，以此就会开悟见性，这就是最关键处。

壬二、悖谬行

若非如此，上师真正住世时，没有承事、恭敬、依教奉行等，而当真身不在世时，却绘制影像，说些进行观修的话；或者有说要观修实相后，另寻觅一个甚深之法，不修作使上师心相续的断证功德传于自相续的诚敬和祈祷等，这些是所谓的能修所修悖谬。

所谓的“悖谬”，指能修之因和所修之果相违。这里分两个层次，即一般层次和甚深层次。

一、一般层次

想得到上师的加被而开发功德，这就叫做上师的功德传到自心，其修因是深度的诚敬和祈请等。如果上师在世时，

没有修好诚敬、祈请等，到了上师圆寂不在世的时候，绘制画像，说我要观修上师瑜伽，口里念诵文句；或者有的根本不具有诚敬、祈请等，还夹杂着求现世心、求名、求恭敬，或者只是有口无心地空诵，这样就成了颠倒的修因，或者不具内涵的修因，却希求所求的上师功德摄入自心，这叫做能修之因和所修之果相违，如同南辕北辙。

又可以说，上师圆寂后感力弱，应力也弱。上师在世时没有珍惜无上的因缘，圆寂后再去绘制上师的形相，心里也没有出现到量的信心、诚敬，所以希求很大的果也难以出现。

二、甚深层次

甚深层次就是修实相。修实相有远近两层：远，就是在上师住世的时候，注重如何与师心相应而得以开悟，这个时候非常殷重努力要修三种承事，消除自心与师心之间的障碍，越来越求深度相应，只有这样离了障得，上师加被的时候才能开悟见性，所以这叫远因。进一步，当自己的信心恭敬与上师的加被和合，得以开悟的时候，这就是近因，由这个近因就可以修实相。因为所谓的实相就是上师的真心，上师的真心就是实相，见了上师的心就是见了实相，不是两回事。一旦开悟了，那就可以随时住于实相，这就是修甚深法。

现在不具有信心和诚敬的因素，却另外找一个甚深的法，口里也说我要如此如此修。由于不具因，就像《圆觉经》

所说的，以生灭心欲修圆觉，圆觉也成了轮转。也就是，以分别耽著的状况缘着一个影像，说这是修实相，这就叫能修和所修相违。

辛二、来世得上师引导之道

中阴期间出生面见上师、师尊引路等等，这也仅仅是由自身有无量的诚敬与上师的悲力愿力和合，才得以如是显现，上师并没有直接去那里，所以若自己没有诚敬，无论上师多么好，也不会出现中阴引路。

从来世方面来说，如果想在中阴期间面见上师，得上师指引而来世生到净土，到达很好的具有修道因缘的善趣之处，这样的事件不是空想而能出现的，它是因缘和合的事件。就行者分而言，内因是自己的无量诚敬，助缘是上师的悲力和愿力，两者和合，则自然由自心而现出上师相、上师引导等等。

所谓“弟子心水净，师月自然现”，如果心水不净也无法现前。好比地上有一盆水，天上有一轮满月，当水很清静的时候，自然出现满月的影像，其实月亮没有进到水里来；如果水污秽不净，即使天月在空，也没法显现。

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实际上中阴期间，由于自己有无量的诚敬，这个作为感力，上师有直接入心的加持力，这是由他的悲和愿的力量所来，当这两个会合的时候，行者的心

自然会现出上师的影像、上师给自己作引导等等。这个时候要知道，是行者自己的心清净而感出来的影像，不是真正的上师到了这里，只是上师的加被力加在自心上，和自己心的清净习气和合，就会现成一个人的相，然后也会说人话等等来作引导的。

如果自己没有诚敬，无论上师怎么好，功德等同诸佛，也不可能出现中阴面见上师、上师指路等等。就像释迦佛当年在世，即使见到真佛，也有人因生邪见而堕落，有的人业清净见到殊胜的相，有的人业不清净见到黑炭一样的相。

因此，上师在世的时候致力于相应之道，培养无量的信心和恭敬，有这样的顺应之行。由于具足内因，在中阴的时候，这个内因一起来，上师的悲心和大愿的力量就加在心上，两个和合起来，自己的心会现出一个上师相和上师引导的情形。就好比心清净的时候，梦中会现出上师相等那样，其实上师并没有亲自到自己的梦中，它是一种加持力。真正上师的境界中是没有这些相的，但是并非没有加持的境界，自己的心有这种习气，就会现出一个跟自己的水平相应的影像，这叫“唯心所现”或者“自心自现”。

悖谬行就是无因求果，自己的因不是无量的诚敬，而是一种非常大的超级妄想。所求的果是一个清净相，能修的因也必须是个清净能感的心，然而现在是一个不具能感因的污

浊的心，却希求一个所现的清净相、清净的作用力，这属于无因求果的荒唐之事。

庚二、出处

本颂云：“愚人大多绘制影像观，真身住世都无有承事，说观实相不知上师心，能修所修悖谬诚无义，无诚敬欲中阴见可羞！”

这一颂分颠倒人和颠倒行两方面来认识。

“颠倒人”，指弟子不认识上师的功德和恩德。不必说觉知上师为佛，从功德分上都不认为他是好的善知识，从恩德方面连亲友的饶益之恩也不算。

这样的愚者所行的颠倒行讲了三类：

第一种颠倒行，按照世间人的表面做法，在上师圆寂后，绘画上师的身像，雕塑上师像，冀望于念念修轨，想上师的加持功德传到自身上。这样的人，对于上师住世的真身，没有依靠信心和虔诚以身、语、意、财作侍奉；上师圆寂以后，内在是一种求名声、炫耀、偏执为已有等等的恶劣动机，做一些经营等的外所依。这是意乐和加行不相应，因上往这边走，却希求那边的果，成为悖谬之事。

第二种颠倒行，口里说得很高，要修甚深实相，其实甚深实相就是上师心的秘密。不了解上师之心离散乱修的轨则，却依着一种心投注于实执攀缘的愚修，这就是能修和所

修相违、因果相违。也就是，以世间分别心作为能修，去修办一个离分别心的智慧，所修是远离分别的，能修是有分别的，这个就是因果不相符。像这样成了南辕北辙，怎么样修也是徒劳自苦。

第三种颠倒行，一心盼望能在中阴面见上师，得上师引导。其实，中阴现上师身像是以自己内在的信心和诚敬作为近取因，从自心现出来的，有信心和诚敬感得上师的加持力注入到这里的时候，心上会现出一个上师影像，不是上师真实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内因的信心和诚敬，绝不可能现前上师影像。就好比没有种子只有水土，愚人天天盼望着：“多么希望出现芽，肯定会出现很好的芽！”然而，没有种子怎么会出生苗芽呢？像这样，无因求果、大作幻想是非常荒唐的。

丁二、由特别强调要点门总结开示其道 分三：一、观察方面特别开示以是否具足菩提心为要点，及相遇有缘上师之相；二、依止方面特别开示“您悉知”之信心门；三、随学方面特别开示效仿之道

戊一、观察方面特别开示以是否具足菩提心为要点，及相遇有缘上师之相 分三：一、已依止后不能分别过失，应唯一观功德修信心与清净观；二、一切观察之要点归结在是否具足菩提心上；三、开示具宿缘上师的情形

己一、已依止后不能分别过失，应唯一观功德修信心与清净观

所谓首先应由善巧方便门观察上师，这也是指未请法、请灌顶、结上师徒关系之前应善加观察，如果具足上师的法相则可依止，若不具足则不依止。如若已依止为上师，则必须由见一切所作皆善妙的门径，唯一视为功德，即应学修信心与清净观；若作分别过失等，则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过失。

所谓的首先要善巧观察上师，指的是在没有请法、请灌顶、结上师徒关系之前要善加观察，如果他具足经典续部中所说的上师的各种德相，那就可以依止；相反，如果他不具足上师的德相，那就不能依止。而一旦向他请了法、请了灌顶，在法的伦理上就已经属于师徒关系了，这时候就不要再观察了。而且，已经依止为上师后，就要由观一切所作皆善妙的途径来唯一视为功德，这就是在学修信心和清净观。相反，如果观过失，以及“等”字所摄的由此发生烦恼、三门的恶行，那会导致不可思议的过患，如同教典所说，现生来世遭受诸多不吉祥，或者在恶趣中受大痛苦。

这里再度开示了修信心和修清净观的要点在于唯一视为功德，而视为功德的途径就是见上师所作一切皆善妙，也就是上师的任何心之所想、口之所言、身之所为都是好的。所谓的“清净观”就是视上师为真佛，所有身语意的表现，

都是从佛的智悲所出生的，所以无不清净。无论显现怎样的心的状态，或愤怒，或欢喜，都是佛心的状态；无论说的是柔软语还是粗暴语，都无非是寂静咒或猛咒，都是真言，都是佛语；无论做何种行为，正面的、反面的，无非都是调伏众生的善巧方便，无一不是佛身的妙行，像这样所有都观为功德，这就叫修信心、修清净观。当唯一视为功德的时候，直接就引发信心。当唯一观成善妙，都是智悲力的表现，都是佛本智的游戏时，这样全体就都是清净的境界，没有一点属于世间轮回庸俗的心念、语言和行为，这样就是修清净观。

反面就是见一切所作不是那么好，是有问题的、有烦恼的、有罪恶的。这种就是颠倒的染污观，这是在思惟过失、分别过失，是相反的层面，也是颠倒的层面。也就是，将真佛视为凡夫，然后想这一切身语意的表现都是从内在的我执、烦恼表现出来的，都属于不清净的凡夫境界，由此当然不生信心，出现的是不清净观。接着，就会出现各种不好的心态，没有信心、没有恭敬心，由此发生的身语行为就是造下各种罪业，将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过患。

这是有关佛法伦理大道的心想法则的问题，极其重要。下面再从四个方面具体开示：一、总说伦理大道；二、由父母观念为譬喻引发定解；三、由三宝观念为比喻来认识；四、

正式开示依师心想之道。

一、总说伦理大道

首先要明确，佛法的伦理有它的天然秩序，一旦建立了师徒关系，就各有各的本分。得过灌顶和传法就是建立了师徒的关系，有伦理的法则，各自必须实行应行之事，而不能再是那种伦理上的业果愚状态，随意而行。

心与心的伦理关系是有分界点的，建立关系前还不属于这个范畴，一旦建立了关系就完全属于这个范畴。举例来说，世间男女没有建立夫妻的关系，就没有守夫妇之道的的事情；一旦建立了，整个身心就全部都连在缘起链上，处处有这个关系，处处有利害，就不能不懂伦理之道。要看到这上有是道和非道的差别，也就是，如果按这么走，是符合伦理之道的、符合天理的，那就是顺理的、安乐的；如果按那么走，就是违理的，就是不顺道的、有苦患的。

我们首先要开启慧眼，能够明见到道的正确走法，已经发生了正见后，就唯一按照安乐之道的法则去做，按照有利益的方面去做，按照符合天理、符合良心的方面去做，这样就处处得安乐和利益。

从世间伦理上升到佛法伦理，它的意义要深广得多，各种缘起的量也巨大得多，因果律显得格外威严，这就是这个伦理法则的一种巨大的表现。那么，这里首先一定要开启

慧眼，见到这里有是道和非道的差别，然后唯一按照正道来行才稳当。原因是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前要困难很多，是一个强调自由化、随意叛逆、无天无伦等观念的时代，人们熏染了各种业果愚的邪见，完全与伦理大道不相符。这就像《悲华经》所说，释迦佛前世做宝海梵志的时候，就已经明确预知到这个世界到五浊炽盛时的情形，人心普遍不守孝道、不敬修道者等等，颠倒而为。像这些观念已经深入内心，导致对于真正的天理法则、伦理之道没法信受。

所以，当前以开发智慧为第一要务，为此要通过比喻先作启发，引生定解，再触类旁通，对于佛法伦理上的大法则、大道理引起定解，之后起一个善愿：“我一定要信守此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转移”，这样才安全、才可靠、才无往而不利。

二、由父母观念为譬喻引发定解

比如，由于往昔的业缘，今生已经成了母子关系，这就有它的天伦，“母亲”这个符号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被蔑视，不允许被看成低级，只能唯一行恭敬孝顺之道，不然就违背了天理、大逆不道，会发生无量罪业。缘起就在心想上，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只能想母亲的好，不能想母亲的坏，这就是大道的威严。

举例来说，大舜生长在很不好的家庭里，父亲、后母

和弟弟都对他不好，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对待自己，他都因为天性淳厚而不分别过失，唯一守住自己心上的孝道，只往好的方面想，从善的方面做，结果他成了圣人。如果他分别父亲怎么不好、后母怎么坏、弟弟怎么恶劣，那么他心中只会有一不孝的恶道，只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烦恼和苦恼，一切唯心所现故、心想所生故。他天机好，知道什么是正道，父亲永远是父亲，母亲永远是母亲，弟弟永远是弟弟，他唯一只作清净观，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好的：我要行的就是纯善的孝道，因此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过失，只是处处升华、处处出现纯善的美德和无量的利益。

到这里就应当明确伦理之道的法则：第一、要知道心想的缘起；第二、要认识道的走法——清净观和孝行。这个大法则务必要参透，苦乐功过只在一念上转移，看心往哪边想，这是一定有个伦理之道的，有个天然秩序的，有个心上的天理，是不能违逆的。如果违逆或者叛逆，一切都不会顺利，会出现不可思议的罪业。那么这样就知道，因果律在天伦上的安排就是伦理，此外，自由主义、叛逆主义是背离此真理的，也就导致心一直被沉重的罪缠住、障住，没办法出现真正的自在喜悦和安乐。

借助这个比喻就知道，在伦理大道上，母亲的符号是清净的、是高尚的、是有恩的，永远不能亵渎、不能轻视，

需要顶戴。佛就是这么教导的，这么示现的，他亲自做尊重父母的孝行，而且开示说：就算我们右肩担父、左肩担母，周行整个世界，也无法报父母之恩。

再者，要善加体察“假使想母亲不好、很坏，这个想法当下就是一个罪业”。因为这个心想一起，就做了轻视想，也就是在贬低母亲这个符号、这个崇高的相，当时就会发现一切都反过去了，身上的气一定不会是舒畅的，而且从这里会不断地出现各种问题、各种不顺心之事，心头被沉重的罪业相压住了，没法坦然、安祥、自在或者心安理得。

从这里就要知道，这里是有一个天理的，不是那种业果愚的观念、庸俗自由主义的观念，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的，而是一定有一个因果律，有一个天理，有一个正面转和负面转的道路，正转就得利益，负转就生过患，前者是功，后者是过。

所以这是伦理，既然已经成母子了，那对于母亲这个相，就唯一只能作清净观，观母亲的恩德和功德，心里的正道就是这样的清净观念，不能沾一点点想母亲过失的心，哪怕一根毫毛都要舍掉，行为法则上就是由清净观唯一守孝道。像这样触类旁通，就会对于这个大的伦理法则发生定解，之后信守这样的道路。

三、由三宝观念为比喻来认识

又比如，皈依了三宝就是三宝弟子，从此以佛为师、以法为道、以僧为伴，已经入了这样的伦理缘起圈了，这时候就一定要守清净观之道。

比如，一尊泥塑的佛像，这是一个无上的符号，对于这个佛像永远不能作轻蔑想，永远不能轻视、褻渎，不然就是违背天理，就要判处到地狱中受刑。相反，凡是出现佛像的地方，敬重这无上的符号，将他视为真佛，只起清净想，毕恭毕敬地顶礼、生信心、生清净观，那就发生无量福德、得真佛加持、出生无量利益。这个清净观是大道，心里只是一个真佛想，在这样的观念下作礼拜、供养，就出现无边无际的福德，以此因缘一定会成佛。所以，都是在一念心想上转的，如果想这是不清净的，那就是罪业、过患、堕落；如果想这是清净的，就是功德、利益、升华。

懂得这个天理后，恒时处在清净观中，不去分别这是木头还是金属材料的，而是想这就是真正的佛，就这么简单。先要定解这个天理，其次要信守这个正道，只往美好的方面想，这样时时处处都欢喜无量、福德无量，无比单纯。

对于其他表示法道的经书，表示僧伽的僧相，表示佛心的塔等等，都要先信解这个心想法则，然后唯一修信心和清净观，这样就处处都能得利益和安乐。

四、正式开示依师心想之道

一旦建立了师徒关系，对于上师或者师长这个符号，就永远不能轻视，不能视为过失。因为一起了过失想，就贬低了“上师”这个符号，也就完全颠覆了佛法的伦理之道。一起过失想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病毒，随后会不断地蔓延，心想颠倒、行为颠倒，身上的气脉就错乱了，命运就不好了；从更深远的因果律法则来说，就会被判到恶趣。所以，对于上师，只要起分别过失的心想，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罪恶，这是天理不容的。

正面就是要想到，如果观功德、作真佛想、修信心、修清净观，那就会出现无量的利益。

具体来说，面对师长所有身语意的显现，无论是现正相、反相、顺行相、逆行相，唯一想这是佛的智悲力的体现，是大善巧方便，是大智大悲的行为。听到上师的声音，就想这是佛语、是真言；上师的身体出现任何嬉笑怒骂、种种表情姿态，就想这是寂静佛、是忿怒佛。这个真佛的想不能降下来，这个“上师”的符号不能亵渎、贬低，不能降到凡庸相的层面。那么，我们心中的祸福利害、发生的苦乐功过，就是在这一念上转移的，就是随着自身的心想转移的，所有的是上是下、是大是小、是福是祸、是罪是德，全是随着这个心想的状况来决定的。

所谓清净观，就是看待上师所有的表现唯一是清净境

界，不是惑业苦的染污境界。如果想：“他我执重、烦恼重、非常坏……”，那就是想成轮回里的染污境界了，只要这个心一想，就已经陷入了邪想、邪念当中，是一个颠倒的缘起，会发现什么都不顺了，什么都是颠倒的，都是堕落的。如果作真佛想：“这唯一都是佛的境界，是智慧力的自在游戏”，从这个根本观念上就会发生无量的利益，处处都是得加持的、合乎佛法伦理的，行的是圣贤之道，所以心唯一就是欢喜、自在、纯善、安详，处在得大利益的缘起上。

知道这个天理后就懂得，上师永远是上师，对于“上师”这个符号，永远只想功德，只修信心和清净观，任何时处都不转移，信守这个佛法的天伦大道。

思考题

1. (1) 为何要顺应与上师相应之道？应如何行？

(2) 从一般和甚深两层解释悖谬行。

(3) 如何能在中阴面见上师、得上师指引？

(4) 颠倒人指什么？有哪些颠倒行？

2. (1) 善巧观察上师指什么？已依止为师后应如何做？

否则会怎样？

(2) 修信心和清净观的要点是什么？从四个方面具体思惟此理。

己二、一切观察之要点归结在是否具足菩提心上

观察上师，总的是指需要具足经典续部中所说的诸项功德，特别是指一定要有菩提心的稟性，因此简而言之，可以归在观察是否具有菩提心这一项观察当中。如果具有菩提心的稟性，今后也就会实办弟子今生来世的诸利益，故不会不成利益。他所说的法也都是与大乘之道相系，故无论如何是走得正道的。如果不具有菩提心，往后此师长由于有私欲缠，就不会很好地调伏弟子的稟性，而且不管他的说法像是多么甚深、多么稀有，终归唯一是为了追求此生的世间法而已。因此，由于观察上师的一切要领可归摄在此项中的缘故，如果某人充满菩提心的性情，则无论他的外表等如何也应依止；如果远离菩提心，即使暂时出离厌世、专修行为等现似有多么贤善，也不应依止。

观察上师有总有别。总是指密续经典中所说的，依止哪种上师需要哪种德相，以此作为标准来作观察；别是指一定要具有菩提心的稟性。

总的来说，有关所依止上师的百种观察都归在一个观察里，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菩提心。正如一切大乘道的功德可以摄在二种菩提心中，同样，观察上师也可以摄在“是否具有菩提心的稟性”这一条里。所谓“菩提心的稟性”，就世俗心来讲，就是他已经修证出现菩提心的性格，凡是做什

么，他的第一动机，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或者将一切众生安置在究竟的佛果，或者说愿为一切众生去除无量苦、成办无量乐，这已经成为心的禀性了，无论做什么，就是以此心发起，以此心回向的。他的动机不是在现世名利、来世人天福报，或者只为自求阿罗汉果上，而是唯一一个利他的心，作为他的中心思想，作为他唯一的誓愿。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禀性了，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以这个作为缘起的。

那么，作为弟子依止上师的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想得到利益，想走真实的正道。师是指道者，跟着这位师父，我就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走成佛的大乘道，这是总的依师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在寻找上师的时候，就是看上师是否具有菩提心。

为什么可以归在这一点上呢？这就要从正反面思惟，如果他具足菩提心，从他身上作为助缘的方面，他会发生怎样的意乐和加行，从而实现怎样的成果；如果不具有菩提心，那从他的身上会发出怎样的意乐和加行，从而基本不会实现自己的所愿。

一、正面抉择

如果具有菩提心的禀性，今后也就会实办弟子今生来世的诸利益，故不会不成利益。他所说的法也都是与大乘之道相系，故无论如何是走得上正道的。

如果上师已经成为菩提心的禀性，那就一定会具有利他的意乐和加行。所谓利他的意乐，就是不为自己求现世名利、来世福报，甚至阿罗汉果，而是一心以利他为重，他有誓愿，发誓要给一切众生去办现生和来世的种种利益。以这样真诚无伪的无上善心驱使，一定会真正去办弟子们此生来世的诸种利益。所以，依止这位上师不会不成利益的，这是总的情况。

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层面、各种阶段。以此意乐驱使，做的利他加行主要指说法，而他所说的法，由于动机的驱使，总的都会系属于大乘佛道上。这个“系属”，包括前行、正行、正体、支分都会连到大乘道上，不一定指这个法就是大乘法。比如说怎么做人、怎么退现世心、怎么退来世心的外前行法，修出离心的共道法，这些都要连在大乘道上，作为大乘的前驱基础，或者讲解种种趣入大乘智悲双运之道的妙法，不管怎样都会连到大乘的道上去。

因此，依止这位上师，弟子会走上正道。“走正道”的意思就是，经过他的引导，不是去走实现世间现世名利的道，不是仅仅实现来生人天福报的道，也不是走入小乘只求自解脱的道，而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连到成佛的大乘道上去，总的原则就是会走上正道。

二、反面抉择

如果不具有菩提心，往后此师长由于有私欲缠，就不会很好地调伏弟子的禀性，而且不管他的说法像是多么甚深、多么稀有，终归唯一是为了追求此生的世间法而已。

相反，不具菩提心的方面，也要从利他的意乐、加行和结果三个方面去抉择。

如果这位师长不具世俗菩提心，从意乐来说不是以利他为重的，结果心中被私欲所缠，也就是他并没有通过修心解除掉很重的私欲的缠缚，因此完全卷在私欲里被其所绑。以此驱使，差一点的是只求现世名利，稍好一点会求来世利益，再好一点会求一己解脱，总之不是为弟子办究竟利益为主。

像这样，他不是以利他心为主，就不可能很好地去调伏弟子的禀性。从传法的角度来说，由于心是主要的，正如《三殊胜引导》中所说的那样，等起是关键，缘起是依心走，不是依外相走，所以是否是行大乘道，都归结在无上发心上，如果师长没有一个真诚无伪的菩提心、一个大的愿利众生成佛的心，那所传的法不管是多么高深、多么稀有，上到传即生成佛的大圆满法，由于他的动机只是求现世法，因此他的传法顶多是为了实现此生名利等世间法来作追求而已。

那么，从他的意乐和加行观察就会知道，如果依止这位师长，不会得到多大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

三、认识唯一归结处的大义

因此，由于观察上师的一切要领可归摄在此项中的缘故，如果某人充满菩提心的性情，则无论他的外表等如何也应依止；如果远离菩提心，即使暂时出离厌世、专修行为等现似有多么贤善，也不应依止。

由以上正反面的观察可以知道，一切观察上师的要领就归在观察他是否具有菩提心上。所谓“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一个心造的，一切依止当中发生的助缘作用都是心造的，一位标准的上师的德相就是具有菩提心，由于心善，一切的作用就善，就会有加被力，就会实现很多的利益。所以，如果他的心好，心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不管他外在表现如何，示现什么形象、职业、相貌、谈吐等等，都可以依止。

相反，如果他不足菩提心，或者心不善，那么无论他的外在表现为怎样的厌世出离、一心修法、相好威仪、举止谈吐，各种外在的表现有多好，也不应依止。因为他不具无上心，不能够以这个大心将弟子连到成佛的大乘道上，只是一种外在的包装、表演，或者只是一种表相，这样没有无上心的作用，就不能充当自己成佛的良好助缘，也就不必依止。对于这样的师长，即使长期依止，也得不到多少利益，反而可能会沾染上各种恶心因素、邪道因素等等，甚至会落入恶趣，有这种危险性，所以不应依止他，因为心是根本，

心的作用力是真正的内涵。

己三、开示具宿缘上师的情形 分二：一、圣贤们多守谦道，隐藏自身功德；二、抉择宿生有缘上师是首要的

庚一、圣贤们多守谦道，隐藏自身功德

然而，对于那些自身以隐密方式而住的大德们，我们这些凡夫无论作多少观察，也无法了知；而且又有谄诌为性的骗子，由于善巧伪装的骗术而现似大德。所以，依止自己多生有宿缘关系的上师是主要的。

这一段讲到观察的难度以及依止宿缘上师为主要的道理。

观察的难度体现在正面难以了解，反面容易受骗。所谓的正面，就是指大德们是以隐密方式而存在其自身体系的。也就是，他有怎样的智慧功德、修证的证量等等，超出了我们凡夫的境界，不管我们怎么观察，也无法知道他们不共的功德。好比以蠡测海那样，这么小的一个心量怎么会知道那么大的境界呢？或者说，这么浅的心怎么会知道很深的修证呢？所以，他们的不共功德完全超出了凡人所能认识的范畴，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他们的不共功德，那说明我们已经是很高的地位了。

反面来说，这个末世充满了欺诌性，龙鱼混杂，真伪难辨，许多狡诈成性的欺诌者都善于做表面功夫，也就是很

善巧伪装的骗术，这样就有很多表面显现很像大德的现象，一旦认错就会误了终身。

举一个浅显的世间例子，连世间的人心也是很难了解，如何依止也很难分辨。像世间找对象，自己找的基本都找错了，父母选的反而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眼光更深远，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一般人就是追求表面如何浪漫、如何有情趣，喜欢那一套表面功夫，所以十个里面有九个上当的。又比如，一个人心很好，却一点表面功夫也做不来，另一个人心很坏，但却什么都做得来，这就好比一个演员，什么样的圣贤都可以演，连佛菩萨都可以演，可是他的心非常坏；又有一个纯朴的人，他的心很好，但是他表演不来，这样的话一般人就会搞错。尤其当今时代，很多人都追求表面感觉，人心更加愚痴低下，所以在认识上常常发生错误。

在选择上师方面，遇到真正具德的上师认不出来，遇到假善知识又容易上当，所以，选择自己多生多世已有深厚法缘关系的上师是最主要的，也就是作为首选，或者作为一个主要的选择。这样依止了有宿缘的上师，一方面保证是真的，另一方面保证容易相应，这样依止对了，对于今生来世意义都十分重大！

庚二、抉择宿生有缘上师是首要的 分三：一、哪种师长是宿生有缘上师；二、对有缘上师需不离真佛想；三、

由佛法安分守己之道认识宿缘上师是首位的

辛一、哪种师长是宿生有缘上师

首先，以世间例子作为发端。

在世间我们会发现，与人接触，有有缘和无缘的反应，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就是和人接触的时候，会发现有些非常有缘很相应，感觉心非常地亲，具吸引力，这就是很近的缘。如果心上反应很好，那是善缘；如果无缘，即使天天见面、相处、工作多年，始终感觉心和心很遥远，见面有排斥力，自然就会分开，不会走到一块，就像办公室里的情形，这就是没有多少宿缘。

其实，这都是随业而现的，宿世的因缘是内因，遇缘现起的状况是表现。如果有宿缘，相遇时立即有他的反应，缘很远也有反应，近也有反应，善也有反应，恶也有反应。如同从烟推知有火那样，从当下遇缘的现行反应，可以推出这个宿缘状况。

接着，就到了佛法宿生有缘上师的判别上：

具体来说，仅仅见上师之面，闻上师之音，乃至仅仅闻上师之名，也能动起汗毛竖立的信心，心境骤然改变，有如此反应就证明是自己有宿缘的上师，故不必观察。

那么，什么是有宿缘的上师呢？就是仅仅见其面、听其语、闻其名，就会动起汗毛竖立的信心，以及骤然间发生

心境的转变，这就是有宿缘的上师，这是无需观察的。

虽然没有直接现量见到他内在的功德、整个心的体系，但是可以由果推断其因。就像虽然没有见到火，但看到了烟，它是火的果相，就可以推断必定有火。由现在一个轻微程度的只是最初见面、听到他的声音，或者连见面闻音都没有，只是听到他的名字，就能够一下子动起这样大的信心，连汗毛都竖起来了，或者骤然间心境转变了，有这么深的反应，那当然必定有前因的。前因就是，很多世以来都是师徒，内在有非常深的信心的种子，遇到轻微的缘就很猛地发起来了。而且，由于很深的师徒的因缘，所以只要见一下面，心境马上就转变了，然后加持力就进去了。从这个果上的反应，可以证明这是自己宿生有缘的上师。

比较来说，在今生当中，有的人接触了几十年也不会动起这样的信心，或者打过非常多的交道，怎么样也起不了什么改变；而这个人仅仅是一见面、一闻名，就已经出现这么大的相，就表明有很深的宿缘关系。

对此从唯识习气苏醒的相，或者种现熏生——现行熏种子、种子起现行的这个道理，可以得到定解。由这个反应，就能推知有宿缘，由得加持相可以推知是宿生有缘的上师。

就种现熏生的法理来说，识田里熏的种子是内因，见面、听语、闻名是轻微的缘，种子遇缘必然要起现行，这时

起的是很强的信心，以及心会有改变，这是现行的果相。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个反应，只有这里有这个反应，这就是宿世有佛法上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只这一世，而是无量世过来的，这个反应非常地特别，起了信心，按照习气的原理，一定是以习气力建立起来的。这个习气如何来的呢？宿生是现行熏种子，也就是说，曾经长期依止过这位上师，不断地起信心熏在识田里，所以这一次只要很轻微地见一个面，听一个声音，甚至忆念一个名字，马上就苏醒过来了，也就是那个习气的势力现行了，起了一个同类的信心的相。所以，我们不能分开来看，只认现生这一个片断，其实它是由无量世连续过来的，整个的三世时间之流，无不是在缘起律的支配之下，前前为因，后后为果，现在出现的这个反应是果相，一定由前因而来，而信心是由信心而来的，那么，佛法上的这个信心，就是师徒关系的缘起而来的。

再者，自己的显现会有所改变，这也是以这个缘起有一个增上缘的加持力，使得心变动。这就是宿业所牵而来的，命运安排而来的，这就是有缘的上师，对于这样有缘的上师就不需要观察。为什么无需观察呢？因为多生多世都是师徒关系，各自有誓愿，这一生再接续前缘，就没有什么要观察的了，比如一百世都是师徒，要观察的话，也是一百世以前的事，现在是一百零一世，接着宿缘发展下去就可以了。

下面举出米拉日巴尊者依止玛尔巴大译师这个法缘的实例来说明：

从前，绒顿拉嘎告诉米拉日巴尊者：“你有宿缘的上师是住在南方卓沃隆寺庙的最胜士译经王玛尔巴，你应去他处。”仅仅闻到玛尔巴的名字时，尊者就从心底生起了不共的信心，随即起了此念：纵然有失命因缘，我也要去见上师面，受持上师之心行。去见上师时，玛尔巴佯装耕田者来迎接米拉日巴。道上相见时，虽不识上师，然而此生明显的现相片刻停止，而端端地立着。

这个公案显示了初闻名时、初见面时的非常大的反应。

当米拉日巴尊者听到玛尔巴大译师的身份、名字、地点的时候，马上就从心底深处起了不共的信心和深切的依师的愿心。见面的时候，虽然还不认识上师，但因为已经见了面，两个心有接触的时候，片刻间就停掉了此生的显现，这个就是果上的反应，那当然可以推断，实际是有甚深的宿世的法缘关系。闻名见面只是一个引发缘，内因是非常深的依师的信心和愿心，借这个就醒发过来了。依靠见面这一个因缘，实际上，上师的加被力直接就进去了，所以他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反应。那么从这里就可以证明，是宿生有缘的上师。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绒顿拉嘎是大圆满祖师，他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之前米拉日巴尊者依止绒顿上师修大圆满

法，上师说这个法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然而米拉日巴尊者却修而无效。绒顿上师观他的因缘，知道他宿生有缘的上师是玛尔巴。其次，玛尔巴知道米拉日巴要来的时候，老早就清楚这是宿生有缘的弟子，所以前来迎接。这些就表明，我们学佛不是一生，而是无量世，究竟怎么样才能依止到合适的上师，从而容易相应、容易成就呢？这就要看宿缘，缘占的成分非常大。

通常来看，实际有缘也是最合适的、最相当的、最有利的。由宿缘的牵引，实际上也是要随缘听命，按照因果的安排来依师、来修行的。缘所在就是命运所在，缘很深很重，也就容易相应、容易成功。

辛二、对有缘上师需不离真佛想

总体而言，上师也与自己内心状况的净垢程度以及业力相关联。因此，自己得过法、得过教授的恩师，无论怎样的情形，都需要不离真佛之想。

这里有见地和行持两分：一、见地，从唯识所现的道理认识，这是自心所感、所现，是真佛的化现、天理的安排；二、行持，在这个见地上，行持就是不离真佛想。

在缘起上抉择：现前什么样的上师，原因不在外面而在里面，是唯一由内因唯心所现、唯业所感，不是某尊佛现化身，真的走到某人面前，实际上唯一是自然天理，就看待

所化的心想是否清净，心清净则感得殊胜相，心不清净则感得一般相或下劣相。其次，是随着自身宿业势力而转的，有宿业牵引就现出相应的上师，没有宿业牵引便无法显现，所以内因在自身，这样所遇的凡是得过法恩的上师，都应需要不离真佛想。

再对此作启发：比如莲师有六道化身，人道中也有各类化身，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各种形态，而且每一位具信心者前都有一位相应的化身出来。就总根源来说，都是邬金仁波切，是从法身如来的大悲应众生的心识而感现的，总根源没有高下之别，显现则是千差万别，千处有缘千处现，随类化现无不恰如其分，心大现大身，心小现小身，心胜现胜身，心劣现劣身，心净现净身，心秽现秽身。要知道，不是邬金莲师有这些差别，也不是一个个莲师走到面前来，而是自身的心想清净与否、有何种宿世业力，就自然感现的。

这样的话，对于凡是自己的心所现的这样的师长身、同类身，应当想：这是莲师，这是真佛。换句话说，这是莲师给你安排的，就是应这个心现这样的相，因此需要对他不离真佛之想。

又像无著菩萨修十二年弥勒法，毫无消息，连做一个好梦都没有出现；等到他业清净一些，就见到弥勒本尊显现为一条狗，这不是弥勒菩萨有什么差别，或者现的这条狗有

什么不好，其实这就是弥勒菩萨，因为他的心清净了一点才现这个相；等到他的业真正清净了，就现出一个庄严的化身相。所以，显现的根源在于自心清净与否，在于业清净与否，不是弥勒菩萨有高高低低的各种相，而是同一个真正的弥勒菩萨的慈悲力在加持，遇到业不清净的，他的心前就显不出来，业稍清净，就显一个低劣相，业更清净，则显一个殊胜相，再清净就从现化身转变到现报身，再清净就直接见法身。所以，无论我心前显现何种的相、在何种的情形下，要知道这就是真佛，要这样不离真佛之想。

这样就清楚，现前给自己传法、传教授的大恩上师，无论他显现怎样的情形，都要知道他是真佛的化现，这样那样的显现只是我心所感，其实当下现相的本身就是真佛。所以，任何情形下都不离真佛之想，就是如实的观念；如果作庸俗想、作下劣想，就是颠倒的观念。如果就实相本身信解真实处，就应该作真佛之想，而且任何时处、任何显现都视为善妙，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清净的，这叫“清净观”。

思考题

1. 观察上师的归结点是什么？从正反面抉择为何可以归结于此，由此认识唯一归结处的大义。

2. 为何要依止生生世世的有缘上师？

3. 哪种师长是自己生生世世的有缘上师？如何得知？有何实例？

4. 为何要对宿缘上师不离真佛想？

辛三、由佛法安分守己之道认识宿缘上师是首位的

如果自己无有福缘，则没有遇见贤德上师的缘分，若自己观念不清净，则虽遇真佛，也不能见其为具功德者，以此缘故，由宿业牵引所遇到的受过法恩的上师是非常主要的。

这一段是引导我们在依止师长时要有随缘安分的观念。也就是：

第一、不必作非分妄想，因为如果没有福缘，也不会有值遇胜妙上师的缘分。有些人经常喜欢打妄想：“我要依止那位上师，那个上师更殊胜！”但是要知道，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福德善缘，也不可能依止到更胜妙贤德的上师。

第二、不必盲目贪高，因为如果自己的心不清净，那么即使是真佛来到自己面前，也无法见他是一个具功德者。自身是什么水平，就显什么样的相，只有随着自己的心清静了，才能见得越来越殊胜、越来越微妙，所以关键是修自心。

这样就要知道，由宿世业缘牵引，自己在其面前得过妙法的恩师是极为主要的。也就是，由宿缘的安排，现前遇到了这位上师，这就是业力的安排，自己要懂得随缘、安分。再者，他已经给自己传授了妙法，具有法恩，当然应当依法而行。依着法修行的时候，自己越清静，在依师上面也会显现得越来越殊胜，得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当前由命

运的安排、由业缘的支配遇到了哪位上师，那这位上师就是主要的；在这位上师面前得过法，以此来修心，他就是主要的，所以就因缘观来说，有缘就是主要的。

幻想无益、现实第一

这里要从幻想无益和现实第一两方面开发定解。

首先幻想无益。要知道，任何果都是随相应的因缘感现而来，不会无因而生，也不会因缘偏差而现，所以在值遇上师的情形上，绝不是凭幻想而来的。所谓“幻想”，就是一般人的眼界高，在佛法上也是想“我就要那样最高级别的上师，其他很低的都不算数”，实际上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再者，认为“这样的上师我才要，其他我不要”“现在显现的就很低，根本不是我心之所选”等等。要知道，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凭这样的幻想根本没有任何利益。

比如，我们的心不清净，仅仅幻想“我要依止一位报身佛为上师”，能够实现吗？绝不可能！或者“一定要有一位大祖师，最密切地摄受我作为第一弟子”，这样能出现吗？自己的心不清净，即使遇到真佛，也不见其为具德者，因为不清净的心根本没法感现。再者，只是幻想“我就是要这种上师”，然而如果没有往昔的福缘，那是丝毫也没办法连接、没办法相应的。

所以，现什么样的上师是随着自己的心和宿业来感现

的，这就是真正的本分所在。实际上，现前的上师就是法身佛应着我们的心，为了救度我们而显现这样的同类身，他绝不会有过高、过低等的不恰当的情况。这样就知道，凡是现在由宿缘能遇到的，而且在他面前得受佛法 and 教授的这位上师，就是首要的！

重天命、重缘分、重安分守己

以上重要的指引，其实是普贤上师在教导我们，依师之道上应安分守己。

这个时代业果愚普遍兴盛，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说教，比如说“不愿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个话往往是否定了因果律。其实一切都是由因果律安排的，这是天命，是有缘分的，是有本分的、有见识性的。如果说没有因果律支配，我们心里想怎么样就能实现，这样跨过了因果律说一个心想事成，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真正辨别的话，就知道是个邪见。

尤其现今是网络时代，人们的分别意识极其发达，几乎所有人都变得不甘心。比如，在婚姻上受各种影视、小说的影响，或者时代的追星风潮，少男少女没办法选择一个普通人来成家，她就要那样的白马王子，就要过那样富裕浪漫的生活，但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其次，职业也成了严重的问题，普遍出现不安分、经常跳槽的现象，想要达到人

生的成功、要达到如何的级别，但是几乎也不能实现。

再者，网络空间也给修行人提供了无限的遐想，修行人在依止师长上普遍攀高，随意想象，以为一定是那种最高级别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高僧大德才是我的上师，而对于现在正在自己面前显现、给自己传法的上师，却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德、恩德，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真正能够安分守己、懂得对于凡是自己业缘显现的上师就要不离真佛之想，这样安分守己来行持依师之道、在佛法上成长的人极其罕见，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这里只有透过因果律、天理发生胜解后，再移到依师之道上发生胜解，把这个心降下来，落在现实的地面上，认缘、随缘这样逐步成长，才真正对我们有利益。

比如一个女子找对象，眼界很高，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宿缘也遇不上那种人，自己的条件低、水平差也无法高攀。其实目前有缘的、非常相合的就是第一位的。父母有人生经验，对她作这个智慧的开示，很符合实际，也应当按这样来办；但她由于受了现代文化的熏陶，幻想症极强，怎么也没办法降下来安分守己、随缘生活，这就是障碍所在。

又比如一个世间学生，在常年的读书生涯里会遇到几位老师，其实这也是由业缘所定。如果他想：“隔壁班那个老师好，本班这个老师不行！”这样的话，只是凭幻想，即

使近在身边，也没法实现。实际上，就是要由这位有宿缘的老师来培养自己，一切师生之道是要在这个现实的因缘上发展，其他无论高高低低的哪种情况，如果没有业缘，也没有大的关系，因此一定要知本分。假使他只是凭着妄想来做，我只要那个最好的，看不起这个，而实际上每天就是这个老师在教他，这是现实因缘，他不在这里行持尊师之道、学习之道，那就是不安本分，结果也不会成功，而且别别扭扭，会有很多的障碍和不利。

按照这样的缘起之理就能够认识幻想无益、现实第一，要立身于因缘的本分，安分守道。这样按照真实的依止之道修善心、善行，根本点在学法、修行，逐渐在自身上升华，随之而感现的上师级别也就越来越高。目前的显现处就是现实处，就是在这个现实的土壤里来行道的，此外都了不相关。

这是天命论，但不是庸俗的宿命论。“天命论”，就是由因果律支配、由业缘支配、由唯心所现的法理支配。“不是庸俗的宿命论”，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在自身这个现实的土壤里逐渐这样行持，随着有一分心的清净，就有一分师长显现的清净，随着有一分善缘的积累，就有一分师长教授之道的显现，像这样会逐渐地提升。就好比一个人的修行，假使从一个低级的生命状态时就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养育，逐渐

地他就能面见化身佛，接着就能见到报身佛，最终彻证法身佛，与法身如来无二无别。

因缘的安排就是天命，顺着这样的因缘来行道就是安分守己，这也是有效的、切实的。比如，米拉日巴遇到绒顿上师，其实这是一位大圆满的祖师，但是因为沒有宿缘，他就没有得到什么成就，修大圆满法毫无效验。绒顿上师有法眼，给他选师父，说：“你宿生有缘的上师是玛尔巴译师。”他只是听到上师的名字，马上就出现了大的反应，这就是业缘所在、是首位的，因此他在那里就得到了殊胜成就。又如唐代马祖和石头都是大禅师，禅人来参禅依止马祖，因为不具缘，所以并未开悟，马祖引导他要去依止石头禅师，结果他一到石头那里很快就开悟了，这就是有缘是首位的道理。

总而言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所谓的伦理，这个伦理的法则通了，再移到依师之道上，就会有一通百通的效果。

戊二、依止方面特别开示“您悉知”之信心门

中间依止上师的过程中，应当轻视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依照师教修行，以信心恭敬祈祷，自己的一切所作应及时请示上师，上师如何赐教就如何去做，由“您知我心”的深信门来依止。

中间依止上师的过程中，要做到四项：

一、依教奉行：能吃苦，不管严寒酷暑、饥饿劳累等，

都依照上师的言教奉行。

二、信敬祈祷：平常注重培养信心和恭敬心，多忆念上师的功德增长信心，忆念上师的恩德发生敬重心，由信心和恭敬作为根本，祈祷上师加被自己。

三、汇报遵命：凡有所作所为及时向上师汇报，圣者上师如何赐教，就按那样遵循。

四、大信任心：由“您知我心”的胜解信来依止。比如心里的想法是：“我真正的皈依处是上师，不管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是死，反正上师知我心，我是以上师为依赖的！”有这么一种任何时处不会被夺走的坚定信心，就是一种大信任心。

戊三、随学方面特别开示效仿之道

最后学习师心师行，指的就是对大德上师的一切行为善加观察，之后自己也唯一照着那样去修持。俗话说“一切事情即模仿，由模仿中生善巧。”总体上，修道就是模仿往昔的诸佛菩萨；弟子依止上师，也就是随学上师，所以上师的心与行为如何，要在自身上做出来。以比喻说明，弟子依止上师要像从印模造出佛像那般，印模上有如何的图案，在佛像上都出现，如是上师心相续中有如何的德相，弟子也应与上师相同，至少也一定要有他的同分。

最后落实在学上师上，学上师就是普贤十大愿中“常

随佛学”的现前要点。要认识学什么和如何学两个问题。

首先，学什么？就是要学上师的一切善心善行。善心包括智慧、方便，善行就是指三乘一切行持。

其次，如何学？又有两点：一、善加观察；二、努力效仿。善加观察，是指很好地观察大德上师的一切行为。努力效仿，就是观察认定后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唯一按照那样实行。就像世间谚语所说的，一切事都是模仿，从模仿中出善巧。下面按照总、别、喻三分来说明。

总，指所谓修道就是效仿过去的诸佛菩萨，比如看《本师传》《莲师传》《八大菩萨传》和历代祖师传，修道就是按照那样去做，按照那样发大愿、行大行、开大悟、做大事业。

别，指弟子依止上师，根本的目的就是随学师行，必须在自身上修出上师的德行，这才是依师的落实点。

比喻，就像从印模里造出小佛像那样，印模上面有怎样的图案，全数在小佛像中出现。印模指模范，也就是造佛像者，小佛像指所制造出的佛像。佛法的传承就是要由先觉者带动后觉，使得人人都成佛。因此所谓的依师，就是要以上师佛为模范，造成自身的自性佛全数显发功德，完成与上师功德一样的成就。印模上的图案就是上师的德行，全数在佛像上出现就是通过三步的如理依师，最终在自身上完全呈现上师心的体系中的同样功德，这是最高目的；如果达不到

这样，决定也需要达到他相同的一部分。

因此，若有首先善巧观察上师、中间善巧依止上师、最后善巧学习师心师行，这样的行人无论如何是会行正道的。颂云：“首先善巧观察师，中间善巧依止师，最后善巧学心行，此人必将行正道。”因此，若幸得一位具有一切功德的大德善知识，依止他时应当不顾身体性命，像常啼菩萨依止法涌菩萨、大班智达那若巴依止胜士帝洛巴、米拉日巴尊者依止玛尔巴尊者那样。

总而言之，行者如果在依师的方面有三个善巧：最初善巧观察、中间善巧依止、最后善巧学习的话，不管怎么样，他都会走上真正的正道。也就是，由于上师是具德的真实向导，中间自己又以身、口、意、财如理地依止而相应，最后又效仿上师的德行在自身上修，上师是模范，他是真正具佛法功德者，依师而学当然也就会学好、会走正道、会出现大乘道的功德。

以这个原因，在遇到具有一切功德的真实善知识之后，依止的时候，应当以常啼菩萨依止法涌菩萨、那若巴依止帝洛巴、米拉日巴依止玛尔巴这三大传记为榜样，不顾身体性命而如法依止。

思考题

1. 依止师长时应如何随缘安分守己？
2. 中间依止上师时应如何做？
3. 最后随学上师时要学什么？从总、别、喻三分思惟应如何学。
4. 依师有哪三个善巧？为何说学人有此就会走上正道？

丁三、由传记门开示其道 分二：一、正面传记；二、反面传记

戊一、正面传记 分三：一、常啼菩萨依师传记；二、班钦那若巴依师传记；三、至尊米拉日巴依师传记

己一、常啼菩萨依师传记

常啼菩萨如何依止法涌菩萨呢？

往昔，常啼菩萨寻求般若波罗蜜多妙法，来到一空旷之处，空中有声音说：“善男子，去东方吧！你将会闻到般若波罗蜜多，莫念色身疲劳，莫念昏沉睡眠，莫念寒暑昼夜等，也勿顾视左右，如此行去吧！不久，你将获得般若波罗蜜多经法，闻到说法比丘身上存在的妙法。善男子，彼时汝于谁前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即应于彼生导师想，恭敬妙法，故应随师而行。若见其依止五妙欲功德，也应了知此为菩萨的善巧方便，故不应起不信心。”听闻此语后，他便往诣东方。

常啼菩萨的依师之道，要从他的等起、诚心感应以及如何为法献身这些方面来学习。

首先，他有一个大的诚心寻求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但是不知道方向。当时他很迷茫，不晓得哪里有这样的大法，直接走到一片旷野当中。他的诚心感得空中有声音指示说，你往东方去，会得到般若波罗蜜多妙法，但要有求法的诚心。

这是最大的要点，因为一切都在于心，以诚心就能得真实之法。诚心表现在法重于一切，因此，求法的过程中不要顾念身体的劳累、睡眠、气候的寒热、白天黑夜，不应当心分散在别的地方。像这样以诚心指导而行，自然会有感应，你会得到般若波罗蜜多的精华，会遇到具有此法的善知识。你在谁面前听闻般若波罗蜜多法，为了与法相应，一定要对说法师起真佛想，就像释迦本师直接给你传般若法门那样，而且要敬重这样的大法，一切要随师而行。再者，在见到善知识依止五欲功德的时候，要起清净观，要知道这是菩萨的善巧方便，不要起不信之心，若起不信、不敬，将成为得法的大障碍。

这是当时空中声音对他最重要的开示，诸如诚心求法，对于传法者起本师想，为敬重法而随法而行、随师而行，见说法师的一切行为作清净观，这样就能顺利地与师相应、与法相应，这是大的依止之道。

走不多远，他想：我没有问那声音需走多远，故我尚不知道如何去开示般若波罗蜜多的师长那里。就在彼处，他嚎啕悲哭，暗自心想：“乃至尚未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期间，我应不念辛劳、不念饥渴、不念昏睡、不念昼夜……”之后，他如同死去独子的母亲那样，心无他念，唯一渴望而想：“何时我才能听到般若波罗蜜多？”

得到指示后，他就前往东方。没走多远，他意识到：“我没有问那个声音需要走多远，现在我不晓得该走多远，不知道如何才能前往那位有般若法的师长那里。”

他因为不知道如何前往就在当处嚎啕悲泣。因为法胜过生命，他求法之心非常至诚，就在心里暗暗地下决心：“乃至我没有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之间，我不应该只顾惜辛苦、饥渴、劳累等，因为难而不去求，因为难而放弃，我应该为法舍身！”

他心里这样决定以后，一心向法，就像死了独子的母亲，心只是念着独子，其他冷热不顾、饥渴不知、昼夜不念。像这样没有别的心念，只是一心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听闻到这样殊胜无比的般若度大法？”一心渴望的是得法，这就是他的诚心。

此时，一位如来现身其前，于求法作诸赞叹，告知说：“从此地过五百由旬处，有一名为香积的大城，七宝自性，由五百园苑所围绕，一切功德悉皆圆满。大城中央十字之处，有七宝所成法涌菩萨的妙宫，周围约一由旬，园苑等诸受用甚为圆满。其中法涌菩萨摩诃萨及其眷属，与六万八千女子一同具足五种妙欲功德，随心所欲，嬉戏欢喜，行诸快乐。法涌菩萨三时常为彼处会众演说般若波罗蜜多，你去其座下，将从彼听闻般若波罗蜜多。”

他的精诚所致感得如来现身，如来对于他的求法作种种的赞叹，直接给他指示。

所以，不要怕遇不到指示、得不到善知识、得不到法，关键是内在有对于法的信心恭敬，自然就会对说法师起信心、敬重心，在自己心里把他放得最高、最重，这样的诚心就会感得诸佛现身指示。

当时佛对他说，距离此地多远的地方，有怎样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的情形如何，在这个城市的哪里有善知识的住所，这位善知识的眷属如何、受用如何等等。他三时之中常为眷属宣演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你去他座下就能得到法。这是诸佛应他的因缘，直接给他指示有缘的上师所在。

闻已，心无异念而住，随后即于彼处听到了法涌菩萨开演般若波罗蜜多，现前了众多三摩地门，普遍见到十方世界无量无数诸佛开演般若波罗蜜多。诸佛说法后，于法涌菩萨说赞叹语，随后消失。

由于他一片清净的信心，得诸佛指示的时候没有别的念头，于是在当处随即就听闻到了法涌菩萨宣演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音，而且当即得到加持现前了许多三摩地门，又见到十方世界无量无数的诸佛都在宣演般若波罗蜜多妙法。

可见一切都是唯心造，心是如此地敬重法，对法有信心、有愿力，自然得诸佛加持，而且当下佛力入心的时候，

就听见了法涌菩萨说般若法的声音，得三摩地门，而且开显了极广大的观境，十方无量诸佛宣说般若度的情景都现在面前，诸佛说法赞叹法涌菩萨之后消失。可见是怎样的心就得怎样的感应、现前怎样的得法的命运。

之后，常啼菩萨对于法涌菩萨生起了欢喜、信心及敬重，他想：“我应如何去拜见法涌菩萨呢？我是个穷人，可供养法涌菩萨的衣、宝、香鬘等供养善知识的资具一无所有，所以我应出卖自身，以所得来供养法涌菩萨摩訶萨。无始劫来，于此轮回曾卖过无量色身，以贪欲为因堕在地狱，无量身体遭受割截，徒然枉费，然而都不是为了如此的妙法而舍身，都不是为了供养如此的圣贤大德而舍身。”想后，他来到集市中心，高声叫卖：“谁买人啊？有谁想买人呀？”然而邪魔波旬对于常啼菩萨为法苦行起嫉妒心，动发魔力，导致谁也没听到他的声音。

由于常啼菩萨的诚心感应，见到了法涌菩萨宣说般若，当即证得了三摩地，而且见到十方无数诸佛宣演般若，又赞叹了法涌菩萨，当时他生起了信心、欢喜和恭敬。这也是由于法涌菩萨是他宿世有缘的上师，又听到了他的功德，出现了验相，他当然随之出现了信心、欢喜心和恭敬。这就是依师成就的根本因素，就是从这里达成了与师相应、与法相应。

当时他就想：“我现在要去拜见上师求法，应该要作大

供养，但我是个穷人，没有供养上师的资具，我可以卖身，用所得的钱财来供养上师！”他为什么可以舍身呢？他也是衡量了与其以身无意义地造业、享受、堕落，不如以身去供养上师，求得大法。曾经也卖过无数个身体，但是毫无意义；曾经也因为贪生，为了服侍身体、打扮身体、供养身体，造了很多十恶业而堕入地狱，在地狱里也是无数个身遭到割截，但是徒然无义。所以，这样的身体只有用它来求法才是有意义的，用它修法才是有意义的。他知道人身的价值需要用在法上，其他是无意义的。这样一心依法的大意乐促使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到了市场中心，真的要卖自己的身体。

当时，魔王波旬看到他为法苦行而心生嫉妒，以魔力加持，使得市场上的人都听不到他的叫卖声。

他没有得到来买自己的人，就去一处悲泪哭泣。此时，帝释天王想观察常啼菩萨的意乐，就化现为婆罗门子身相，过来说：“我不要人，但要做一次供养，需要人肉、人油、人骨髓，如果你肯卖，可给适当价钱。”常啼菩萨心生欢喜，即以利刃刺穿右手，鲜血涌流，又割光了右腿上的筋肉。正去墙角下剖开骨骼取骨髓时，一位长者之女从楼阁顶层见后，下来对他说：“善男子，你为何对自己作此病痛呢？”常啼菩萨便向她讲述了为供养法涌菩萨而卖身的经过。

他因为找不到人买自己的身体而伤心哭泣。他不是伤

心别的，是伤心没有一份供品来供养善知识，没有一份供品来供养圣法，这是他的悲伤之处。

这个时候，天帝释想观察他的诚心，到底只是做一种虚假的表现还是真正为法而不惜生命，所以他就下来对常啼菩萨说：“我不需要人，但是我作供养需要人肉、人油和人骨髓。”实际帝释天是想看看他真的能舍吗？

常啼菩萨没有什么犹豫的，当即用利刃刺破了右手出血，割光了右腿上的肉，准备到一处墙角下断开骨头取出骨髓，以此换取价钱来作供养。

这个时候，当地有一个长者，家里很有钱，他的女儿在一个楼阁的顶层看到了常啼菩萨的这个情形，马上下来问他：“您为什么做这样伤残自身的行为呢？”

常啼菩萨对她说：“我要求法供养上师，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要卖身。”

由此，她询问道：“你对他这么作大供养，能得到何种功德呢？”

常啼菩萨回答：“他将开演诸菩萨众的善巧方便及般若波罗蜜多，若修学此，可证得一切种智，从而具足众多佛功德法，而且能为一切众生分配法宝。”

长者女便说：“此等功德中为得其中一种，即使舍恒河沙数色身也是可以的，但请你不要对自己作如是伤痛，凡你

供养法涌菩萨所需的资具，我都可给与，而且我也与你结伴去拜见法涌菩萨，我也因为获得彼等功德而生发善根。”

当时，长者之女说：“世人为了保住身体，可以不惜其他的代价，您却为了法可以牺牲身体，到底是想求得什么呢？”

常啼菩萨明知大义，他说，一世的身体是意义小的，但是如果舍身能够换取无上大法，也就是我依此能够与善知识的心相应，能够学到菩萨的方便和般若，就能成佛利生。也就是，从这位大善知识处听闻了大乘般若与方便双运的法，以方便为主因、般若为助缘，可成就佛的色身；以般若为主因、方便为助缘，可成就佛的法身，由此现前如所有智、尽所有智，这就是一切种智，以此消除客尘二障，将会显发自性本有的无量佛功德法，这样就能以无碍的辩才为众生说法，引导众生成佛，使得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殊胜的法宝，因此这有无上的意义。

这个时候，长者女说：“您所说的这种成佛度生的无上大义，其中的任何一项功德，哪怕施舍无数身体也是值得的，但是请您不要这样做，因为您供养善知识的资具我可以提供，所以请不要伤残自身。”

此后天王帝释现自身原形，对常啼菩萨说：“我是天王帝释，为了观察你的意乐而来，你有何需求我可施与。”

“那请施给我佛的无上功德！”

“此非我境界，故无法施与。”

“那么，我的身体恢复完足不必你费力，我可作真实性的加持！”

常啼菩萨说道：“若有诸佛为我作不退转授记之真实性，由我不动增上意乐的真实性及说此诚实之言，愿使我身体恢复如故！”说已，其身唯一如前恢复，天王帝释消失不见。

这时候，帝释天王就下来说：“我实际是要考验你的诚心，你需要什么，可以给你提供！”

常啼菩萨说：“我需要佛的无上功德，其他不需要的！”常啼菩萨一心向道，他有无上道心，所希求的就是成佛。

帝释天说：“这不是我的境界，因此无法给你。”

这时，常啼菩萨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的身体要恢复如初则不需要您辛劳，我可以依真实性而恢复身体。”

什么真实性呢？常啼菩萨说：“如果诸佛给予的成佛不退转授记是真实的，我的不动摇的增上意乐是真实的，我所说的话没有虚诳，那么让我的身体恢复如初！”结果，果然应验！这就是诚心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他有真正的无上道心。所谓不动摇的增上意乐，实际就是指他发起了真实的菩提心。所谓诸佛给予的不退转授记，也就是应这样的因缘的

事实，已经明见到以此心不退转佛道，必然得无上成就。由于这种真实性，身体恢复如初。

之后常啼菩萨和长者女结伴去了她父母家，讲述了此中经历后，拿了众多供养资具，长者女携同五百侍女上了马车，带着父母等众多随从共同前往东方。他们一路驰行来到妙香城时，只见法涌菩萨正在为百千眷属演说妙法。由见此故，常啼菩萨获得如同比丘入定般的安乐，他与五百眷属女众一同下了马车，前往法涌菩萨座下。

之后，他和长者女一起到了她父母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都深受感动，然后给予供养的资具。接着，常啼菩萨、长者女、长者女的父母以及眷属们一同前往东方。

他们一行人千里迢迢来到妙香城，见到善知识法涌菩萨摩訶萨在百千眷属里宣说经法。一见此情景的时候，常啼菩萨以他的信心、恭敬，当即得加持，而现前了比丘入定般的安乐。可见，由上师加持而得到安乐。

其时其处，有法涌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宫殿，七宝所成，红栴檀为饰，珍珠网垂覆其上，有四方处安置四颗如意摩尼宝珠的明灯，四个银香炉内烧燃着黑沉妙香而兴供养。中央有四大宝篋，篋内有以吠琉璃熔液在金纸上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切人天普来供养。问明其因后，常啼菩萨及五百主仆女眷都兴善妙供养，随后来到了为诸眷属说法的法

涌菩萨座下。

他们下了马车，就要到这边来拜见法涌菩萨。这里有法涌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宫殿，它是供养般若大经的。宫殿由七宝元素所成，以红色的栴檀作为严饰。为了供养大法，这里有灯供、香供和金供，灯供就是在四个角上有摩尼宝珠，点起明灯来供养大法；香供就是在白银的香炉里烧着黑沉香而作供养；金供就是在中央四大宝篋里装着在金子上用琉璃汁所写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切天人和人类都来恭敬供养。常啼菩萨等问明原因后，也对这个大法作了供养。

常啼菩萨与五百女眷以彼等供品资具供养了法涌菩萨，长者女及其眷属发起了大菩提心。常啼菩萨请问：“先前所见的诸佛从何处来，去于何处？”为此法涌菩萨演说了《诸佛无来无去品》经法，之后从座起身回到家中，于七年中入一三摩地平等而住。此间，常啼菩萨与五百女眷舍离坐卧二种威仪，唯以行住二种威仪过诸时日，一心想念：法涌菩萨何时能起定说法？

接着，他们来到了法涌菩萨传法的地方，向法涌菩萨献了供养。长者女和眷属都发了无上菩提心。

当时，常啼菩萨向善知识询问：“我在路上的时候有佛现身，那么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当下就现在空中，说完话又消失不见了。”像这样，他问起了佛的色身是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

法涌菩萨因而为他宣说了《诸佛无来无去品》。《般若经》中有这一段的完整讲述。诸佛实际无来无去，好比音乐家弹琴，他的手指、琴弦、心识等的诸缘和合的时候，音声就出现了，然而在手指上没有音声，在琴弦上没有音声，在心识上没有音声，因缘和合当即而现，因缘消散当即消失。消失时，它没有回到手指里，也没回到琴弦上，也没回到心识中，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诸如此类，宣说了许多比喻，使得常啼菩萨领解其义。法涌菩萨说法完毕就回到家宅，七年当中，在一个三摩地中入定安住。

七年期间，常啼菩萨和眷属一直恭候法涌菩萨。他们由于敬法敬师的心，恭敬如一，在这个期间，没有坐着、睡着，而是以行和住两种威仪度过了七年。

如是七年将近之日，常啼菩萨闻诸天语：“再过七天，法涌菩萨就要出定说法了。”之后他与五百女眷一同去法涌菩萨说法之处，一由旬内作诸洒扫。为了压尘不起开始洒水，这时魔王波旬使所有的水都不见了。常啼菩萨刺破身体的一切脉管，以血洒地，由此长者女及五百眷属也刺破各自身体一切脉管，洒血压尘。此时天王帝释加持一切血为天界红旗檀，常啼菩萨及其眷属在彼处安置圆具庄严的狮子大座，法涌菩萨莅临入座，开演了般若波罗蜜多。常啼菩萨由此证得

六百万种三摩地门，面见无量无数诸佛，从此梦中不离见佛。据说现今他住在无尽妙音如来座下。

即将到七年的时候，天人告知：“过七天法涌菩萨就要出定传法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去说法的场所作各种的供养，包括洒扫、陈设狮子座等等。为了压尘需要洒水，这时，魔王波旬干扰使得所有的水都不见了，于是常啼菩萨就刺破自己身体的所有脉管，流出鲜血洒在地上。长者女等眷属也为此感动，她们也纷纷效仿，刺破脉管洒血压尘。然后到传法之处施設善知识的狮子座，作了圆满的布置庄严。

到了这一天，法涌菩萨就出定，莅临传法场所，登上狮子法座。当法涌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大法的时候，常啼菩萨当即证得了六百万种三摩地门，面见无量无数诸佛。可见，他与上师的心相应，就顿得加持、顿证百万三摩地、顿见无量诸佛，也就是单单闻法已经获得了成就。从此，他在梦中也不离见佛，心一直与佛相应。

据说，常啼菩萨现今正在无尽妙音如来的座下。

（更详细的常啼菩萨依师传记可阅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九十八至四百卷）

思考题

1.讲述常啼菩萨依师的传记。

己二、班钦那若巴依师传记

如是，大班智达那若巴依止帝洛巴尊者时，也曾行过无量难行。如前面所说，帝洛巴以乞丐相安住时，那若巴前来拜见，请求摄受。帝洛巴答应了，之后，无论他到哪里都带着那若巴，但一直未说法。

承接前面，那若巴当时是印度一位学行兼优的大班智达，他由本尊的指示前去依止大德帝洛巴。

这里要知道有个前提，那若巴本身是一位大智者，相当精通教理，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非常深广的定解，有大简择慧。但是他有一个困境：所有的思惟都缘着一个影像，所有分别心的观察总是落在生灭心的范畴。如同《圆觉经》所说，以生灭心缘圆觉，圆觉也成流转。又如“分别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般若”，这个“般若”指实相，只要还处在有所缘的状况，就没有现见实相本身。那若巴有大智慧，知道一定要依止一位得道的大祖师，而且明白依止之后的缘起之道，就是要不顾自己的身体、性命去行依止之道，与这位上师相应，得到他的摄持以及恰到好处的加持推动，才有可能现见本性。因为只有离了分别、妄心断的时候，才能现量见本性。所以，他有非常大的抉择的智慧、信心和愿心，要行依止之道。下面讲到的无量的难行他都能以非常大的决断心去行，这都在于他先前就有大的智慧、大简择力和大的愿心。

最初遇到乞丐帝洛巴时，他以慧眼识得这是已得奇特成就的祖师，所以恭敬地请求摄受。实际上，他就是要把这个即生开悟成道的事情拜托给上师，由上师来把握，而他自身则是无所保留、完全开放的，上师说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在于上师有大智慧。

帝洛巴当时当然也知道那若巴的来头和他现前的状况：他是一个大班智达，什么样的教理不精通？什么样的法不会说呢？唯一缺的就是亲证本性，所以帝洛巴不会跟他扯文字戏论，一句话也不说，而是以无量的难行来考验磨炼他。

那么，那若巴是如何经受无量磨炼的呢？下面举四个显著的例子。

一天，帝洛巴带着那若巴到了一座九层楼的顶上，说道：“为依师教照办，有没有能从此楼顶跳下去的？”

那若巴想：这里没有其他人，一定是说给我听的。于是，他从楼顶纵身跳下，一切身分跌撞在地，发生了无量的疼痛与苦楚。

上师来问他：“痛吗？”

他说：“不止是痛，简直成了尸体一样！”

帝洛巴作了加持后，他的身体恢复如初。

有一天，帝洛巴把那若巴带到一座九层楼的楼顶，非常地高，给他出了一个大的考题，直接考验他：有谁能够行尊

奉师命的道从这个楼顶跳下去？那若巴想，那就是自己。由于他已经有大定解，所以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怀疑，就直接从楼顶跳下去了。结果全身重度损伤，当时感受了无量的疼痛和痛苦。然而，上师来一加持就恢复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大神通、大道力的祖师。然后就带着走了，没有任何文字戏论。

这里要明白所修、实修、考验和结果。这里修行的事情，就是唯一奉师教而行，教就是所修，这里就是从高楼跳下去。实修，就是上师怎么说就怎么做，直接毫无怀疑地纵身跳下。考验，就是到底你是爱命还是要奉行上师的教令？结果，他经受住了上师的考验，经历了无数无量的苦痛，但由于他有大定解摄持，明知大义，因此没有任何问题。当然，经过这一次的苦行，那若巴超越了自己很多，也发生了本质上的提升。

又将他带到一处，说道：“那若巴，生火！”火烧好了，上师将许多剖开的细长竹条涂上油放在火上烤，磨成非常锐利的竹刺，说：“依师教照办，这样的苦行也需要行！”随后，将众多竹刺从他的手指甲、脚趾甲间隙插入，结果他全身的一切关节都崩开了，经受了难以忍受的大疼痛苦楚。做完后，上师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几天后回来，取出那些竹刺，从伤口处流出许多血和脓水。帝洛巴又作了加持，将他带走了。

这一次，帝洛巴又出考题。为了做到奉行师命，完成这样的依师之道，一定要这样经受刺身之痛的考验。如果爱惜身体，那是根本没办法承受这样的疼痛，连看也不敢看，但是那若巴有非常坚固的誓愿和道力，因此完全能承受。

这是什么样的大苦楚呢？就是帝洛巴做的是一种超常的事情，他把很多竹子剖开成细细长长的小竹条，上面都涂好油，放在火上烤，磨成非常锐利的竹刺，然后将这些竹刺从那若巴手指甲的空隙、脚趾甲的空隙直接插入进去。由于十指连心，插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生巨大的痛苦，全身所有的关节都崩开来了，那是难以忍受的极大的疼痛苦楚。然后上师就去别的地方了，这样的大苦持续了几天，几天后才回来给他取出竹刺。

这里的所修，就是要在数日之间经受身体穿刺的剧烈之苦。实修，就是这么忍受，心中没有任何的怨尤。考验，就是你到底是爱身还是尊奉师命？这就看自己对于成就者上师的信心。要知道，帝洛巴尊者的这些做法都是超出常情的，而且是完全要让我达到能够加持开悟的助缘。结果，那若巴心甘情愿地经受数日大苦，认为这是殊胜的。经过这次磨炼，他当然又有新的升华和变化。

一天，帝洛巴说：“那若巴，我饿了，你去讨些吃的！”

那若巴于是到了许多农夫吃饭的地方，讨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稀粥献给上师。帝洛巴像是很香甜地吃着，显得十分欢喜。

那若巴想：我以前跟随上师做了那么多事，从未出现这次这样的欢喜，如果再去讨，会不会还得到一些？于是他带着托巴去了。

那些农夫干活去了，剩下的稀粥放在原处。他想：现在在这儿偷点也行！于是拿起便逃。结果被那些农夫看到，他们追赶过来逮住他，将他打得要死。他又受了无量疼痛，无法站起，留在原地躺了几天。上师又来作了加持，之后又带他走了。

这一次出的考题就是去讨饭。他也设法要办成这件事，所以就找到了农夫种田吃饭的地方。这里有饭可讨，他讨到了一碗热腾腾的稀粥奉献给上师，上师吃得很满意很香，显得十分欢喜。

这次的所修是讨饭；实修就是想方设法讨到饭；考验就是到底你这个大学者是顾及体面还是要尊奉师命？结果他放下身价，以承事上师的大意乐，设法办成了这件事。经过这样的考验，他又有了提升。

那若巴深知所谓的依止上师的加行，实际就是修上师欢喜之事，他有一个孝子之心，见上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喜，

心想：既然上师欢喜，那我还可以再去讨一点给上师吃！那么，出于这么一种真诚的孝心，自然就去做了。结果他偷粥被发现后，被人打得快要死掉，只能几天都躺在那里，受无量疼痛之苦。

这次是他自己的行为，这也在于他的见解和誓愿。他认为要行持依师之道，这是比身体性命更重要的事情。当受苦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嗔心、怨尤，而是非常甘心承受，这就是他对于依师之道的简择和定解所致。

上师来了作个加持，就又带着走了。一切都是不言之教，没有语言戏论。

一天，帝洛巴又说：“那若巴，我需要很多财物，你去偷吧！”他就到了一户富人家行窃，结果被人察觉逮住，将他打得快要死了。几天后，上师来到他面前，问道：“痛吗？”他如前回答。上师作了加持，又带他走了。

第四个例子，所修就是偷盗；实修就是实际偷富人的财物；考验就是到底是执著善恶还是尊奉师命而行？结果被发觉后，打得要死，亲身经历这种苦、磨难，心甘情愿。这样在那若巴的心性上又有新的超越、新的状况。

这样的大难行共行过十二次，还有十二次小难行，在一个身体上共行过二十四种难行。如是一切难行圆满后，一天，帝洛巴说：“那若巴，你去打水，我在这里生火。”

那若巴提水回来，帝洛巴烧好了火，站起身来，左手抓住那若巴的喉脉说：“那若巴，抬起头来！”说罢，右手拿起鞋子，以鞋猛击他的额部，那若巴骤然昏黑而倒地。苏醒之时，那若巴的相续中已生起了上师心续的一切功德，师徒二人成了心意无别。

这样经过了十二次大苦行、十二次小苦行，也就是，经过二十四次实行遵命之道，反反复复经过了考验，得到了提升，这样的依师修心的加行算是修到量了。就像一个器皿，经过不断地锤打，不断地磨炼，已经柔软到合适的程度，这时法器就成熟了。

这时候，帝洛巴观察因缘，感觉已经到火候了，就叫他去打水。等他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也就是事先根本没有预想设计，帝洛巴身手很快，一下子用手抓住他的喉脉，用鞋子重击他的头部，他就这样昏死过去了。劫后重生，顿然开悟，所谓的心意无别，就是你如是我如是，如是如是。

这里要看到，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地磨炼、烈火中的锤炼，全数就是一种反着我执而行，这样来打磨习气，到了他信心完全纯净的那个时候，就可以用一种毒辣的手段，让他一次性在妄心断时现见本性。

就这样，大智者那若巴行过二十四度苦行，实际上由

于这些都是上师的言教，所以成了净障的妙方便。虽然相上看来唯是性质无意义的徒劳，没有一个会认为是正法，上师也未说过一句法，弟子也未修持过一次顶礼等法，然而因值遇成就的上师后，不顾此苦而奉行上师之教，结果以离障碍清净之力而开悟了。因此，比依师教奉行更殊胜的法的修持是再没有别的了，越是能依教奉行，得到的利益就越大！

这里学人要能区分表相和本质，当然前提是要依止一位圆具功德的得道的上师。所谓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上师能观机、有大方便，由此遵命而行都是消除障碍的殊胜方便，效果来得非常迅速。像这里帝洛巴直接针对弟子的要害处开刀：凡人的执著很重，无非就是爱命、爱身、爱名、执著善恶分别等等，他就直接与这些深重的执著相违而行，这些都是真正的考验。而那若巴是一个大丈夫，他在现前当下能通身放下自己，尊奉师命，所以行一次就进步一次，这样不断地以一种非常快速有效的方式消除掉障碍，接近到开悟的临界点。

这些在浅薄者常识的眼光看来，会认为：哦！这些纯粹是没有意义地让人吃苦、让人劳累，甚至认为这些是非常残暴的行为，叫人自杀、自残、自作罪恶。就像这样，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像样的、庄严的修法之相，上师没有一句可说，

弟子也没有一拜所修；但是由于遇到了大成就的上师，弟子能够不顾自己的身心性命，一切都尊奉师命，因此结果就非常地快速有效。

在经过高强度的磨炼之后，弟子的信心和恭敬都非常地纯洁，这就像镜子磨得差不多的时候，上师把握时机，一次手段就可以让弟子开悟。所以，这不但是大法，而且没有比这更超胜的殊胜修持了。对于上师的教言越是能够依教奉行，所得到的利益就越大！

像这样，稍微违背师教的过失也格外重。

有一次，帝洛巴说：“那若巴，你不要担任布扎玛希拉寺庙的护门班智达！”

后来那若巴去印度中部时，遇到布扎玛希拉寺的护门班智达圆寂，无有他人能与外道辩论，便请求他：“需要您做北门的护门班智达！”为此，他做了北门的护门班智达。

一次与外道辩论，多日还不能辩胜，为此他就祈祷上师。一日帝洛巴圆睁双目来临了，那若巴说：“您悲心太弱，此前怎么不降临呢！”

帝洛巴说：“我没说过你不要做北门班智达吗？现在你将我观于头顶，以契克印指着外道去作辩论吧！”

他如师教而行，结果得胜，折伏了外道的一切谬论。

这里要看到，帝洛巴是得大成就的上师，他所说的话语都有很深的密意和必要。

他对弟子那若巴说，以后不要去做布扎玛希拉寺的护门班智达。这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而是以神通现量照见弟子未来的若干大事，在重要关头该如何处理才有利益，所以事先赐予预言，对弟子做了大的关心和负责。成道的上师有这种能力，比如五祖弘忍大师在送六祖惠能时，做了一些重大的嘱咐，就是考虑到他在那些关键时候应该怎样取舍，为此而做了重大行动方向的指示。这里帝洛巴法眼圆明，现量照见得失利害，这种对未来事的指示与对现前事的指示是一样准确的。

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弟子那若巴没有遵循上师的教命，这就是违背了师命，没有顺从上师的慈悲指示，失坏了弟子依师的原则，所以有大过失。再者，这样违背上师，就造成了与上师的心不相应，致使那若巴祈祷感应的速度缓慢。后来终于感得现身时，上师也是现出双目圆睁的忿怒相，这就表明违背了上师，上师显现上不欢喜了，也是由于违背上师，所以没能辩胜外道。后来他观师于顶，得师力加持，才制伏了外道。这也是由于自己心与上师的心相应，得到上师加被的结果。

思考题

1. 复述那若巴依师的行传。他能做到如此的苦行源于具足哪些弟子德相？

己三、至尊米拉日巴依师传记

米拉日巴尊者也有如此依止南岩玛尔巴上师的事例：

在阿里贡塘地方有一名为米拉希饶嘉参的富人，他有两个子女，长子名叫米拉闻喜，也就是至尊米拉日巴。他们兄妹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结果财产等全部被伯父勇仲嘉参掠夺去了，他们母子三人饮食财产一无所有，倍受艰辛。之后，米拉日巴从后藏的雍敦嘉措和拉吉俄穷处学会了咒术、降雹术，压死了伯父的儿子儿媳等三十五人。因当地人厌恶他们，他又降了三墙板厚的冰雹。

米拉日巴尊者为法不惜生命来依止玛尔巴上师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时，他的祖上来到西藏阿里贡塘地方发家致富，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时，已经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家境很好。父亲名叫米拉希饶嘉参，母亲名为娘查迦坚，父母生有两个孩子，长子就是米拉日巴尊者。

尊者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临终时，把家里的财产托付给伯父、姑姑为首的亲友等保管，交待他们等到米拉日巴成年、能子承父业的时候，再作归还；还特别请伯父、姑姑要照顾他们一家三口。然而，父亲过世就像大树倒了一样，他的伯父、姑姑怀有歹心，这以后所有的财产就被他们掠夺走了，致使米拉日巴母子三人成了一无

所有，还要在伯父、姑姑家做仆人，母子三人的生活过得非常苦，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都很清苦，身体憔悴，地位低下，受了很多苦。

于是，母亲让他去学咒术来惩治仇人，为家里报仇。他遵照母亲的吩咐，去后藏跟随雍敦嘉措和拉吉俄穷学咒术和降雹术。等咒术学成后，他就施咒压死了伯父的儿子和儿媳等三十五个人，和当地人结了仇，导致当地人都想杀掉他们母子。于是，母亲又让他去学降雹术，学成后，他在当地降下了三层墙那么厚的冰雹，把当地的粮食打得颗粒不收。

他追悔以往的这些罪业，生起了修法之心，依照雍敦上师的教敕前往拜见一位大圆满上师绒敦拉嘎求法。上师说：“我这大圆满的妙法，根为自成王、顶为证得王、果为瑜伽王，昼修昼成佛，夜修夜成佛，具福缘者不必观修，仅由听闻即得解脱，属于最上根人的法缘，因此赐给你。”随后赐予他灌顶和窍诀。

他心想：“我最初学咒术，只修了十四天就出现了大验相，学降雹术也只用七天就修成了，现在此法比咒术、降雹术要容易，昼修昼成佛，夜修夜成佛，有福缘者不必观修。我既已遇到此法，也算是有福缘的人。”想后他没有修行，只是睡卧闲坐，结果成了人法分离。

几天过后，上师说：“说你个大罪人确实如此，我对此法也有点夸张，现在我不能引导你，在南岩卓沃隆寺有印度得道者那若巴的亲传弟子圣士译经王玛尔巴，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三地无与伦比，你与他宿生有缘，去他那里吧！”

当时，仅仅听到玛尔巴译师的名字，他内心就生起了说不出的欢喜，身体出现了汗毛翕动的安乐，有泪水涌动的无量虔诚。他心想：何时才能遇到上师，见上师的面？于是立即前往南岩。

米拉日巴造了这些大恶业之后，生起了极大的追悔之心，感觉在轮回里很苦，无论怎么经营也毫无意义。在世间有家庭，产生自他执著，发生爱憎烦恼，完全像火坑一样，整个轮回都是苦的。他心里分得清道和俗的差别、法和非法的差别，感觉人生只有修法有出路，就起了非常迫切的修法之心，达到了昼不思食、夜不思眠的地步。

后来一次机会，雍敦嘉措上师因为自己最好的施主忽然死了，就对轮回产生了厌离心，想去实修正法，于是对米拉日巴说：“要么我去实修，你来摄受弟子，将来我度你；要么你去实修，将来你来度我！”这样，他有了这个机会，就想去修法。雍敦上师也给他引荐了一位了不起的大圆满成就者上师绒敦拉嘎，让他前去求法，他就去了。

来到绒敦拉嘎上师面前，他说：“上师！我是个大罪

人，想要求一个一生解脱的法！”上师说：“我这个大圆满妙法，根为自成王，顶为证得王，果为瑜伽王，超过其他法。它是极速成佛的法，白天修白天成佛，夜晚修夜晚成佛，假如是有福缘的善根人，不必要修，只是听到就能解脱，所以是最上根人的法缘。既然你这么恳切要求大法，那就赐给你吧！”于是就传给了他大圆满灌顶和窍诀。

“根为自成王，顶为证得王，果为瑜伽王”是大圆满密续中的文句，具体涵义暂时不解释。总的这三句讲了大圆满的基、道、果，其中“根为自成王”讲的是大圆满的基，“顶为证得王”讲了大圆满的道，“果为瑜伽王”讲了大圆满的果。

所谓“根为自成王”，大圆满法中讲超越分别心的法性就是心的本性，正如莲师所说，本体空性为法身，自性光明为报身，大悲周遍为化身，三身不二自然圆满本来佛的一切功德，这是自成王。这就是全知麦彭仁波切在《大圆满愿文》中所说的，对于无造作的无为法性，不以造作之道来重新修持，因此愿能现见本来自住的非从因所生的究竟果之义。

所谓“顶为证得王”，要知道，九乘之中下八乘修法都是从分别心开始修，只有顶乘无上大圆满之道，从始至

终都是以见本性的证道智慧来修，无论见修行哪种道，都是见本性的证道智慧在修，因此是证得王。正如《大圆满愿文》所说：分别伺察意中所出的文句就像糠秕一样，这是错乱的道，无论怎么说都是分别之网，因此愿自己的心修持非从教所生的自证甚深窍诀。

所谓“果为瑜伽王”，所有瑜伽中的无上之王，究竟圆满的瑜伽，就是彻底现前自然智慧身最了义的佛果，这是大圆满的果。正如《大圆满愿文》所说：能所二取心的自性是错乱的，无论如何缘取都不是真实性，因此愿成就非从心所生的自然智慧身了义佛。

这时，米拉日巴心想：“我最初学咒术时，修十四天就得到了效验；后来学放雹，只用七天就成功了；现在这个法比咒术、放雹还要容易，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若是有缘的善根人，只需耳闻不必修炼就能解脱。今天能遇到这样的法门，看来我也是个有福缘的人嘛！”这个时候，他起了一个慢心。结果，他也是不去修，每天就躺在那里。这样的话，人是人，法是法，根本不相契合。

当今时代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有些人会认为：“哎哟！这么殊胜的法都遇到了，我如何如何……”就感觉不必修了，这实际是个慢心的状态。要知道，虽然大圆满传

承上师们都是证悟大圆满的了不起的成就者，大圆满法也是无与伦比无上殊胜的法，但从自身方面来说，仅仅遇到大圆满法，并不代表自己有多了不起。像有些人，外前行根本不修，内前行也只是凑个五十万遍的数量，并没有质量，以这个状况想修大圆满、得大圆满成就，那就是痴心妄想，当然不可能修行成就。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大圆满传承上师制定的那样，通过闻思懂得修外内前行的方法后，首先如法地修暇满难得等大圆满的外前行，再以质量为主修皈依、发心等大圆满的内前行。这样如理如法有质有量地修好外内前行后，再修大圆满正行才可能修行成就。

过了几天，绒敦上师过来堪验米拉日巴修得怎么样，结果没有任何成效。上师说：“说你是个大罪人，还真是如此！我对这个法也是有一点过于夸张了，我没法引导你，你前世有缘的上师是南岩卓沃隆寺的大圣译经王玛尔巴，他是天上地上地下三地都无人可比的新密宗成就者，你去依止他吧！”这个时候绒敦上师观了因缘，知道他跟玛尔巴上师宿生有很深的法缘，而且他也赞叹玛尔巴上师是一位真正具德的成就者，就让米拉日巴去依止玛尔巴上师。

由于师徒二人宿世有深厚的缘分，这样只是听到上师

的名字，米拉日巴心上就出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大欢喜心、全身的汗毛都动起来的喜悦，自然就流露出热泪交织的无量虔诚。这用果因来衡量的话，其实就是前世有很深的法缘，从果推因就非常明白。米拉日巴随之就产生这个想法：“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上师啊？”有这么一种迫切地求依止的心，这样他当然一门心思就去南岩找玛尔巴上师去了。

上师父母都有出现殊胜梦相，知道米拉日巴要来。随后玛尔巴佯装耕地者，到隆达路边迎接他。

当米拉日巴要来卓沃隆的前夕，玛尔巴上师父母都出现很多殊胜梦兆。玛尔巴上师在梦中见到班钦那若巴降临，为自己灌顶，赐给自己一个琉璃做的五股金刚杵，稍有一点垢染，和一个盛满甘露的金瓶，说：“用瓶里的水洗尽杵上的尘垢，把杵放在胜利幢顶上，这样可使诸佛欢喜、祖师欢喜、众生欢喜，既可自利又可利他。”说完消失于虚空中。他遵照上师的教敕，用瓶中的水洗涤金刚杵后，放在宝幢顶上，这时金刚杵放大光明，普照一切世间，而且照触六道众生，使他们解脱苦难、得到安乐。一切众生都向玛尔巴尊者和宝幢恭敬顶礼，供养赞颂，诸佛也为这个宝幢开光加持。他在这样的心境中醒来，醒后非常欢喜。

这时，师母达媚玛送茶来了，说道：“大师！昨夜我在梦中，见到据说是由北方邬金刹土来的两个女子，拿着水晶宝塔，宝塔外面有点尘垢，说是那若巴上师吩咐您为宝塔开光，把它放在山顶上。您说‘这个佛塔，班钦那若巴上师早已开光加持了，既然师尊有命，我应当照办奉行。’之后您就用宝瓶的水洗涤宝塔，作了一个盛大的开光仪式，然后放在山顶。此塔大放光明，如日月腾辉，分出许许多多同样的宝塔，充满了山顶。那两个女子就作为守塔的香灯师。这奇异的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玛尔巴观照到两个梦的意思一致，心里欢喜极了，知道自己的宿缘弟子要来了。口里却说：“梦是怪诞无稽之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要去下边路旁耕地，你准备一下吧！”

师母说：“有这么多劳力，您是大上师，如果去耕地，别人要讥笑我们的，请您歇着吧！”

虽然作了劝阻，但上师不听，坚持要自己去，还吩咐说：“给我多拿点酒来！”师母就给他送了一瓶酒去。

上师说：“这只够我自己喝，还要拿点给客人喝！”于是师母又送去一瓶。

上师把酒藏在地上，用帽子盖上，假装成一个耕地的农夫，耕着地而瞭望着，喝着酒而等待着。

当时，他首先遇到上师的儿子达玛多德在放牧，随后继

续前行，在路口遇到正在耕地的玛尔巴。刚一见面，就产生了难以言表的不可思议喜乐，停止了此生的显现，留了片刻。当时他不认识上师，讲了前来拜见玛尔巴上师的原因。上师说：“我将你介绍给玛尔巴，你来帮我耕这块地！”说完，赐给他一瓶酒就走了。米拉日巴将这酒无余饮尽。

再说，米拉日巴到了南岩地方沿路打听，见到有很多放牧的人，就向他们打听玛尔巴上师，那些老人们都说不知道。

他们当中有个可爱的孩子，长得很好，穿著也漂亮，口齿伶俐，披散着黑亮松软的头发，这孩子说：“你说的是我父亲吗？如果是他，那么我告诉你，我的父亲把我们所有的家产变卖，换成黄金，拿到印度去，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很多又细又长的书函。从前，他从没干过地里的活，今天却在耕地呢！”

当时米拉日巴心想：“照理分析像是他，但他是大译师，不可能耕地吧？”

之后又往前走，就在路口见到了假装成耕地农夫的上师，身材魁梧，两眼威光炯炯。虽然不认识上师，但是以这一见面的缘，立即就处在一种无法表述的、不可思议的喜乐之中，顿时此生明显的显现就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米拉日巴回过神来，就问那人：“先

生！此地有一位吉祥那若巴的亲传弟子玛尔巴译师吗？他住在哪里？”

那农夫将米拉日巴全身上下打量了很久，问：“你从哪里来的？想干什么？”

米拉日巴说：“我是后藏拉多造了大罪的人，因听到他的大名，特来拜求大法。”

那人说：“我给你介绍玛尔巴，你替我耕这块地。”说着就从帽子下取出藏在地上的酒给米拉日巴。并说道：“把这块地好好耕一下。”说完就走了。

米拉日巴接过酒，一饮而尽，喝得一滴不剩，然后就开始认真仔细地耕那块地。

耕完地时，上师叫儿子来唤米拉日巴，他们一同到家。

见到上师，他顶礼说：“上师啊！我是尼玛拉多的大罪人，所以身口意都供献上师，衣食法向上师求，求即生成佛！”

上师说：“罪业深重怪不得我，不是我特地让你造罪的，不过你造了什么罪？”米拉日巴详细讲述了缘由。

上师说：“不管怎样，供养身口意很好，但衣、食、法三者不能全给，要么给你衣食，去别处求法，要么传你妙法，到别处寻找衣食，两者做个选择。如果选择传你法，能否即生成佛，还依赖你自己的勤奋！”

米拉日巴说道：“我指望法而来上师跟前，衣食可去别处寻找。”

过了一会儿，达玛多德跑过来喊米拉日巴：“上师说叫你到家里去！”

米拉日巴一听这话欢喜异常，心想：“那位农夫替我引荐的事办到了，我替他耕地也应该耕完。”于是把剩下的那点地耕完了。

这块地做了米拉日巴和玛尔巴上师相遇的顺缘，所以后来这块地就叫做“顺缘地”。

之后，米拉日巴就和上师的儿子达玛多德一起到了家里。米拉日巴进入房间，只见面前地毯上铺着两层厚垫子，加上絮边褥子共三层，上面还放有软靠枕，刚才那个让他耕地的农夫就坐在上面。只见他的脸用油擦得亮亮的，眉间、鼻凹、胡须上沾满了灰尘，没有擦拭，肥大的肚子下垂着。

米拉日巴看了一眼，心想：“这不就是刚才那个人吗？上师在哪里呢？”

上师说：“真的不认识了？玛尔巴就是我，快行礼啊！”

当时他就头面礼足，说道：“上师仁波切！弟子是从尼玛拉多来的大罪人，所以身口意都供养上师，祈请上师赐予衣食法三者，一生成佛的事就拜托上师大悲掌握了！”

上师说：“你造大罪怪不得我，又不是我让你去造罪的。

不过，你究竟造了什么罪？”

米拉日巴就详细汇报了前后经过。

上师说：“不管怎样，供养身口意是很好的。但衣食法不能全给，要么我给你衣食，你到别处去求法，要么我对你传法，你去别处找衣食，两条任你选。如果选由我传法，今生能不能成佛，还要依靠你自己的勤奋！”

米拉日巴说：“我就是指望法而来上师这里的，衣食可以去别处寻找。”因为财法不兼全，上师也是看他到底想要什么，而他是很明确的，经过了多少年世事的坎坷、磨难，心中希求的是法，所以他没有任何怀疑：“我就是要法，衣食自己去找！”

在上师那里住了几天，随后去了南岩沟头沟尾到处乞讨，结果讨到了二十一藏斗青稞。用十四藏斗兑买了一口四角铜锅，六藏斗装入袋子，之后连同铜锅一起背来上师前供养。他将青稞背进上师卧室，放在地上，占满了房间。上师站起来说：“小伙子好大的力气，想用手力压死我们吗？把青稞拿出去！”又用脚踢他：“必须把青稞拿出去！”后来只供养了那口空空的铜锅。

为了求法，需要以身苦行，放得下架子。米拉日巴深明大义，自己去找衣食。在上师那里住了几天后，他到南岩一带的沟头沟尾到处去乞讨。乞讨了很长时间，总共讨

到二十一藏升青稞。他用十四藏升青稞换钱，买了一口四角铜锅，剩下的七藏升装到袋子里，跟铜锅放到一起，背到了上师这里。

当时，他因为徒步走了很多路，而且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回来，到了上师卧室的时候，已经体力不支了，晃晃荡荡地把青稞口袋甩在地上，房子都震动了。

上师正在吃饭，突然站起来说：“小伙子！你好大的力气，你是想用力量震垮房屋压死我们吗？快把青稞拿出来！”这样一顿呵责，又踢了他一脚。

这时，他心想：“暂时必须把东西拿出去，上师现威猛相是应理的。”又想：“我应当懂规矩，要有如理如法的承事和威仪。”唯独这种观念，此外没有起颠倒见。这也是他对上师有胜解恭敬，知道这是得大成就的上师，他的一切示现都有很大的必要，是为了调伏自己，所以他没有起邪见。这种清净观如理作意是相当重要的，由此他做到了弟子本分的恭敬承事和不失威仪。

后来，他就把那口空铜锅供献给上师，并且向上师恭敬礼拜。

上师拿着铜锅，合眼眯视，住于密意中。随后眼泪滑落说道：“缘起很好！供献给班钦那若巴上师！”于是用手举起而献供。又摇着铜锅的环子，用棍子敲铜锅，让它

发出响声。之后，把它拿进佛堂，在里面装满了供灯用的酥油。

一次，上师说：“我有许多从卫藏来的有信心的弟子遭到雅卓人和浪巴人的殴打，不让顺利前来，干粮和供品都没有保障，所以你在这两处降一次雹！这也是法，会传你窍诀！”

他在那两地降了大冰雹后，又来求窍诀。上师说：“你降了三粒冰雹，就想得到我从印度苦行所得的法吗？如果无论如何想要得法的话，南岩拉卡瓦地方的人殴打我那些来自涅洛若的弟子，对我也十分轻蔑，你向那里放咒，若出了效验，就把大智者那若巴即生成佛的窍诀授与你！”

在那里施咒也出了效果，再度向上师求法。上师冷笑：“嘿嘿！我不顾生命求得的空行口气未散的诸窍诀，必须要作为你造罪业的赏赐品，这是戏谑吗？这是戏谑还有点可以，太可笑了！如果不是我，是别人就杀了你了！现在你自己去赔偿雅卓人的庄稼、使拉卡瓦所有的人复活，能这样，就传你窍诀，不然不要在这里转！”

受到了上师这般呵责，他灰心失望，哭了很久。

那时候，米拉日巴求法心切，好多次都向上师祈求“请给我传法、传窍诀”。

一次，上师说：“我有许多从卫藏来的有信心的弟子，他们经常遭到雅卓人和浪巴人的殴打，不让他们顺利

过来，他们路上吃的干粮和给我的供品都没有保障，你对这两个地方各降一次冰雹，这个也是法，会传给你窍诀！”玛尔巴上师没有在讲堂里传授什么经论，只是让米拉日巴去做降冰雹的事，说这个就是法。既然上师已经传法了，那自己就要修法，于是米拉日巴就按照上师的交待，到这两个地方降了冰雹，回来后向上师求传授窍诀。

上师说：“你只放了两三粒雪蛋，就想得到我在印度饱受辛苦求来的法吗？如果你无论如何要求大法的话，南岩拉卡瓦人殴打我从涅洛若来的弟子们，也欺负我，听说你有很厉害的咒术，你对拉卡瓦人施一施咒术。如果咒术灵验，我既然有班钦那若巴的即生成佛的窍诀，会传授给你的！”这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要施咒杀人。他也是遵命照办了，在当地施放咒术，结果引起拉卡瓦人的内战，很多憎恨上师的人死于刀下。

他回来后，又请上师传成佛的教授。

上师冷笑一声说道：“嘿嘿！我不顾生命危险远赴印度，不惜钱财，供养黄金所求来的空行的热气还没有散失的那些窍诀，你要求作为你造大罪的赏赐，就算是说着玩，也觉得过分，实在好笑！幸亏是我，要是别人早把你杀了！现在你去赔偿雅卓人的庄稼、救活死去的拉卡瓦人，能做到的话，就传给你窍诀，不然就不要在这里转悠！”说后，就挥手打

了他。

受到这样的大波折，他感觉完全没希望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哭了很长时间。他哭的就是这一生竟然得不到法，那这个人身还有什么意义？他非常地伤心。

翌晨，上师亲自来说：“昨晚我对你争辩太多，不要不高兴，慢慢来，不要急躁，会传你窍诀。你是个肯干的人，帮我儿子达玛多德建一座碉楼，竣工之后，窍诀也给你，衣食也给你。”

米拉日巴说：“期间若我未得到法而死去怎么办呢？”

上师说：“我保证你这期间不会死，没有太夸张法效，你既是个极有毅力的人，若能修习我的窍诀，可以看看即生能不能成佛！”

作了这样的谆谆教诲后，依次让米拉日巴在东山建一座圆形碉楼、在西山建一座半圆形碉楼、在北山建一座三角形碉楼。所有的碉楼仅建起一半时，上师就来呵责，让他拆毁，之后将土石运回原处。来来回回搬石运土，米拉日巴后背磨烂，生了一个疮，他想：如果给上师看，只有受呵责；给师母看，又成了在夸功。想后，没有给他们看而暗自哭泣。

第二天早晨，上师来到米拉日巴这里，说：“昨晚我对你责备太多，你不要不高兴，慢慢来，我会传法给你，不要着急。你是一个勤于工作的人，帮忙修一座碉房给我

儿子达玛多德，完工后会传法给你，衣食也由我供给。”这里是正面用理由破掉弟子非分妄求的心：不要不欢喜，慢慢来，要有一个培养成熟的过程，到了火候才行，你还需要做更大的承事。

米拉日巴回禀道：“如果这期间我没修到法就死了，那怎么办？”他非常担心没有得到法就死掉了。在经历了世事的磨难后，他对于法看得比生命还重，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修法，心中修到了法、有了法，活着才有意义；如果在这期间死掉了，却没有得到法，那就枉得一世人身。所以他念死无常、一心依法的心非常到量，时时以这个心推动着要尽快求到法、修法。

上师说：“我保证这期间你不会死！我这法没有夸大，既然你有极大的勤奋，如果能修持我的教授，今生能否成佛也是可以看看的，我们的传承有一种与其他派根本不同的奉命加持！”

上师对他这样教诲，他心里欢喜起来，就说：“那么，请吩咐怎样修碉房吧！”

上师想把碉房修在一个险峻的要隘处——那是同宗人发过誓不能修碉房的地方。由于玛尔巴不在发誓者之列，他就想一箭双雕，一来作为在那里修建的计策，二来作为净除米拉日巴罪业的方便，这样就吩咐他在东方山头修筑一个圆

形的碉房。

修到一半时，上师来了，对他说：“我那天没考虑好，这房子全拆掉，土石都运回原处！”他遵命照办，拆掉房子，运土搬石。

上师又到西方一座山头上，装作喝醉了，吩咐他该怎么修。于是他按照上师的吩咐修了一个半圆形的碉房。这个碉房也修了一半，上师又来了，说：“这个也不合适，土石仍然运回原处。”他又如是遵命而行。

之后，上师又到北方山头上，说道：“小伙子！大力！我再不会像那天喝醉酒一样说那种话了，现在在这里修一个很好的碉房吧！”

他说：“上师啊！房子修起来又拆掉，这样做不但我白吃苦，也浪费您的财物，请真正考虑好了再吩咐吧！”

上师说：“现在我既没有醉酒，又是反复考虑过的，需要修一个三角形的密咒宫，你去修吧，再不用拆了。”

于是他又遵命去修一座三角形的房子。

这也是修到大概三分之一时，上师又来说道：“大力！你修的这个碉房是给谁的？谁吩咐你修的？”

他说：“上师！您自己吩咐的，是给公子修的房子，不是吗？”

上师说：“我想不起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我失念了。”

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担心又会出现这种情况，劝上师要好好考虑，您说早考虑好了，而且说现在修的这个不会再拆了。”

上师说：“当时有谁作证？三角形的碉房就像镇魔窟，你是想把我们放在里面施咒术吗？我们没有抢夺你的庄园，也没侵占你父亲的财产，大可不必！如果不是这样，还想求法的话，这种连土地神都不喜欢的东西，快把它拆了吧！这些土石全部运回原处，这样才可以传法，不然就滚！”

当时米拉日巴心里虽然很伤感，但因为想求法的缘故，就遵从上师的意旨，把这个三角形的房屋拆了，土石全都运回原处。

这样来来回回地搬运土石，结果他的背部生了一个疮，他心想：让上师看吧，只会遭到责骂；让师母看吧，又成了在抱怨。这样想后，就没有给他们看，只是自己偷偷地哭泣。

之后，请师母帮忙去求法，师母也请求上师给他传法。

上师对师母说：“你去做些好饮食，带他来这里。”

米拉日巴来后，上师念了归依的传承。传完归依戒后，说：“这些都是共同之法，如果想要不共密法窍诀，必须如此而行……”便简要传授了那若巴的苦行圣传，之后说：“你很难做到吧？”由此，米拉日巴生起了泪水失落的强烈信心，

立下了仅依师教奉行的猛利誓愿。

之后，米拉日巴来到师母面前，恳求她帮自己求法。师母来到上师面前，说：“上师啊！干嘛修这些无意义的房子，尽折磨人，请您发发慈悲，给大力传点法吧！”

上师说：“你去准备点好吃的，领他到我这里来。”

师母做好饮食拿着，带米拉日巴一起到了上师面前。

上师说：“大力！那天我说话没算数，现在不会有那样的荒唐事了，你要法就给传！”于是传给他一个共同的皈依传承和戒律。之后交待说：“这些是共同的法，你如果要学不共密乘的教授，这个要求很高，你必须按照这样做才行……”于是给米拉日巴简单讲述了他自己的上师那若巴苦行求法的传记，并且说：“这是一个殊胜的典范，因为你要求不共密咒窍诀，希望的是即生成就，这要求具有很高的德相，需要与上师高度相应，因此你必须要经过大的苦行磨练，心已经调练到了很贤善虔信的地步，这时候传不共的窍诀就有用，不然不是法器，这么传又有多大的意思呢？”这样讲完之后，有意刺激他说：“这些你恐怕很难做到吧？”

这个时候就触动了米拉日巴的善根，他看到那若巴为了求法是那样不惜身命，谨守尊师之道。这个原因很简单，只有得到上师的加被，才可能开悟见性，所以完全靠上师在旁边的加持力，因此他是任何的苦行都坚定地去行。像这样，

米拉日巴听后，生起了强烈的信心，落下泪来，心想：“以后无论上师说什么，我都遵命照办！”这样在心里暗暗发了誓。

数日过后，上师让他做随侍，带他到一地。当时，到了往东南去的一险隘处，对他说：“你在这里建造一栋灰白色四方形的九层楼，加宝顶共十层。这次不会拆除，建成时传你窍诀，按此修行，之后我会为你备办修行的口粮！”

在打地基时，上师的三个大心子嬉戏滚来一块大石头，他也用来砌地基了。才修好了二层楼，上师过来观看，问道：“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取来的？”

他汇报了缘由，上师说：“我这几位弟子是修生圆次第的瑜伽士，不应做你的奴仆，快取出石头，送至原处！”

他又从楼顶开始拆除，取出那块石头，送回原处。

上师说：“你自己再搬回去，好好放上！”

他又搬来，如前放置，再做修造。修满第七层楼时，腰部生了一个疮。

上师过来对他说：“现在你把剩下的工程放下，在下面修一个有十二根柱子带后殿的走廊。”

他又进行修建。走廊竣工时，尾椎处生了一个疮。

过了几天，上师要米拉日巴陪他出去走走。他们来到同族人所守护的那个要隘处，上师说：“现在你在这里修一个

四方碉楼，灰色的九层楼，加宝顶共十层，这个修好后就不再拆了，而且会传给你修法和口诀，还安置你修道，供给你修道的口粮。”

米拉日巴说：“那么，上师许诺的这些，可以请师母作证吗？”

上师说：“可以可以。”

当时，上师就开始画建筑基础的图形，米拉日巴去请师母来。师母来后，他当着上师和师母的面说道：“过去建房，修三次，拆三次。第一次，上师说没考虑好；第二次，说喝醉了酒；第三次，说‘要么我疯了，要么我失忆了’，我把上师吩咐过的话重新提一下，上师就说有谁作证呢？反而遭到一顿痛骂。这次上师又许诺了这些，所以就请师母作证吧！”

师母说：“我当然可以公正地作证，但上师权力大，任意而为，恐怕难算数的。本来上师修房子，建是没必要地建，拆是无道理地拆。尤其是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所有，是大家立了誓约的地方，是个会引起纠纷的场所，给他说他也不肯听。”

上师说：“你就做委托的证人好了，我也照许诺的办，没委托的引人怀疑的就不要挑起吧，去吧！”

于是，米拉日巴就从四方形碉楼的基础开始修。这时，

绒地的鄂敦秋多、多勒地方的策敦旺额、藏绒的梅敦村波等人来了，他们在嬉戏时合伙滚过来一块大石头，米拉日巴就把它作为基石砌在正门前面。

大概修到有两层楼高时，玛尔巴上师来了，他全面仔细地巡视了一番，忽然用手指着三位大弟子滚过来的那块石头，问道：“大力！这块石头从哪里来的？”

他说：“诸大心子做游戏搬过来的。”

上师说：“哦！他们搬石头，不能代替你建房子，快把这块石头取出来，搬回原地！”这是个大难题，因为要取出这块石头，等于是整个拆掉。

米拉日巴说：“这房子您承诺过不拆的！”

上师说：“是有这话，但我这几个是观修生圆次第瑜伽的大弟子，怎么能做你的奴仆？不是全拆，只是取出这块石头送回原地。”

于是，他从楼顶往下拆，取出石头送回原处。

这时，上师又说：“现在你可以把石头搬过来做墙基了。”

他又遵命，像前面一样搬回石头放好，继续往上修。

这里要知道，米拉日巴为什么能这么做呢？看起来好像这个上师专门找理由给自己制造麻烦，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一种不具器弟子的想法，因为他没有一种信仰，没有一种遵命。而米拉日巴有大善根，完全是信仰力和誓

愿力在起作用。所谓的信仰力，就是他能信解上师是圣人，不是凡夫的那种烦恼、害心，所以不会想有意刁难我；其次，他有大誓愿力，也就是前面上师讲述了那若巴依止上师的传记作了教育，当时他触动了善根，而且非常大的心要效仿那若巴，立了“以后无论上师说什么，我都遵办”的大誓愿力，以这两个善心的力量摄持，所以他的修就是这样的，上师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当中没有什么其他想的。这又是完成了一次依教奉行的修法。

接着修到第七层楼的时候，由于来来回回地搬运土石，他的腰部生了一个疮。

当时，有藏绒地方的梅敦村波来求胜乐金刚灌顶、多勒地方的策敦旺额来求密集金刚灌顶。当他们来时，因为建房事情已办好，所以他希求得灌而坐在灌顶席中。结果只遭到上师的呵责、痛打，从灌顶席中驱逐出去。当时，整个背部都是伤，三个疮口流出脓血、发生疼痛，他就把土器背在前胸，继续修造房子。

那时，有藏绒的梅敦村波来求胜乐金刚的大灌顶，于是师母对米拉日巴说：“这回你无论如何也要受个灌顶！”

他也心想：“我修了这么些碉房，一块石头、一筐土、一桶水和一铲泥也没人帮我搬过，都是自己一个人修的，这次会传给我灌顶吧！”想后就去顶礼，随即坐在接受灌顶的

席位上。

上师说：“大力！你有什么求灌顶的供养？”

他说：“我给上师的公子修了碉房，作了承事，上师也许诺给我传授灌顶和窍诀，所以我是抱着希望想得传授而坐在这里的。”

上师说：“你只修了个巴掌大的小房子，哪能得到我从印度受尽辛苦求来的灌顶和窍诀呢？如果有供养就拿出来，没有的话，就不要坐在甚深密乘的灌顶席上！”说后给了他一记耳光，揪着头发把他从灌顶席位上拉了出去。

他心想：“现在还不如死了好！”整整坐着哭了一个晚上。那个时候有几回他都想要死，因为他有非常强的修道观念，认为世上就只有修法有意义，得个人身没有法，那就只是造罪，不如死了好，所以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修法。现在法是一无所获，而活还得继续干，而且是在身体遭受了大的创伤的情况下还要去干，这个时候是一个大的考验。

这时师母来了，安慰他说：“上师他自己说，从印度取回这些法，就是希望利益一切众生。平时哪怕一条狗来到他面前，他都要为它说法，末后回向来摄受它，不知道为什么对你就如此不关心。不过，你可千万不要生邪见！”

早上，上师自己也来了，吩咐说：“大力！你现在暂时放下修碉房的事，在碉房下面修一个有十二根柱子的走廊，

带一间后殿，等完工后就传你灌顶和教授。”

于是，他又从走廊的基础开始修起。走廊快要完工时，多勒地方的策敦旺额来求密集金刚大灌顶。师母说：“孩子！这回你无论如何也要得个灌顶！”说完给了他一包酥油、一匹氍毹、一口小铜锅作为供礼。奉上供品后，他就坐在灌顶的法席上。

上师又说：“大力！你坐在灌顶法席上，有什么灌顶的供养？”

他说：“有酥油、氍毹、铜锅。”

上师说：“这些东西都是大施主某某等供养给我的财物，拿我的财物做你灌顶的供养，不合适吧？自己要有，就拿来；没有，不许坐在我灌顶的法席上！”说着就站起身来，痛责了他一顿，一脚将他踢出门外。

他心想：“要是能钻到地下就好了！”又想：“这是我施咒害死很多人、放雷打坏很多庄稼的报应吗？还是上师知道我根本没有修法之份呢？或者上师悲心小不肯传授呢？不管怎样，这个没有法的人身只能造罪，留着它有什么用呢？”几回他都想着：“还是自杀吧！自杀吧！”

这时，师母给他送来一份会供品，多方安慰，坐了很久才离开。他没有心思受用那些会供品，哭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

早上上师来了，对他说：“现在你把没完工的走廊和后殿修筑完，一定传给你灌顶和窍诀。”

于是他继续修建，终于把走廊修完了。那时他的尾椎处又长了一个疮，三个疮眼溃烂、渗脓，背部成了一个大伤口。他请师母过目，提醒不要忘记打四方形碉房地基时所作的那些许诺。他想修法的心很切，也求师母帮他请法。

师母仔细看过，也流下眼泪来，说：“我去告诉上师！”

说后就到了上师那里，对他说：“上师仁波切！大力做了那么多的修建，全身都成了伤和裂口，背部长了三个疮，渗脓出血。过去有所谓的驴、马身上长疮，耳有所闻，眼有所见，所谓人体长疮，前所未闻，前所未见。这事如果让别人看到听到，我也难为情，您作为大上师也很丢脸。他也怪可怜的，请给这个儿子传个法吧！当初不是说过修好了房子就传法吗？”

上师说：“是有这么说过，等十层楼修完了就传法，但十层楼在哪儿？”

师母说：“不是十层之外还有修走廊吗？”

上师说：“别多闲扯，十层修完了就传法！另外，真的生疮了吗？”

师母说：“上师反正是强权独裁，随您的便吧！他整个背部都成了疮，没剩一点好的。”师母生气地说后，急忙要

走。

上师说：“那么，叫他上来吧！”

师母去传话后，米拉日巴心想：“是要给我传法了吗？”就到了上师跟前。

上师说：“大力！把疮给我看看！”

他就给上师看。

上师好好看过，说道：“比你这个厉害的，我的尊主那若巴，在他自己身上亲历过十二大苦行、十二小苦行，不同的苦行共二十四种，我自己也是不顾生命、不惜珍财依止那若巴尊主。所以若想求法，就不能抱怨受苦，还是去修没完工的房子吧！”

他想：“上师说得很对！”

上师在他衣服上加上鞍垫，说道：“驴马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要加鞍垫运土石。”鞍垫就是像马鞍那样的背垫，放在背上可以防泥沙落在背上。

他说：“背都是伤，加鞍垫有什么益处？”

上师说：“泥土不会掉进来。”

当时他想：“这是上师的教旨！”于是就把盛土器挂在胸前，继续运土建房。这里要知道，当时米拉日巴背上全部都成了伤，三个地方都是大疮眼，不断地流血渗脓，非常疼，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忍苦要完成依师之道，基

于大信仰力、大誓愿力，背上不能背，就在胸前挂着盛土器，还是带着土去修建房子。可以看到，他是为道舍身，为了依师能够不顾身体、不顾性命要去完成承事。

上师看见后，心想：“上师说什么都遵办的大丈夫，实在稀有啊！”之后自己也暗暗落泪。

又一次，绒地的鄂敦秋多来求喜金刚灌顶，为此师母将私房财产一颗大松耳石给了他，作为灌顶供品。他又坐在灌顶席中，结果仍然赐给一顿痛打、责骂，而未得灌顶。他想：现在肯定不会得法了！于是就漂泊异乡。到了南岩地区，一户人家请他念诵《般若八千颂》。在那里，他看到了常啼菩萨的圣传，以此为缘，他想：为法苦行就需要做到依师教奉行，奉持师意！于是又回来了。

又有一次，绒地的鄂敦秋多和他的眷属带了很多的供养，来求喜金刚大灌顶。

师母对米拉日巴说：“要是上师对你修房子这些承事还嫌不够，只喜欢财物的话，这次可以供养他一件供品，这样一定会得到灌顶的！你把这个东西供养他，你自己先去请求，如果没准许，我再请求。”说着，师母把自己的私房财产，一颗又大又好看、放射着红光的松耳石给了他。

米拉日巴就把这颗松耳石献给上师，禀白说：“这次无论如何请上师赐给我这个灌顶！”说完就坐在灌顶的法席当

中。

上师翻转着松耳石看了一眼，说：“大力！你这个是从哪里得来的？”

米拉日巴说：“是师母赐给我的。”

上师微微笑了一笑，说道：“去喊达媚玛来！”

于是请来了师母。

上师问道：“达媚玛！我们这个松耳石是从哪里得来的？”

师母赶紧向上师磕了很多头，回答说：“这颗松耳石与上师本不相关。这是当初我父母把我嫁给您时，对我说：‘上师的性格很厉害，万一哪一天你们夫妻不和睦要分离时，这个用得上，所以，你私自藏好，不要让人看见！’就给了我这个作为私房财产。但眼下这孩子实在太可怜，我心里不忍，所以赐给了他。上师！请您接受松耳石吧！发大慈悲给大力作灌顶吧！以前多次把他从灌顶法席中赶走，他受了好多伤心失望的苦。现在请鄂巴上师和眷属们也帮我哀求上师准许吧！”说完磕了很多头。

由于上师性格很厉害，鄂巴和眷属们也不敢多说别的请求，只是说：“好的！”就和师母一起向上师顶礼。

上师说：“达媚玛这种做法，让这么好的松耳石差点落入别人之手！”说完，就把松耳石带在脖子上。又说道：“达

媚玛，你不要糊涂！连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松耳石当然就是我的！大力，你自己有财物就献上来，可以灌顶，这个松耳石是我自己的。”

虽然上师这么说，但米拉日巴认为师母凭着供养了松耳石，还会再次请求吧，于是坐着不动。

上师大怒，突然站起来呵责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叫你出去，还不动！”说着就把他按下去一阵毒打，还拿着棒子打。

鄂巴上师过来劝阻。这时米拉日巴害怕极了，正好有个天窗，就立即从天窗跳了出去。

上师心里也过意不去，仍然装着生气的样子。

米拉日巴跳下去后，身体丝毫没有受伤，只是心里太悲伤。正想去寻死的时候，师母流着眼泪走过来说：“大力！不要伤心，没有比你更忠诚、更亲切的弟子了，所以你可以向别的上师求法。我帮你促成拜见的顺缘，提供你修法期间的口粮和求法的供养。”当晚，米拉日巴又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玛尔巴上师派人叫他过去，问道：“昨晚我没给你灌顶，你有没有不高兴？没有生邪见吧？”

米拉日巴说：“没有对上师失去信心，只是在想，这是我自已业障重的报应，都是我自作自受！”说完又哭起来了。

上师说：“你有什么大功劳，要在我面前这么哭诉，赶

紧出去!”

米拉日巴心想：“现在在这里肯定得不到法了，只能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

当时他还在南岩地区，碰到一个老人请他去念《般若八千颂》，说是可以给酬金。他在念经的时候看到常啼菩萨依师的传记，心想：“我们同样贫穷无财，但他为法能舍命献身。人掏了心脏就活不成，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卖心脏求法。相比之下，我为法这点苦行根本不算什么！也许上师会传法给我，即使不传，师母好心答应要帮我介绍其他上师。”这么一想，就产生了回去的勇气，于是又回到了玛尔巴上师这里。

回来后，上师也只是打骂。正当他灰心之时，师母派他去鄂巴上师跟前求法。鄂巴上师传给他窍诀而修行，但因他未得到上师的开许，所以不能生起少许功德。后来，依照上师的吩咐，随侍鄂巴上师回到玛尔巴上师这里。

回来之后，上师对他还是像之前那样打骂，没有别的，所以他处在一种非常失望的境地。正当他感到极其灰心失望的时候，师母达媚玛为他想了一个办法，将他引荐到鄂巴上师那里去求法。

前后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过去班钦那若巴每到初十就会设食子供养的大会供，

所以玛尔巴上师也常作初十会供。这一次初十会供时，师母以一藏升青稞酒作为一份，共煮了三份，分别做成浓的、淡的、中等的三种酒。师母把反复提纯过的头酒让弟子们去敬献给上师，并且不断地给上师斟酒，师母和米拉日巴也反复为上师斟酒；中等酒归其他弟子们喝；师母和米拉日巴喝最淡的酒，师母每次就碰一碰嘴唇而不多喝，米拉日巴也照师母那样做，所以他们两个没喝醉，其他所有的弟子都喝醉了。上师喝的酒很浓烈，劝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上师喝得酩酊大醉，沉沉地睡去了。

这时，师母就从卧室里取出玛尔巴上师的印章、那若巴的身庄严和朱砂宝石的本尊像，把之前写好的一封假装是玛尔巴上师命令的信盖上了印，又用好衣服包裹好佛像，用蜡封上口，交给米拉日巴，对他说：“这些东西，你就说是上师让你托带的，把它们供养给鄂巴大师，向他求法。”就这样，师母让米拉日巴带着圣物和信前往绒地去找鄂巴大师。

他走了两天，玛尔巴上师向师母问：“现在大力在干什么活？”

师母说：“走啦！别的我也不太了解。”

上师问：“去哪里了？”

师母说：“他修房子干了那么多，不但没得到法，还

要受痛打痛骂，因此他在临走时说‘现在我去别的地方找上师了’。我本可以向上师禀告，但一想到上师总看不起他，他反而招来一顿打骂，实在太可怜，所以没有告诉您。我尽力挽留他，但没奏效，他已经走了。”

上师脸色沉下来问道：“走了多久？”

师母说：“昨天走的。”

上师顷刻入定，出定后说：“这次我的孩子走得不会太远！”

再说，米拉日巴一路向前走，到了绒地的穹顶山上，刚好遇到鄂巴大师在给许多僧人讲《喜金刚续》，正讲到这一段：“说法者是我，法也是我，我的会众听法者是我，世间导师所修也是我，世间出世间都是我，俱生喜的自性是我。”这时，见到米拉日巴在远处恭敬地顶礼。

鄂巴大师脱帽还礼，说：“那个人的顶礼方式是玛尔巴上师门下的规矩，法恰好讲到这里，缘起非常好，他必将成为一切妙法的法主！这人是谁？快去问一下！”

一个僧人到了米拉日巴面前，立即就认出了他，问他说：“你是为了什么事来到这里？”

他说：“玛尔巴上师非常忙，没有时间给我单独传法，所以我来这里求法。上师赐有那若巴大师的身庄严和朱砂宝石的本尊像等作为凭证。”

那个僧人回到鄂巴上师前禀报：“是小伙子大力！”并且把米拉日巴的话都转告给了上师。

鄂巴上师非常高兴，说：“我的庙里承蒙那若巴的身庄严和朱砂宝石佛像降临，太荣幸了！这些就像优昙花一样稀有稀奇，应当恭迎！今天说法就在这美好的地方打住吧，你们弟子们快去拿胜利幢、宝盖和铙钹等乐器来，请大力向后退一下。”

这时，米拉日巴正坐在刚才顶礼的地方，来了一个僧人向他转述了鄂巴上师的吩咐。（后来，米拉日巴顶礼的那个地方被称作“顶礼岗”。）

不一会儿，僧众组成的仪仗队拿着宝幢、伞盖和难以想象那么多的乐器，隆重列队，将米拉日巴迎请到了鄂巴上师的寝殿。

他向鄂巴上师恭敬顶礼，并献上玛尔巴上师的盖章信和圣像。

鄂巴上师不禁流泪，把它们放在头顶求加持，陈设了胜妙供养，把这些圣物供在佛堂上三宝所依的首位。之后，开始读玛尔巴上师的信，信中说道：“鄂秋格多吉：现在我闭关很严，大力又急不可待，所以特命他前来你处求法，当为他传灌顶、窍诀。为了表示可作此传授，特带来那若巴身庄严与朱砂宝石本尊像等为凭。”

看完信，鄂巴上师说：“既是玛尔巴上师的旨命，不管怎样，是会传你灌顶和窍诀的。我也正想派人去喊你，但你自己来了，这是上师的慈悲。从康区、塔波、工布、雅砻等地有很多僧徒来我这里求法，但是雅坡、雅末两处的一些坏人根本不让他们带学法的口粮通过，你给那里放一次冰雹，然后就给你传灌顶和窍诀。”

当时，米拉日巴心里寻思：“竟有我这样造罪业的人呐！我是来放冰雹的呢，还是来求法的？我一来又要造罪了。不放雹吧，既违背了上师的旨命，而且也得不到法。看来，不放雹是不行了！”于是，他把放雹物品和用作加持的真言芥子拿到作法地点。

做完加行，快降冰雹时，他进到雅坡的一个老婆婆家借地躲雨。不一会儿，天空电闪雷鸣，乌云密布，冰雹开始星星点点地降下来。

老婆婆哭着说：“庄稼被冰雹打了，我吃什么呀！”

他心想：“我又造罪了！”就问：“你的地是怎么样的？快画个地形给我！”

老婆婆说：“像这个样子。”说着，画出一个长嘴三角形的地形图。

于是，米拉日巴就作两眼注视的姿势，用锅把图上的田地盖上，但没完全盖住，图上面田地的嘴角露在了锅

外，因此，露在外面那个地角就被狂风扫光了。

冰雹停后，他去看时，那两地的所有后山都被冲成了沟坎，别人的所有土地都被摧毁无余，只有老婆婆的地没有受损，麦穗依然黄澄澄地长着。听说从此以后，不管下什么样的冰雹，总不降在这块地上。而没被盖住的那个地角被冰雹摧坏后，又被山洪所淹没。

在回来的路上，米拉日巴遇到一老一小两个牧民，他们的牛羊被洪水冲走了。米拉日巴对他们讲了自己是谁，让他们不要再进犯鄂巴上师的弟子们，如果再搞破坏，就经常降这样的冰雹。因此，这两个地方的人对他都极为恭敬而成为施主。后来，他们也去承事鄂巴上师了。

当时，米拉日巴在荆棘丛下发现很多鸟儿的尸体，于是沿途到处捡鸟的尸体、老鼠的尸体，把雨衣和衣兜都装满了。回去后，将这些尸体堆在鄂巴上师面前，禀道：

“上师仁波切！这次我是为了求法而来的，然而除了罪业什么也没得到，请慈悲观照我这个大罪人吧！”说完就哭了起来。

鄂巴上师说：“大力，用不着这么害怕，依靠我们那若巴、梅哲巴祖师的传承，大罪人也能强制成佛，有一石顿驱百鸟的窍诀。这次凡是被冰雹打死的众生，未来会往生到你成佛时的刹土，成为你的初会眷属；在没成佛前，

依我的法力会让它们不受生恶趣，所以你该高兴！如果不信的话，本是这样的……”他入定片刻，一弹指，所有的尸体就都复活了，它们突然从地上站起来，转瞬间该飞天的飞天、该钻地的钻地，各自回到各自的去处了。

这时，米拉日巴见到上师是真佛后，特别欢喜，心想：“这次如果有更多的众生死去，那该有多好啊（意思是，那样就会有更多的众生得到度脱了）！”

接着，鄂巴上师让他进入喜金刚曼荼罗，给他灌了顶、传了窍诀。在一个能看见上师的住处、面向南方的石崖上有一个破岩洞，他将岩洞稍微修整了一下，就住了下来，一心不乱地观修上师在洞口传授的法门。然而因为没有得到玛尔巴上师的开许，结果一点觉受也生不起来。

一次，鄂巴上师来洞口问他：“大力！你生起这样或者那样的验相吗？”

他说：“什么也没生起来。”

上师说：“这是为什么？我的这个传承只要没有破密咒誓言戒，并非没有力量而不能很快生起觉受和证悟功德。你也是因为对我有信心才来的呀！要说没有得到玛尔巴上师的允许，那就不可能赐给我那些礼物。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怎样，你要精勤地观修！”

米拉日巴听鄂巴上师这么说，心里害怕起来，想做事

情的真相告诉他，却又不肯开口，心想：无论如何要得到玛尔巴上师的摄受才行！之后，又精勤观修起来。

这时，玛尔巴上师要继续修他儿子碉房的剩余部分，他给鄂巴寄来信说：“此间我儿子的住房需要修怪柳女墙，望你先把你能提供的怪柳运来！修怪柳女墙、盖宝顶、新屋开光和我儿子达玛多德的坐床庆典同时举行，你要前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坏人可能在你那里，到时也要把他领来！”

于是，鄂巴上师就到米拉日巴闭关的洞口去，让他看信，说：“我收到这样一封信，从信中说有‘坏人’的口气来看，似乎你没有得到上师的允准！”

米拉日巴说：“我是没有上师亲自下的命令，手谕和佛像等都是师母给的，她派我到这里来的。”

鄂巴上师说：“唉！唉！我们两个做了一件无意义的事情，没得到上师允许，当然是不会生起功德的。没有办法了，信里说要你去，你去不去呢？”

米拉日巴说：“这次我也请求作为您的随行人员同去。”

上师说：“那么先派人把怪柳送去，让他约定时间，在这期间你还是闭关吧！”

约定时间的那个人回来后，就到米拉日巴闭关的洞

口，把举办房子开光和公子坐床典礼的事情详详细细对他讲了。

米拉日巴问：“有没有谈到我呢？”

那个人说：“有谈到。师母问‘我们的那个人在干什么’，我说在闭关。她问此外还干些什么？我说就是在没人的地方坐着。师母说‘一定是他把这东西掉了的原因吧，他在这里时很喜欢玩这个，你把这个交给他吧’，这样就把东西交给我了。”说着，他就把腰带解开，取出一颗泥做的骰子。

米拉日巴心想这是师母的手触过的，于是就放在头上求加持。

那个人走了，他心里很想玩骰子，就玩了起来，忽然又想到：“过去我在师母面前并没有玩过骰子，看样子一定是师母不慈悲摄受我了，当初我祖辈就是因为这骰子而背井离乡的。”这样想后，他就拿着骰子在头上绕了一圈，然后就把它扔了。那骰子掉到地上摔破了，里面现出一个小纸团，他拿过来看到上面写着一行字：“孩子，这下你能得到上师的灌顶、传窍诀了，和鄂巴大师一起来吧！”他看后欢喜极了，就在岩洞里跑来跑去，跳起舞来。

之后，鄂巴上师对他说：“大力，我们准备动身出门

吧。”

他说：“遵命！”随后就去做准备。

鄂巴上师除了把玛尔巴上师赐给的加持圣物留下以外，其余所有身语意所依、金银、绫罗以及家里的用具等都收拾好，准备带去供养玛尔巴上师。只有一只瘸腿的母山羊，因为走路不方便，赶不上畜群，只好留下，其余所有外内财物全都准备带走。

刚打算动身时，鄂巴上师对米拉日巴说：“你对我也很有帮助，就用这个作为你见玛尔巴上师的礼物吧！”说着，给了他一匹绸缎。

上师的妻子也说：“还要有觐见师母达媚玛的礼品！”于是，给了他一袋酥酪糕。

之后，他们一行人就出发了。到了卓沃隆沟尾时，鄂巴上师对他说：“大力，你先走，见了师母就说我们来了，看赏不赏我们一杯酒？”

这样，米拉日巴就先过去，见到了师母，顶礼后献上酥酪糕，说：“鄂巴上师他们到了，请赐给一杯欢迎酒吧！”

师母欢喜极了，说：“上师正坐在房里，快去告诉他！”

于是米拉日巴遵命进去，看见玛尔巴上师坐在顶楼

上，面向东方，正在入定。他就上前顶礼，献上绸子。上师看到他，就把脸朝向西方，他又走到西面顶礼，上师又转向了南方。

他说：“上师尊！为了责备我，您可以不受礼，但是鄂巴上师带来身语意所依、金银财宝、牛马牲畜等所有财产前来供养您，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他希望上师能赐给他一杯接风酒。”

刚一说完，玛尔巴上师勃然大怒，把手指弹了一下，大声呵斥道：“我从印度把不可思议佛语藏中所提取出的四部密续的精髓诸殊胜窍诀带到藏地的时候，连一只小鸟都没有过来欢迎。他只是赶几头步履蹒跚的牲口，却叫我一个大译师去欢迎，这怎么可能？叫他马上回去！”

米拉日巴把上师的话告诉师母，师母说：“这是上师脾气大！鄂巴是重要人物，应该前去迎接，我们母子俩去吧。”

他说：“鄂巴上师并不希望上师师母去接他，只请赏赐一杯接风酒。”

但师母说：“我要去的。”于是，她就叫几个弟子带了很多酒，自己亲自去欢迎他们。

之后，为了庆祝玛尔巴上师的儿子达玛多德坐床和新屋开光，南岩的很多人都来了，办了一个很好的庆贺宴

会。席间，玛尔巴上师唱了一首吉祥歌。

唱完后，鄂巴献上所有的供品，说：“上师仁波切！本来弟子的身语意三业都属于上师所有，但这次我家里留下一只母山羊，总的来说，它是这些山羊的祖母，已经很老了，特别是它瘸了腿，所以不便赶来进献，此外我把所有财物完全献给上师，请慈悲传授我殊胜高深的一切灌顶和窍诀，特别请求赐给耳传的秘卷教授！”说完，就向玛尔巴上师顶礼叩求。

玛尔巴上师面带微笑说道：“哦，原来是这样！我的那些高深殊胜的灌顶窍诀，总的来说是金刚乘的速道，不必等到无量劫才成佛，是此生就可成佛的教授；特别是耳传秘卷的教授，是上师空行曾严加密封的法要。所以，那只母山羊虽然老了又瘸了腿，但如果不把它献出来的话，是很难求到法要的。此外，其余的教授都已经传给你了。”在座的大众听完都哄堂大笑。

鄂巴说：“如果把瘸腿山羊供养了，是否可以打开密封、传授给我呢？”

玛尔巴上师说：“你亲自去取来供养，就可以传授。”说完，大家各自散去。

早晨，鄂巴就单独回去了，他把母山羊背来供养给玛尔巴上师。

上师非常喜欢，说道：“所谓守誓言戒的密宗弟子，指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一只山羊对我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要体现大法的尊贵，需要这样！”于是，答应传授给他很多殊胜的灌顶和教授。

一日，在一次会供之中，上师对他和鄂巴上师大加呵责，又去打他们。他心想：我恶业罪障如此深重，不但自己苦，还连累鄂巴上师和师母这般艰难。现在得不到法，唯有积罪，不如自杀死了好！想到这里他准备自杀，被鄂巴上师劝住了。

这时玛尔巴上师怒气全消，将他们师徒唤到跟前，从此摄受了他，赐与许多贤妙教诲，取名号为米拉金刚幢。在胜乐金刚灌顶时，上师现前显示了六十二本尊坛城，赐其密号为笑金刚。一切灌顶窍诀以满瓶注入的方式传授给他，他由猛利大苦行而修持证取，由此获得了共同与殊胜的悉地。

一天，在举行会供时，玛尔巴上师身边放着一根很长的檀木棍，上师定睛注视着鄂巴，手结威猛印，厉声问道：“鄂敦秋多，你给那个名叫闻喜的坏蛋传授灌顶、开示窍诀，这是什么道理？”

鄂巴心里很害怕，上前顶礼，回禀说：“上师仁波切！您自己曾给我来信，让我给大力灌顶、传授窍诀，又赐给那若巴的身庄严和朱砂宝石的本尊像。我是遵命而行，所以没有要懊悔的，请不要责备我！”

这时，玛尔巴上师就转向米拉日巴，眼睛直盯着他，忿怒地用手指着他，问：“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

当时，米拉日巴就像心脏被掏出来了一样，害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用颤抖的声音说：“这些是师母给我的。”

上师听后，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拿起檀木棍准备去打师母。

师母早就知道会这样，所以之前就已经起身退出去坐在很远的地方了，见到上师拿着棍子过来，她立即就逃进了佛堂，把房门关上了。

上师在房门上使劲拍了几下，又回到法座上，说：“鄂敦秋多，我没有吩咐过你，你太多事！现在你马上去把我的那若巴身庄严和本尊像取回来！”说后蒙头而坐。

鄂巴立即顶礼，然后起身去取身庄严和本尊像。

这时，米拉日巴和师母同时逃到了外边，他想着想着就想哭，背地里独自坐着哭泣。

看见鄂巴上师出来了，他就央求鄂巴上师把他作为随从带走。

鄂巴上师说：“没有得到上师的允许，即使我把你带走，事情还会像上次一样，对我们两个都不好，这次就算

了吧。将来如果上师真的不摄受你，又得到了允许，我会尽量帮助你。”

米拉日巴说：“我真是罪业深重，还连累鄂巴上师和师母也受这样的委屈，现在我这个身体不但没得到法，还造了很多很重的罪业，不如自杀算了！请您慈悲加持，让我来世得到一个得法的人身吧！”说完就准备自杀。

鄂巴上师把他拦住，哭着说：“大力，千万不要这样！如来教中最究竟的是无上密乘，无上密乘中说自己身体的一切蕴、界、处唯一是佛，如果时间没到，即使修迁识往生，也有杀佛之罪，何况是自杀？没有比这更重的罪了。显教中也说，没有比断除性命更重的罪了。这些道理你要懂得，放弃自杀的想法和做法吧！上师还是有可能传法给你的。如果真的不传，从其他上师处求法也一定能办得到。”

正这样劝导的时候，其他道友们都对米拉日巴心生悲悯，有些上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向上师说情，有些又走下来安慰他。

米拉日巴想：“我这心是铁打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早该破裂了吧？”

那时徒众上上下下的，不一会儿，玛尔巴上师从定中起来，怒气已消，和气地说：“叫达媚玛到这里来！”

大家去请来了师母，上师问道：“鄂巴等的弟子们到哪里去了？”

师母说：“鄂巴大师遵照上师的指示，动身去取那若巴身庄严和本尊像，刚走到门外，就碰到大力。大力向他这样这样祈求，他也这样这样做开导，现在还在那里呢。”

师母详细禀告以后，上师两眼也落下泪来，说道：“所谓密宗弟子就需要这样，这样的弟子真的出现了！现在把我那些可怜的弟子们叫来吧！”

当时，一位僧人去请鄂巴上师，对他说：“上师已经息怒了，派我来请你们，请进去吧！”

僧人快回去时，米拉日巴说：“有善根的人多好啊！我这有罪的人，就算上师息怒，也没有到他跟前去的福分；纵然去了，也只是挨打受骂罢了！”说着就哭了起来。

鄂巴上师也陪他坐在那里，对那僧人说：“你把大力的情况向上师禀告一下，看能不能让他到上师跟前去，在这之前我得留在这里，不然怕他出事。”

那个僧人把这些情况禀报了玛尔巴上师，上师说：“若在以前，他说的是对的，现在不需要这样，这次所请的客人主要是大力！达媚玛，快去叫他来！”

师母听了笑嘻嘻地出来说：“大力！现在上师像是要

摄受你了，因为这次有动了悲心的兆相，上师说这次所请的客人中主要的就是你，要我亲自来叫你，我也没受呵责。你高兴一点，我们去吧！”

他听了师母的话，心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犹豫犹豫地进去了。

大家依次坐下后，玛尔巴上师说：“仔细观察，我们大家都没有遗憾！我呢，仅仅是作为消除大力罪业的方便，才使他受苦的，如果是为了个人的事让他修建房屋，那完全可以由温和的途径来派他做，所以我是对的！达媚玛呢，总的她是妇女之身，特别是她有很大的慈悲心，所以不能下这样的毒手，这也是对的，但是写带有所依的假信件，这未免有失妥当。鄂巴呢，就像你所说，是对的，但需要暂时把那些所依送回来，以后我仍然会给你。大力呢，他被恳切的求法愿望所驱使，想用各种方法求得法，这也是对的。这次达媚玛给鄂巴带去假信，鄂巴没有觉察，已经给大力灌顶和传窍诀了，以这个因缘，现在是再没有让他受挫折的办法了。虽然我先前像汹涌洪水一样涌现各种颠倒的言辞，但这与世间法完全不同，现象上不管是怎样的表现，从佛法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本质上都是在走菩提之路。在座的有些不懂佛法之人，千万不要以此退失信心！总的来说，如果我能让大力受九次大挫折，以

后他就不需要再受人身、没有剩余的蕴而成佛了，但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还剩余少许的罪障，这都是达媚玛智慧小所导致的。但是，已经经过了消除大罪障的八次大挫折和无数小挫折，就算已经折服好了。从现在起我摄受你，把我心脏一样的种种窍诀传给你，修道的资粮也由我供给，让你去专心修持。你开心吧！”

米拉日巴听到上师这么说，心想眼前的情景究竟是做梦还是现实？如果是做梦，最好不要醒来。这样想着，心中无限喜悦。因为大喜过望，不觉流出了很多眼泪。就在这样的状况中，给上师顶礼。

师母和鄂巴等在场的大众都觉得：上师在作折服时，很懂得方便；在作摄受时，慈悲又很大，上师就是真正的佛！于是，生起了增上信心，同时又悲悯米拉日巴而流出眼泪，向上师顶礼，说：“感恩上师！”最后，参加法会的大众在一片欢笑声中作了一次集轮盛会。

那天晚上，在大众聚会的地方摆设供品，上师说要给米拉日巴传共通的别解脱戒，剪了他的头发，改变了装束，对他说：“你的名字，我在梦中和你首次相遇时，班钦那若巴就给你取定了。”于是，给他取名为米拉金刚幢，传授他居士戒和菩萨学处。

当时，上师特别凝神地对内供的颅器作了加持。大家

都亲眼见到内供的甘露沸腾起来，放出了五色光明。玛尔巴上师先用它供养上师本尊，接着自己取用，之后赐给米拉日巴。米拉日巴接过甘露，一饮而尽。

上师说：“缘起很好！尝了我这内供的甘露，要比一些其他传承得授四灌顶还要殊胜，但是密乘能成熟的灌顶明天早上再传授吧。”

之后，建立了六十二位胜乐金刚的圆满曼荼罗。当指示灌顶的曼荼罗时，上师指着彩沙曼荼罗说：“这个叫做能诠譬喻曼荼罗，所诠实际义的曼荼罗显在这里！”说着，用手指向虚空。

这时，米拉日巴亲眼见到了二十四境、三十二处、八大尸陀林的无量勇士空行围绕着胜乐金刚，一切景象非常清晰明了。

这时，上师和曼荼罗圣众同声赐给他秘密名字，叫做“吉祥笑金刚”。上师为他很广地传授了续部传承，透彻地开示了诸多窍诀的修持法和实行法。

上师把手放在他头顶，说：“孩子，最初我就知道你是弟子中的大根器。你到我这里来的那天晚上，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出现了将来你大兴佛法的预兆，达媚玛也做了一个和我相同的梦。尤其是由女子来作守塔的龛司，表示将来会有空行来当法主。你是上师和空行赐给我的弟子，所以

我才佯装耕地而去迎接你。你把我所给的酒一饮而尽，让你耕的地也全都耕完了，预示你已经成为能接受教授的根器，并能完全通达法要。之后，你供养给我一口四耳铜锅，预示着我将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弟子；锅内没有锈浊等垢物，预示你的烦恼垢障微小，身体上已经掌握了拙火暖乐；你献给我的是一个空锅，预示你在修行时将会缺少食物而受饥饿，我为了你后半生及弟子法嗣等能有丰富受用，以及使具根器的弟子能领悟教授精华而得以满足，所以又在锅中装满了酥油来供灯。为了使你能名闻四方，我又尽力敲击铜锅，让它发出声响。之后，为了除净你的业障，我又让你去做苦行，修建表示息、增、怀、诛四种事业的房子，并且从灌顶法席上把你逐出去等，多次施用各种不合理的方法让你灰心，但是你都不生邪见。依靠这种力量，将来你的法嗣一开始就会有信心、精进心等，具足弟子应当具备的功德；此后，会很少贪恋此生的欲乐，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住山修道；最后，为了能具足智悲觉受和加持而修习，出现很多具足德相的大师，他们将使法脉兴盛，就如上弦之月，一天比一天兴盛。你开心吧！”

就这样，上师为他授记，并安慰劝勉他，使他生起欢喜之心，并将所有的灌顶、窍诀全数传给了他。由于他依止上师得到相应，以后在修法上非常刻苦努力，一心依法

专修，不畏艰苦，最终得到了共同和殊胜的悉地。

思考题

1. 复述米拉日巴尊者苦行依师的行传。
2. 尊者多次经受苦行而未得法导致极度灰心失望，但仍然不退信心、不生邪见的情形如何？

戊二、反面传记

因此，往昔印藏曾出兴于世的所有智者、成就者、持明尊，悉皆由依止真实的善知识上师如教修行，从而与师尊成为心性无别。以此缘故，对于上师的一切行为应不起颠倒见，无谄诤、无虚伪，由禀性正直而依止。如果没有这样做到，则仅仅说一个小小妄语，也有很重的罪过。

前面讲了常啼菩萨、大班智达那若巴以及米拉日巴尊者，不顾身体性命，如法依止具有一切功德的真实善知识，从而获得成就的事例。实际上，往昔印度、藏地曾出现的所有大智者、大成就者、大持明尊，都是由依止具有一切功德的真实善知识上师后，如教修行，从而与殊胜上师的心意无别而获得成就的。因此，对于这样具有极重法恩的上师的一切行为都应当不起颠倒见，以无有谄诤、虚伪的正直之心如法依止。相反，如果没有这样做到，那么在上师这么严厉的境缘面前，只是说一个小小的妄语，也会有很重的罪过，果报非常严重。下面讲两个实例来证明：

从前，一位大成就者的弟子正会集诸多眷属讲经说法时，上师现乞丐相来到会场，结果他羞于在大众中顶礼，便装作没看见。下午会众解散，他立即去拜见上师并顶礼。

上师说：“刚才你为什么不顶礼？”

他说：“没有看到。”

话刚出口，两个眼珠就掉到了地上。在请求宽恕后直言而言，上师作了加持，眼珠又回入眼眶。

这里要明知因果法则，正如因果经里所开示的那样，一切的因果都是唯心自现，心怎么想，就怎么变现果报，如果不顺天理、颠倒而为，就会遭受相应的报应。像说妄语，你怎么说就遭怎么样的报应，不会不遭受天理的惩罚。这位弟子，他由于要保护自己的面子，怕自己的过失露馅，所以有意遮掉真相，明明见到了上师却说没有见到，这个天理的惩罚就是让他没有眼睛。

首先要看到，这是由他自己的心变出来的，他说了瞎了眼的話，也就那么现出瞎了眼的报应，一点不会错。其次，就因果规律而言，境缘是大成就者上师，是一个具有极重法恩的对境，这样的报应就来得特别快，他不仅成了现法受报，而且在现法中成了立即受报，像这样，这个报应来得非常重、非常快速。

同样，其他各方面都要以此来认识，如果面对具有无上法恩的上师，口中乱说、身体乱做、心里乱想，那是不会不遭报应的，而且天理判得特别快、特别强，很快就会成疯癫状态、失念状态、颠倒状态等等。

如是，印度大成就者黑行尊者一次带着众多眷属坐船在海上航行，一时他起了念头：虽然我的上师是真正的成就

者，但世间方面，眷属与受用等我更胜一筹。由此，航船立即沉入海中，只见他们在海水中非常艰难。他祈请上师，上师亲自降临解救了海水的怖畏。

上师说：“这是你起了大骄傲的报应！我只是没有去营办眷属受用而已，若我努力去办这些，是能达到与你一样的！”

这位黑行尊者，他当时有很高的身份，眷属非常多，那次坐的是很好的航船，在海上航行。这样的大排场、大派头使他忘失了弟子的身份，起了骄傲之心。他竟然跟上师去比较，认为自己在世间方面更胜一筹，结果因果律非常威严，他立即遭到天谴，大损福德，大遭报应。

这是怎么遭报应的呢？因为他是一个竞争心、比较心，颠倒了尊卑次序，原本处在下位，竟然以为自己居于上位，天理的判法非常公平，以一个我执骄傲逆天理而要居上位的话，就立即要判下去。结果，整个很排场的航船完全就翻转过来，沉到了海下，遭受灭顶之灾，这就叫报应，叫天理。

公案里的主人公当时能知错悔改，他也是转得快，心一转就有了转机，重新恢复正确观念：自己要居于下位，执弟子之礼，以恭敬心祈请上师。这在伦理的法则上就改转过来了，这样就感得上师慈悲降临加持，解救他的水难。

像前面讲到的那一位，他也是意识到报应很可怕，由

于开始畏惧因果了，改变了虚诳的心态，重新以正直的心态说了实话，这样也就恢复为具有眼睛的状况。

所以，祸福报应只在一念之间，怎么起心就怎么报应，而且在具有极大法恩的上师面前，这个报应是来得非常迅速的，因为天理根本不允許颠倒而为。如果认为这些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上下、因果法则、伦理法则、威仪法则，什么都不需要讲究，可以胡乱而为，这个就是极大的业果愚，完全像疯子一样的状态。这样是会遭到天谴的，会很快堕落、很快沉沦的。

丙三、总结教诫由三种信心门努力善为依止

曾有言说不尽的无量诸佛出兴于世，如彼等诸佛的大悲也未能救拔的我们，直至如今仍遗留于生死大苦海；往昔又有难思难量得道大士出现世间，也并未成为彼等悲心照看的对象，就连仅仅面见的缘分也未出现；虽然于现今释迦佛圣教值末期五浊炽盛此时期中已获得了人身所依，却仅成了唯随不善而转，于取舍处愚蒙不知，如同无亲的盲人漂泊于空旷大荒野。就在此时，诸大德善知识上师由无量悲心切近垂念后，依照契合各自机缘的补特伽罗人之身相，降临于我等心前，其本心住于大觉佛境，行仪则根据各个相续而示现，由善巧方便门亲作摄受，令入真实圣法之门，开启明见取舍之慧眼，无有错谬地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之胜道，因此实际

与真佛无别，于各自份上实已超过诸佛的深恩而作护念。以此原因，一切时处都要在由三信心门善作依止上勤加努力！

这一段总结教诫由三种信心门努力善为依止善知识的内容，从三个方面认识：一、具体思惟因缘可贵之处；二、由此定解善知识德等诸佛、恩胜诸佛；三、于上师体性得定解后明确行持依止之道的方向。

一、具体思惟因缘可贵之处

所谓缘生可贵，要透过对比才会发现，现今善知识摄受我们属于第一因缘，是极为切近的救度。所以，首先要思惟往昔无量诸佛出世、无量得道者出世与我们的因缘关系，之后思惟现在本师佛、诸善知识由第一因缘门对我们切实救度的真相。

（一）思惟往昔诸佛、得道者与我们的因缘关联状况

曾有言说不尽的无量诸佛出兴于世，如彼等诸佛的大悲也未能救拔的我们，直至如今仍遗留于生死大苦海；往昔又有难思难量得道大士出现世间，也并未成为彼等悲心照看的对象，就连仅仅面见的缘分也未出现；

就像《悲华经》中所说，无数劫以前，我们属于那种善根烧灭、无药可救的众生。当时，以千佛因地为主的那些菩萨，都没有发心在一个极度浊恶的世界里，为了摄受这一类无药可救的众生，而发大愿、积资粮、最终成佛。由于没

有因缘上的深厚关系，所以他们成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成为当时的有缘弟子，在佛座下出家学法，受佛教化，度脱到解脱彼岸。

就像这样，往昔曾经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出世，他们都各自发有“建立佛土、普度众生”的大愿，为此广行菩萨道修集无量的资粮；由于这种因缘的积聚，才会在佛土中示现成佛、摄化众生；之后，也是度完众生就入涅槃，不在这个世上了。然而，这无量无数诸佛的发愿都有其特别针对的对象，而我们当时与他们之间没有达成深厚的因缘关系，所以在佛出世的时候，没有被佛的大悲铁钩直接摄持而拔济出这个大苦海。之后，一期又一期的诸佛出现在世间，又过去了，而每一代佛的圣教中，都有无数的有缘者以佛的悲心摄持，登上了解脱成佛的宝洲。可是，我们由于缘分非常薄，在无数诸佛出现的时候，没有得成救度，一直到今天还陷溺在生死苦海里。

再者，每一尊佛出世的时候，都有千千万万的得道者出现在世间，这也是因缘生法。由于我们和这些得道者之间没有很深的因缘，由此不属于他们特别救度的范畴。虽然其他无数的众生由于有深厚的宿缘，而得蒙摄受、指导，乃至入于解脱彼岸，然而我们却没有因缘，因而不成为他们悲心观照的对象。当然，不是说他们悲心差，而是由于因缘没有

结上，就像世间的家庭那样，张家的父母照看张家的子女，不涉及到李家。从因缘薄弱度来看，甚至达到了连见一面的机缘也没有。

（二）思惟现在本师佛、诸善知识由第一因缘门对我们切实救度的真相

这要从我们的现实状况和善知识切实救度的状况两方面来认识。

1. 我们的现实状况

虽然于现今释迦佛圣教之末期五浊炽盛此时期中已获得人身所依，却仅成了唯随不善而转，于取舍处愚蒙不知，如同无亲的盲人漂泊于空旷大荒野。

这一句由时期、身份、禀性和危险四种状况，揭示了我们的现实状况。

（1）时期状况

我们这个世界过去经过非常多的变化，出兴过无数的诸佛，到了贤劫的时候，这个世界转为娑婆世界，从第一佛拘留孙佛开始到现在第四佛释迦牟尼佛出兴于世。这是由于本师释迦如来特别的大悲，因地无数劫前发了五百大愿，要摄取娑婆世界重五浊恶世时期来成佛，度脱无有善根的众生。到了人寿百年之际，释迦佛从兜率天降临世间，示现十二种稀有佛事。在佛出世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度脱。

佛涅槃以后，又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现今处在释迦本师圣教的末法时期，五浊极为炽盛高涨的时代。

具体状况就是，人寿不满百岁，石火电光一般很快就没有了；贪嗔等的五毒烦恼非常粗重，断见、常见、自由论等的见烦恼非常邪恶混乱；而生存状况又极度恶劣，整个时代的综合状况已经造成了像滚滚浊流一般难以挽回、混浊不堪的恶世情形。处在这样的时代里，处处都是引往恶趣的因缘，量非常多，强度很大，又非常密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

（2）身份状况

在这样的五浊恶世，所谓的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样的阶段里，我们幸好得到人身，它属于很好的修道根器。

也就是，没有生在非人类的范畴里堕落三恶趣、生长寿夭，在人间也不是处在无佛之世、边鄙之地、根身为盲聋暗哑等的情形，这样就可以说，有一个人的身根、有思惟能力、善心能力等等，它还是一个修道的好根器。

（3）禀性状况

虽然获得了人身的所依，是修道的好根器，这个“好”也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那些无暇众生、没有接触佛法的众生来说的；实际上，相比于那些净土中善根深厚的有情，或者其他刹土中往昔广积资粮、烦恼薄弱的众生来说，我们

内在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严重。

往昔，我们就是《悲华经》中所说的那样的无善根者，性情非常刚强，是无因果、无尊卑、不敬师长、不孝父母、肆意而为等这一类的性情。虽然本师释迦如来在过去无量劫数里为了救度我们种下一个善根，可以不惜生命舍头脑髓，可以在很长时间里追随救度，可以用无数善根去回向，使得我们好像起死回生一样出现了一些生机，但要知道我们体内的病情还是非常重，里面的毒素很强。现前大体的状况就是无明的势力非常强，以它为主，可以说是业果愚、真实义愚在指导我们的心念和行为。

所以，在没有入道之前，从大比例来说，只是随逐不善而运转，完全听从无明来行事的，对于各种粗细品类的取舍之处，像盲人一样非常愚痴，一点都不了解。比如，对于缘起上粗分的十善和十恶的两种因果，再微细的轮回和涅槃的两种因果等等，浑然不知。这里的“不善”可以作广义理解，实际就是指无明为主，它发动起来的各种不善状况。

（4）危险状况

这里用比喻来描述，我们相当于一个双眼瞎盲的人，处在一个非常广大的旷野当中，野兽出没、险道纵横，又没有亲友可依。这时，如果没有人过来亲自拉着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指我们的路的话，那是绝对走不出来的；不但走不

出来，而且处处都会遇到险坑悬崖、毒蛇猛兽。

这样可想而知，一定会一而再地堕落恶趣深渊，进入无涯苦海，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2. 善知识切实救度的状况

(1) 救度之身

就在此时，诸大德善知识上师由无量悲心切近垂念后，依照契合各自机缘的补特伽罗人之身相

本师释迦如来因地以不可思议的悲心，摄受了我们这些绝症有情，无量世当中随逐不舍，与我们结缘，哪怕舍弃自己的头目脑髓，都要为我们种善根。在无数佛当中，我们实际是属于本师释迦佛救度的对象，就是他无量劫前观照的有情，到成佛的时候也是属于本师释迦佛的弟子。但是，是属于弟子行列当中病情很深重的，所以，当时本师释迦佛出世的时候，无数应度的众生都度脱了；佛涅槃之后两千五百多年当中，又有无数得道大士出现世间，该度脱的也都度完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得到度脱。

这个时候，就像本师释迦佛在经中对阿难所说的“你不要忧伤，未来我将以善知识的形象示现世间”，所以在这样的后末之世，本师释迦佛相合各类所化有情的具体因缘状况，示现出种种补特伽罗人的身相，所谓的现同类身、说同类语，切近地来到我们身边。这就是前面比喻里所说的，处

在极大恐怖旷野中的盲人，正一颠一蹶地不知前途方向、行走在危险之路上的时候，本师释迦佛当即示现为善知识的形象，陪在我们身边，和我们直接连接上，这样就出现最切近的救度之身，在身边可以具体地接引、指导和度脱。

（2）救度之行

降临于我等心前，其本心住于大觉佛境，行仪则根据各个相续而示现，由善巧方便门亲作摄受，令入真实圣法之门，开启明见取舍之慧眼，无有错谬地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之胜道

善知识们的本心实际是住在圆满无上大觉佛的境界当中，本身是真佛，而行仪就是随顺他方而现，所谓应该以什么行为方式饶益此有情，就现出那样的行为方式，他自身没有什么特别执著的。他关键是随类示现，相应所化的根机、意乐，显现各种高低、善恶、寂静忿怒或者出家在家等的行为相。这样就是由本师释迦佛不可思议的方便波罗蜜多圆满的境界，由善巧方便门来摄伏饶益我们，他的手段就是这个方便，它的效果就是接引入门、开启慧眼、指示正道。

首先是接引入门。原先我们没有皈依，处在佛法之外，一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随恶师恶法而转的缘起圈，因此处处都是随波逐流，处在一种邪恶的观念和行为当中；现在，由于善知识把我们引入到佛法之门，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

就要脱出那种唯随不善而转的可怕的情况了。这是所依的两大体系的问题。

其次开启慧眼。也就是，打开明见缘起之道的正眼，知道什么应舍什么应取、什么该停止什么该进行，就像给那盲人开启了眼目一样，从此之后他就逐渐见到了从近至远、从粗到细的种种缘起状况，从而有了趣入正道修行的因缘。

接着就是指示正道。也就是，善知识他能明见真理、明见缘起、明见所化的根性，所以能无有错谬地为我们指示解脱和成佛的正道。就像那开了眼的盲人又得到了亲友极正确的指示和引导，从此他就可以走上善趣的正道，脱离恶趣；走上解脱的正道，脱离生死；走上成佛的正道，脱离最细的无明的牵引。

像这样，这就是本师释迦佛悲心在这世上示现一期佛教，而在后末之世现出善知识的形象对我们作最切近的救度。

二、由此定解善知识德等诸佛、恩胜诸佛

因此实际与真佛无别，于各自份上实已超过诸佛的深恩而作护念。

由前面对善知识体性的认识，这里就能决定地了解，善知识本心住于佛的境界，和真佛没有差别；而从因缘方面来看，现前的善知识就是真佛亲自现身、切实救度，所以恩

德比诸佛还重。现在这一生就是要由善知识来引导我们解脱、成佛，这也就成了我们一生学佛最重要的助缘。

三、于上师体性得定解后明确行持依止之道的方向

以此原因，一切时处都要在由三信心门善作依止上勤加努力！

在依止善知识时，内因外缘和合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外缘方面具相善知识圆具德相，所以就看自身是否具足德相。而自身德相的根本点在信心，所有依止善知识的意乐和行为，都是由信心这个根源来发展、提升的。那么，如何培养信心呢？这也不是凭着想象“我一定以最大的信心”就可以的，而是需要依靠有效的途径来引发、增长和长期维护，这样就会明确今后实行依止上师之道的努力的方向。

这里就说到，一切时处都要在由三信心门径善加依止这个方面勤加努力。

“信心”指对真实之处心净、乐欲、深忍，分别对应清净信、欲乐信和胜解信。这里依止善知识方面的真实之处就是指，比如善知识德等诸佛、恩胜诸佛，三喜依止善知识能出生种种广大利益等，对于这些方面心里没有疑惑、邪见等染污，就是有清净信。对依止的利益等有大的希求心，是欲乐信。所有这些方面由教理、传记等引发定解，不会再被其他因缘所引转、动摇，这是胜解信。

三信当中，胜解信最重要，是前两种信心的依处，也是依止之道行持无量善心善行的根本支柱。这个定解若有，就是真实之道；若无，最多是影像之道，可见极其重要！因此，努力的方向，就是先开发这个根本，再通过各种途径去提升它、巩固它，之后从这个根本发出来贤善的意乐和加行来依止善知识，应当按这个方向走。

**虽遇大德犹为鄙行欺，虽获胜道仍漂邪道险，
我与如我邪性诸有情，依法调伏自心求加持！**

这一颂要从求加持的原因、作者和事情三个方面来认识。

求加持的原因，在于我们都有邪恶稟性的老毛病，表现为前两句。

求加持的作者，就是第三句，一切同等类型的众生，包括自他。

求加持的事情，就是第四句，要依法调伏自心。这里如四想中所说，法是良药，邪性是痼疾，上师是良医，依法调伏自心就是如法服药，指殷重修，依止之道的关键就落在这里。

所谓的“邪性”，就是在轮回里滚得太久了，一切都是颠倒而为，这一次虽然幸得人身、幸遇上师，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本性就有前面两句所说到的邪恶稟性。其次，

“大德”与“鄙行”一对，“胜道”与“邪道”一对。本来遇到了大德善知识，他都是高尚的心和行为，处处是身教、言教，但是自己却因为禀性恶劣障碍着，不能够学习这些高尚的行为，反而认为鄙行是高尚的，或者固执自己过去的老习性，偏偏要做那些下劣的行为。“胜道”就是依师以后，善知识指示的殊胜妙道，是能成办来世解脱和成佛利益的正道。虽然遇到这么殊胜的妙道，自己却无法随顺进入、昼夜勤修，仍然漂流在邪道的险地，这就是所谓的邪恶禀性。

如果这种邪恶禀性不能转变成依奉师教、如法修持，所有依止的方面都落实在“我是个病人，上师是医生，所传的法是良药；我不能只是去记一些药方，而是得到这个药以后，应该如理如量地服用来解决自身的毛病”，那么依止就没有实义。依止善知识最终要落实在依法调伏自心上，依在尊师重道上，依在不是以自己为主、听信自己的邪恶习性上。

所以，依师能否得实效的关键点，就是邪性能否转变，能否跟自己逆着干，依法来调伏自心。如果这一点能达成的话，那遇到了大德，由于他都是高尚的心和行为，他的身教和言教处处就是在指示我应该做什么，那我就不会被鄙恶或者下劣的行为所欺；而是去学习师心师行，遇到胜道就马上转变，往这个上面随顺而入，这样就会得到依止善知识的无量的利益。总之，关键点就是能否顺利地改变邪性、尊师重

道，而入到处处依法调伏自心的路上去。

这里，求加持的时候要发大乘心，推己及人，想到我和跟我一样的邪恶稟性的众生。求加持的地方，就是在依师之时能够依法调伏自心，像这样，祈求上师慈悲加持能转变我的心。

**依止善知识之引导终
共同前行圆满矣！**

思考题

1. 对上师说谎有怎样的果报？
2. 如何思惟劝动自心由三种信心门依止善知识？
3. 解释并熟记本引导末尾求加持偈的涵义。